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通鑑故事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通鑑故事选译

TONGJIAN GUSHI XUANYI

徐文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通鉴故事选译

徐文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青浦环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38,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3次印刷

印数：161,501—189,000

统一书号：10186·248 定价：(五)0.56元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出版说明

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传统。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了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给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我社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这是一套普及性的读物。遵照党的“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方针，选录历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包括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书信、日记等各种体裁，采用选注、选译等方式分册出版，以有助于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欣赏原作。

这套丛书是在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扩充、修订的。欢迎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批评、建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编年体史书，是由北宋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负责主编的。司马光(公元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宋英宗赵曙时，他仿照《左传》体例，把战国至秦二世约两百年间的史事，编成八卷，名为《通志》，奏呈英宗。治平三年(公元一〇六六年)，英宗特许他设置书局，借阅宫廷秘阁图书，继续编写。经历了十九年，在宋神宗赵顼元丰七年(公元一〇八四年)终于成书，神宗定名为《资治通鉴》。后世简称《通鉴》。参加这项编写工作的，有刘攽(宾 bīn)、刘恕、范祖禹等人。他们分别担任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部分的编写工作。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外加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三百多万字，成为我国编年体史书中规模最大的一部。

全书除采录正史外，又旁及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资料三百二十多种，对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兴亡治乱作了系统的叙述，搜罗宏富，但也不是细大不

捐,书中对于符瑞以及神怪的材料,几乎没有采用,使迷信色彩大为减少。书中对社会上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有不少篇幅作了深刻的揭露:如“玄武门之变”是写弟兄之间为了争夺统治权而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肥水之战”是写不同民族之间争夺全国统治权而展开的规模宏大的战役,“黄巾起义”、“黄巢入长安”是写农民起来推翻封建王朝所作的英勇的战斗,“赵广汉治京兆”是写人民对清官的拥护,……凡此种种,使我们对封建社会的理解与认识是有不同程度帮助的。至于励精图治、促使国家安定和强盛的统治者,如燕昭王、赵武灵王、唐太宗等人在历史上留下的业绩,对后世有着积极的影响,《通鉴》也为后人作了重点介绍,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在民族往来方面,如“张骞通西域”、“班超出使西域”等叙述,对后世了解中亚交通和民族融合,也提供了较好的材料。《通鉴》对历代的典章制度,也作了扼要的叙述,使后人在阅读过程中,与史实相联系,既不感到繁琐,又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通鉴》对大型史事作了很好的组织,经史学家们大笔挥洒,便更显得有声有色,比分散的传记体写得更有条理,前因后果,更加分明。在宏伟的结构中,通过细致生动的刻画,将史事逼真地再现,使历史人物形象鲜明丰满,有的达到可歌可泣的程度。《通鉴》的语言精炼生动,节录诗文,取其精华,故很少有冗长拖沓的毛病。

《通鉴》的缺点,明代万历年间的严衍曾说:“朝

章国政述之独详，而家乘世谱纪之或略；其于人也，显荣者多而遗逸则略，方正者多而节侠或略，丈夫者多而妇女则略。”这些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司马光是地主阶级史学家，在书中宣扬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敌视历代王朝的农民起义，不重视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这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

本书从《通鉴》里面选录了十四篇较有意义的历史故事。为了方便读者，在每篇原文前面列有说明，对某些词语作了注音、注释；译文尽量做到口语化、规范化。供广大爱好者阅读。

本书是在李颖生、郑云波、邱明皋、吴汝煜、余明侠、郭广伟、王恩宗、朱宏恢等同志通力合作下完成的。由于水平的限制，疏漏错误，谅所难免，恳切地希望读者批评和指正。

徐文

目 次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出版说明

前 言	1
燕昭王与乐毅	1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15
卫青霍去病击匈奴	23
赵广汉治京兆	42
班超出使西域	49
黄巾起义	73
陶侃惜分阴	92
肥水之战	99
韦叡救钟离	127
玄武门之变	137
贞观君臣论治	160
天宝长安之乱	176
黄巢入长安	216
周世宗斩骄将惰卒	230

燕昭王与乐毅

公元前三一六年，燕相子之使人向燕王姬哙游说，要他效法尧舜禅让的故事，把王位让给子之，结果引起国内大乱。齐国乘机以平乱为名，出兵伐燕，把子之剁成肉酱，并且杀害了燕王，燕国几乎灭亡。

公元前三一二年，燕昭王姬平即位后，一心招徕人才，日夜安抚人民，励精图治，复兴燕国。二十多年后，他看到齐湣王因骄横失去了人心，于是就联合秦、魏、韩、赵等国，以乐毅为上将军，兴兵伐齐。五国联军打败了齐军后，燕军长驱直入，攻下齐国都城临淄。然后分兵四路，破齐七十余城。齐湣王流亡到莒城（今山东省莒县），不久，被楚将淖齿所杀。

乐毅在破齐战役中，表现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卓越才能，为燕国立下了功劳。有人乘机毁谤他，昭王不相信，杀死了进谗言的人；立乐毅为齐王。乐毅不肯接受，立誓至死没有二心。不幸昭王去世，乐毅为燕国新君所忌，虽身免于祸，但功业未成，为历代史学家所叹惜。

《通鉴》对这件事记载很详细，这里节选了一部分。它融合许多史料写成，比较《史记》本传更为丰富生动。

【原文】

赧(蝻 nǎn) 王 (东周王姬延, 公元前三一四——前二五六年在位) 三 年 (公元前三一二年), 燕 (烟 yān, 国名, 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及辽宁省西南部地方) 人 共 立 (共同拥立) 太子平, 是 为 (这就是) 昭王 (战国时燕国君, 公元前三一一——前二七九年在位)。 昭王 于 破 燕 之 后 (燕国被齐国击败之后), 吊 死 (追悼死去的人) 问 孤 (慰问孤苦无依的人), 与 百 姓 同 甘 苦, 卑 身 (自身很谦恭) 厚 币 (用很多礼物) 以 招 贤 者。 谓 郭 隗 (葵 kuí) 曰: “齐 (国名, 在今山东省东部及北部地方) 因 (乘) 孤 (古代侯王的自称) 之 国 乱 而 袭 破 燕, 孤 极 知 (很了解) 燕 小 力 少, 不 足 以 报 (报仇); 然 诚 得 贤 士 与 共 国 (共同治理国家), 以 雪 (洗掉) 先 王 (对已死国君的敬称, 这里指燕王哙) 之 耻, 孤 之 愿 也。 先 生 视 可 者 (合适的), 得 身 事 之 (亲身侍奉他)!” 郭 隗 曰: “古 之 人 君 (国君) 有 以 千 金 使 涓 人 (在左右担任洒扫的人, 这里指亲近的人) 求 千 里 马 者, 马 已 死, 买 其 首 (头骨) 五 百 金 而 返。 君 大 怒, 涓 人 曰: ‘死 马 且 (尚且) 买 之, 况 生 者 乎? 马 今 至 矣 (就要来了)。’ 不 期 (基 jī) 年 (周年), 千 里 之 马 至 者 三。 今 王 必 欲 致 士 (招收贤士), 先 从 隗 始, 况 贤 于 隗 者, 岂 (难道) 远 千 里 (以千里为远) 哉!” 于 是 昭 王 为 隗 改 筑 宫 (改建宫

室)而师事之 (以老师的礼节侍奉他)。于是士争趋 (奔向)燕;乐 (月 yuè) 毅自魏 (国名,在今河南省东部、山西省中部及西南部地方)往,剧辛自赵 (国名,在今河北省西南部、山西省中部及北部地方)往。昭王以乐毅为亚卿 (副相),任以国政。

三十年 (公元前二八五年),齐湣 (闵 mǐn) 王 (战国时齐国君,田氏,名地,公元前三〇〇——前二八四年在位)既灭宋 (国名,在今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交界处,是商朝的后代。宋康王当国,因狂妄自大而致灭亡)而骄,乃 (于是)南侵楚 (国名,在今河南省南部及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西侵三晋 (韩〔在今河南省中部、北部及山西省沁水、临汾等地区〕、赵、魏三国。韩、赵、魏原为晋国的卿,后来三家瓜分晋国,故称三晋),欲并二周 (指当时分立的西周和东周两个小国,东周在今河南省巩县一带,西周在今洛阳市及西边一些地方),为天子。狐咺 (喧 xuān) 正议 (严正地议论),斫 (浊 zhuó, 斩)之檀衢 (齐国都城临淄的街名)。陈举直言,杀之东闾 (齐国都城的东门)。燕昭王日夜抚循 (照料、安慰)其人 (燕国人民),益 (更加)以富实,乃与乐毅谋 (商议)伐齐。乐毅曰:“齐,霸国 (五霸之一的强国)之余业 (留下的业绩)也,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约赵及楚、魏。”于是使乐毅约赵,别使 (另外派遣)使者连楚、魏,且令赵啊

(啖 dàn, 引诱)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害怕)齐王之骄暴(骄横凶暴), 皆争合谋与(同)燕伐齐。

三十一年(公元前二八四年), 燕王悉起兵(全部发兵), 以乐毅为上将军(最高军事长官)。秦尉(秦武官名, 等于将军)斯离帅(率领)师(军队)与三晋之师会之。赵王以相国(宰相, 是虚衔)印授(给)乐毅。乐毅并将(率领)秦、魏、韩、赵之兵以伐齐。齐湣王悉国中之众以拒之, 战于济(济水)西, 齐师大败。乐毅还(遣回)秦、韩之师, 分魏师以略(巡行、攻占)宋地, 部赵师以收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一带), 身率燕师, 长驱逐北(追击败兵)。

剧辛曰:“齐大而燕小, 赖诸侯之助以破其军, 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使自己得到好处, 指扩大燕国的土地), 此长久之利也。今过而不攻, 以深入为名, 无损于齐, 无益于燕, 而结深怨, 后必悔之。”乐毅曰:“齐王伐(自夸)功矜(今 jīn, 自骄)能, 谋不逮(及)下, 废黜(处 chù, 罢免)贤良, 信任谄谀(产于 chán yú, 巴结奉承), 政令戾虐(力戾 lì nüè, 凶暴狠毒), 百姓怨怼(对 duì, 怨恨)。今军皆破亡(败散逃亡), 若因而乘(乘势进攻)之, 其民必叛, 祸乱内作, 则齐可图(谋取)也。若不遂乘之, 待彼悔前之非, 改过恤下(体恤下面的人), 而

抚(慰问)其民,则难虑(设想)也。”遂进军深入,齐人果大乱失度(常规),潜王出走(逃跑)。乐毅入临淄(资 zī, 齐国都, 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取宝物、祭器,输(送)之于燕,燕王亲至济上劳军(在济水旁慰劳部队),行赏飨士(宴享士兵);封乐毅为昌国君,遂使留徇(xùn, 巡行)齐城之未下者。

齐王出亡之(到)卫(小国名,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卫君辟(同“避”)宫(宫殿)舍之(请潜王去住),称臣而共(同“供”)具(器物)。齐王不逊(无礼的意思),卫人侵之。齐王去(离开)奔(投奔)邹(小国名,在今山东省邹县南)、鲁(小国名,在今山东省曲阜县一带),有骄色,邹、鲁勿内(nà, 同“纳”, 接待),遂走莒(举托, 在今山东省莒县)。楚使淖(闹 nào)齿将兵救齐,因为齐相。淖齿欲与燕分齐地,乃执潜王而数(暑 shǔ, 责备)之曰:“千乘(在今山东省高青县东北)、博昌(在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南)之间,方数百里,雨(下)血(红雨)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羸(营 yíng, 在今山东省莱芜县西北)、博(在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南)之间,地坼(彻 chè, 裂开)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当阙(确 què, 宫门前望楼)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则闻其声,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齿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警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当阙而哭者,

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诚焉，何得无诛（杀）！”遂弑（士 shì，古时臣杀君或子女杀父母的专用词）王于鼓里（莒县地名）。

乐毅闻昼邑（齐国都城临淄西边附近地名）人王蠋（烛 zhú）贤，令军中环昼邑三十里无入（不要进去）。使人请蠋，蠋谢（辞谢）不往。燕人曰：“不来，吾且（将）屠（大规模的残杀）昼邑！”蠋曰：“忠臣不事（奉）二君，烈女不更（改嫁）二夫。齐王不用吾谏（见 jiàn，直言规劝），故退而耕于野。国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威胁）之以兵；吾与其（如其）不义而生，不若死！”遂经（缢）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豆 dòu，脖子）而死。燕师乘胜长驱（直入），齐城皆望风奔溃。乐毅修整（整顿）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不肯出来做官的士人），显（使他荣显）而礼之。宽其赋敛（田赋捐税的征收），除其暴令，修其旧政（指齐湣王以前较好的政策），齐民喜悦。乃遣左军度（通过）胶东（在今山东省胶县以东地）、东莱（在今山东省莱阳县东部地区）；前军循（顺着）泰山以东至海（黄海），略琅邪（狼牙 láng yá，在今山东省胶南县琅邪台西北）；右军循河（黄河）、济，屯阿（ē，在今山东省东阿县西南）、鄆（倦 juàn，在今山东省鄆城县北）以连魏师；后军旁（同“傍”，沿着）北海（今渤海湾）以抚千乘；中军据临淄

而镇齐都。祀(祭)桓公(春秋时齐国君,五霸之一,姜姓,名小白,公元前六八五——前六四三年在位)、管仲(桓公相)于郊,表贤者之间(把贤人所住的里门造成牌坊一类的建筑物,加以表扬),封(聚土加高)王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接受封地于燕国本土)者二十余君,有爵位(官爵职位)于薊(记jì,燕国都城,今北京城西南角)者百余人。六月之间,下(攻占)齐七十余城,皆为(建置)郡县。

乐毅围二邑(莒和即墨),期年不克(攻下),乃令解围,各去城九里而为垒(lěi,军营四周所筑的堡垒),令曰:“城中民出者勿获(不要俘虏),困者赈(救济)之,使即(就)旧业,以镇(安定)新民(新归附的人)。”三年而犹未下。

或谗(蝉chán,说坏话)之于燕昭王曰:“乐毅智谋过人,伐齐,呼吸之间克七十余城,今不下者两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攻下),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折服)齐人,南面而王(称王)耳。今齐人已服,所以未发(发动叛乱)者,以(因)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齐多美女,又将忘其妻子。愿王图之!”昭王于是置酒大会,引言者而让(斥责)之曰:“先王举国以礼贤者(把整个燕国礼让于贤人),非贪土地以遗(移yí,留给)子孙也。遭所传德薄,不能堪命(胜任治国的工作),国

人不顺(从)。齐为(做出)无道，乘孤国之乱以害先王。寡人(古代诸侯对下的自称)统(代理)位，痛之入骨。故广延(请)群臣，外招宾客，以求报仇；其有成功者，尚欲与之同共(一齐享有)燕国。今乐君亲为寡人破齐，夷(平)其宗庙，报塞(补报)先仇，齐国固(本来)乐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乐君若能有齐，与燕并(一齐)为列国，结欢同好，以抗诸侯之难(危难)，燕国之福，寡人之愿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斩之。赐乐毅妻以后(王后)服，赐其子以公子之服；辂(路)车(国王乘的车子)乘马(四匹马拉的车子)，后属(后面随从的车辆)百两(辆)，遣国相奉而致(赐给)之乐毅，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惶恐(恐惧不安)不受，拜书(郑重地上了一份报告)，以死自誓。由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莫敢复有谋者。

【译文】

周赧王三年，燕国人共同拥立太子姬平为国君，这就是燕昭王。昭王在燕国被齐国击败之后，追悼在这次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慰问了孤苦无依的人们，和百姓同甘共苦。他本人谦虚恭敬，对人很有礼貌，用了很多礼物聘请品德优良、才能出众的人来治理国家。他对郭隗说道：“齐国乘我国有内乱，用突然

袭击的手段打败了我国；我很了解燕国弱小，实力不厚，够不上报仇雪恨。但是，如果能得到贤人的帮助，一同治理国家，洗刷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愿望啊！先生，您看哪位可以，我就亲自去拜他为老师。”郭隗说道：“古时候，有一个国君用千斤黄金，派他的亲信去购买千里马。那个亲信找到的千里马已经死了，就用五百斤黄金买回千里马的头骨。国君看了很生气，可是那个亲信说：‘死马的头骨还用五百斤黄金买来，何况活的呢？现在千里马就要来了。’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三匹。现在大王如果一定要招纳贤人，不妨先从我郭隗开始。我尚且被您看重了，何况那些比我能干的人，难道还会因为路远而不来吗？”于是昭王替郭隗改建宫室，而且把他当作老师来侍奉他。各国有关才能的人听到后，就争先恐后地奔向燕国。乐毅从魏国来到燕国，剧辛从赵国来到燕国。昭王就任命乐毅为副相，把国家大事交给他办理。

周赧王三十年，齐湣王已经把宋国灭掉，因而骄傲自大起来了，于是向南侵犯楚国，向西侵犯韩、赵、魏三国，还想并吞东周和西周，当上中国的天子。狐咺严正地议论这件事情，就被他杀死在临淄的檀衢街上；陈举毫不掩饰地讲了一些真话，就被他杀死在临淄的东门。燕昭王在这样的情况下，却日日夜夜照料和抚慰燕国的人民，使国家更加富裕和充实，于是和乐毅进一步商量讨伐齐国的计划。乐毅说：“齐

国曾经是五霸之一的强国，一直到现在，还留传着那时的业绩，它地大人多，燕国单独进攻是不容易取胜的。您一定要讨伐它，没有比联合赵、楚、魏三国一起攻打更好了。”昭王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就派他去联合赵国，另外又派了使者到楚、魏二国去搞联合，并且叫赵国用伐齐的好处来引诱秦国。各国诸侯害怕齐湣王的骄横凶恶，都争着和燕国合谋一起讨伐齐国。

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出动全国的兵力，封乐毅为上将军，准备伐齐。秦军的长官斯离也率领士兵和韩、赵、魏三国的部队会合。赵王把相国的大印授给乐毅。乐毅统率了秦、魏、韩、赵的军队去讨伐齐国。齐湣王投入全国的兵力来抵抗他们。双方的主力在济水的西边交锋了，齐国的军队大败而回。乐毅看到兵力有余，就辞退了秦国和韩国的军队，分出魏国的军队去攻占原来是宋国的土地，命令赵国的军队去攻占齐国北部河间的土地。乐毅亲自率领燕国的军队乘胜追击齐军。

剧辛建议道：“齐国大，燕国小，靠着诸侯的帮助才打败了齐军，现在应当及时攻取齐国边境的城市，以便扩大燕国自己的地盘，这是长远的利益啊。现在错过机会不攻，名义上是深入敌境，但对齐国没有损害，对燕国也没有好处，两国反而结下了很深的怨仇，以后一定要懊悔的。”乐毅回答道：“齐湣王自夸有功劳，自吹有本领，定计谋不和下面商量，把贤良

的臣子削职免官，对一些吹拍的家伙反而相信录用，政令暴虐，不得人心，百姓怨恨他。现在齐军败散逃亡，如果此时乘势进攻，齐国的人民一定叛离湣王，祸患变乱从内部发生；这样，齐国就可以被并吞了。如果不在此时乘势进攻，等到齐湣王痛悔前非，改正错误，爱恤部下，再去抚慰齐国的臣民，那时，我们就难以设想了。”于是，乐毅下令进军，深入齐国腹地，齐国人民果然大乱起来，失去常规，齐湣王也只好逃出都城临淄。乐毅一进临淄，就把宝贵的物品、祭祀的礼器运送燕国。燕昭王亲自到济水旁慰问部队，论功行赏，宴享士兵，进封乐毅为昌国君；并且就叫他留下来巡视还未攻下的齐国各城。

齐湣王逃亡到卫国，卫国的国君让出自己的宫殿，请湣王去居住，北面称臣，供应齐湣王一切物品。齐湣王一点也不谦虚，卫国人就对他不客气。他自觉没趣，就离开卫国，投奔邹、鲁二国。脸上仍有骄傲的颜色，邹、鲁二国不接待，他就逃往齐国东南方的莒城。楚国派遣淖齿带领军队救齐，遇到湣王，因此当上了齐相。淖齿不怀好意，想同燕国瓜分齐国的土地，于是捉住齐湣王责问他，说：“千乘、博昌中间，周围数百里，天降红雨，沾人衣服；大王知道吗？”湣王说：“知道这件事。”“赢、博两地中间，地面开裂到黄泉；大王知道吗？”湣王说：“知道这件事。”“有人对着宫门外的望楼大声啼哭，去找他却找不到，等找的人一走开，就又听到哭声了；大王知道吗？”湣王说：

“知道这件事。”淖齿接着说：“天降红雨，沾人衣服，这是上天用灾异来警告你；地面裂开到黄泉，这是大地用灾异来警告你；有人对着宫门外的望楼大声啼哭，这是人们用灾异来警告你。天、地、人都向你提出警告了，然而大王不知道戒备，怎么能不被杀戮呢？”于是就把齐王杀死在莒城的鼓里这个地方。

乐毅听说昼邑人王蠋品德优良、才能出众，就命令军队围绕昼邑三十里扎营，不准跑到里边去。乐毅派人去请王蠋，王蠋辞谢不去。燕国人说道：“不来，我们将要把昼邑人杀光！”王蠋就说：“忠臣不改奉第二个国君，烈女不改嫁第二个丈夫。齐湣王不听我的劝谏，所以我才辞职耕于田野。现在国家破灭了，国君逃亡了，我不能够活下去了；而你们又想用武力来威胁我，我与其不讲正义而保全生命，还不如一死！”于是，拴绳于树枝，套进脖子，用力一挣，自缢而死。燕军乘胜直追，齐国守城的士兵和城里的居民，听到燕军打来的消息，望到燕军的迹象，立刻散乱逃跑，象河水决堤一样。乐毅整顿燕军，禁止侵占和掠夺齐人的财物；访求齐国过去不愿当官的知识分子，使他名位荣显，而且接待得很有礼貌。对齐民放松了田赋捐税的征收，撤销残暴的法令，调整恢复过去好的政治措施，使得齐国人民面露喜色，心情愉快。于是，乐毅派遣左军通过胶东、东莱占领齐国东部；前军顺着泰山以东方向，一直到海边，占领齐国东南部的琅邪；右军顺着黄河、济水，向西南进军，

屯驻阿、鄆二城，和魏军相连；后军沿着渤海湾进军，从而镇抚齐国东北部的千乘地区；中军占据临淄后，从而镇守齐国都城。接着，乐毅在临淄的郊外祭祀齐国的先君桓公及贤相管仲，并在贤人所住的里门造成牌坊一类建筑，加以表扬；聚土加高了王蠋的墓地，表示对王蠋的崇敬。不久，齐国人在燕国当大官，接受燕国本土的封地的有二十多个，在燕都蓟城有官衔和职位的一百多人。六个月中，乐毅攻下了齐国七十多个城市，统统编入燕国新建的郡县。

乐毅围攻齐国最后两座县城莒和即墨，整整一年没有攻下，于是下令解围，各自离城九里建立营垒。下令说：“城里居民出来的，不要俘虏；生活困难的，要救济他们，使得很快恢复原来的营业，用以安定新归附的人民。”三年过去了，然而即墨和莒仍然没有拿下来。

爱讲乐毅坏话的人对燕昭王道：“乐毅的智慧和计谋超过常人，讨伐齐国，在一呼一吸之间，攻下了齐国七十多城，现在没有攻下的不过二座罢了。不是他的能力打不下，三年来，他不去攻城的原因，是想长久地依靠燕国武装的威力来折服齐国人，从而南面称王罢了。现在齐国人已经降服了，乐毅没有起来发动叛乱的原因，在于他的妻子还在燕国的缘故。进一步说，齐国有很多漂亮的姑娘，乐毅在那里时间长了，说不定将来又会把妻子忘掉。希望国王好好考虑他的事情。”昭王因此举行盛大的酒会，把

那个说坏话的人引出来，而且当着大家的面责备他说：“先王想把整个燕国委托给认为品德良好、才能出众的人，为此举行了盛大的让位仪式。先王并不是要贪得土地来传给子孙的，但是遇到接受王位的子之，德行不足，不能担负治国的重任，国内人民不服从他的政令。在这时候，齐国乘着我国有内乱，就做出蛮横无理的事情，杀害了我的先王，我现在代理王位，对这件事痛恨到极点。所以广泛地邀请许多臣子，对外又招致了远方的宾客，目的是为了报这深仇大恨。凡是在这方面成就很大的，我还想和他一起治理和享有燕国呢。现在，乐毅亲自带领部队替我打败齐国，踏平了齐王祖宗的祠庙，报了从前的国仇，齐国本来就是乐君所有，不是燕国所能得到的。乐君如果能够统治齐国，和燕国同为列国，同结欢好，来抵抗诸侯入侵燕国的危难，这是燕国的幸福，也是我所希望的。你怎么敢说出这样的坏话！”于是把他杀了。昭王赏给乐毅的妻子是王后穿的服装，赏给乐毅的儿子是公子穿的服装，送给乐毅是国王乘的大车、用四匹马拉的车辆，又有跟从的车子一百辆，派国相郑重地送去，并封乐毅为齐王。乐毅感到很不安，坚决不接受，郑重地写了报告给昭王，发誓到死不会有二心。从此以后，齐国人敬佩乐毅的义气，诸侯敬畏乐毅守信用，没有人再敢出来搞挑拨离间的阴谋了。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战国后期一位奋发有为的君主。在他执政以后，为了抵御北方胡人不断南下的侵袭和中山国对边境的骚扰，于是下定决心要使赵国强盛起来。在黄华山上，他和大臣肥义计议，提出“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的宏愿，并计划南下向秦国进军。这个战略步骤是很有雄心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改革了军制。把传统的兵车抛弃，大规模采用骑兵作战。这是向北方民族学来的：身穿窄袖长袍，足穿高统皮靴，腰间围上皮带，头上戴着插了羽毛的帽子。这种装束完全是为了适应战斗时骑射的需要。由于他这一番改革，使他在军事上占了很大优势，终于在以后连年的攻战中，击退了胡人，灭亡了中山，并作了袭取秦都咸阳的打算。

赵武灵王在开始改革军制时，保守势力是很大的。手下大臣表示支持的很少。当他发现关键人物公子成称病不出时，就派使者去做工作，结果没有生效。于是赵武灵王就亲自去拜望他，强调“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认为“以书御马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便（靠书本知识是不

能驾马的，用古代治国的方法来处理现代国家的事务会感到不便的)”，指出胡服骑射是巩固国防的重要措施，是为洗刷国耻而采取的必要手段。最后终于说服了公子成，使他带头穿了“胡服”上朝。由于赵武灵王重视这个工作，使“胡服令”得以顺利推行。

【原文】

赧(嬖 nǎn) 王(东周王姬延，公元前三一四——前二五六年在位)八年(公元前三〇七年)，赵武灵王(战国时赵国君，名雍，公元前三二五——前二九九年在位)北略(向北巡行、攻占)中山(国名，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及定县一带)之地，至房子(在今河北省赵县一带)，遂至代(在今河北省蔚县一带)。北至无穷(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西至河(黄河，在今山西省西北方的一段)，登黄华(山名，在今山西省山阴县北)之上，与肥义谋(商议)胡(古代北方和西方各民族的泛称)服(穿戴胡人服饰)骑射(骑马射箭)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讥笑)，贤者察(看得很明白)焉。虽驱世(使整个社会)以笑我，胡地(指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

国人皆不欲，公子成(武灵王叔父)称疾(假托有病)不朝(不上朝)。王使人请之曰：“家听于亲(父、母)，国听于君。今寡人(古代诸侯对下的自称)

作教易服(改革服饰)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议已也。制国(治国)有常(规定的法则)，利民为本；从政有经(纲要)，令行(政令能够推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先从地位卑贱的人开始)，而从政先信于贵(先从贵人取得信任)，故愿慕(希望借助)公叔之义(威望)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起 qǐ)首(叩头)曰：“臣闻中国(指中原地区)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施行)也，远方之所观赴(观摩、向往)也，蛮夷(泛指四方少数民族)之所则效(效法)也。今王舍(弃)此而袭(穿)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违背)人之心，臣愿王孰(同“熟”，详细)图之也！”使者以报。王自往请之，曰：“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古族名，居住在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南部)，西有楼烦(古族名，居住在今山西省岚县以北)、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倚仗)齐之强兵，侵暴(侵略糟蹋)吾地，系累(捆绑)吾民，引水(槐水)围鄗(浩 hào，在今河北省高邑县东)；微(没有)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旧时用作国家的代称)之神灵，则鄗几于(差一点)不守也。先君(古代统治者称先代君主，这里指赵肃侯)丑之(以为可耻)，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危难)，报中山之怨(仇)。而叔顺(从)中国之俗，恶(务 wù，嫌恨)变服之名，以忘

鄙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明日服(穿戴)而朝。于是始出(发布)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九年，赵王略中山地，至宁葭(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西略胡地，至榆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一带)。林胡(榆中)王献马。归(赵王归)，使楼缓之(往)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控制)胡，致(招引)其兵。

十年，赵王伐中山，取丹丘(在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爽(应作华)阳(在今河北省唐县西北)、鸿之(应作上)塞(在今河北省唐县西北)，又取鄗、石邑(在今河北省获鹿县南)、封龙(在今河北省元氏县西北)、东垣(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北)。中山献四邑以和。

十五年，赵武灵王爱少子何，欲及(趁)其生而立之。十六年，五月，戊申，大朝东宫(太子居住的地方)，传国于何。王庙见(何即位，要拜祖庙)礼毕，出临朝(上朝)，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丞相)，并傅王(为王师)。武灵王自号“主父(国君的父亲)”。主父欲使子治国，身胡服(穿胡人服装)，将(匠 jiàng, 率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将自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南)、九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南袭咸阳(在今陕西省西安

市东北，当时为秦国都城)。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欲以观秦地形及秦王之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状貌)甚伟，非人臣之度(风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脱(离开)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

二十年，赵主父与齐、燕共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在今陕西省榆林县南)。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仆 pú，聚会饮酒)五日。

【译文】

东周赧王姬延八年，赵武灵王向北巡行，攻占中山国土地，到达房子，又到代地。北到无穷，西到河套，登上黄华山顶，同肥义商量怎样改穿胡人的服装，便于骑马射箭，用来训练百姓。他说：“愚人所讥笑的事，贤人看得很清楚。〔放弃车战，改穿胡人服装，练习骑马射箭。〕即使整个社会的人都讥笑我，胡地、中山国必然会归我所有。”于是决定改穿胡人的服装。

国内的人多不愿意改变原来的服装，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假称有病不上朝。武灵王就派人去请他，说：“家庭的事情要听从父母，国家的事情要听从君王。现在我要教育人民改变服装，而叔父您不服从，我恐怕天下人就要议论我了。治国要有一定的法则，有利于人民是最根本的；从事政治工作要有纲

要，政令能够推行，才算是最好的。要表明政府的恩德，一定要从地位卑微的人开始；但是，推行政令先要使尊贵的人取得信任。所以，希望借助叔父您的威望，来完成改穿胡服的大功。”公子成听了，连忙拜了又拜，叩头说道：“我听说中国是圣贤所教诲的国家，是礼乐所施行的国家，是远方国家参观、向往的地方，也是少数民族模仿学习的榜样。现在大王舍弃中国传统的服装，要改穿少数民族的服装，这样就改变了古人的常规，违背了人民的心愿，我希望大王要仔细考虑这样的事情。”派去的人把这些话作了汇报。赵武灵王听了，觉得阻力很大，就亲自跑去请他，说：“我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和东胡，西面有楼烦以及秦、韩两国的边界，现在没有骑马射箭的武备，用什么办法守卫国土呢？从前中山国依靠齐国强大的武装力量，侵犯和糟蹋了我国的土地，绑架了我国的人民，拦住附近的槐河水流，围困鄯城。要不是国家神灵的帮助，那么，鄯城差一点就守不住了。先君对这件事认为可耻，所以我要改变服装，用胡人骑马射箭的战术，来防备四境的危难，报中山国侵犯我国的怨仇。然而叔父您顺从中国的旧俗，嫌恶改变服装的名声，忘记鄯城几乎失去的耻辱，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公子成听了，不得不服从命令。于是，赵武灵王就赏给公子成一套胡服，让他第二天穿戴了上朝。在这样情况下，赵武灵王发布了第一道改穿胡服的命令，而且招收了骑

马射箭的士兵。

东周赧王九年，赵武灵王攻占中山国的土地，到达宁葭城；向西攻占胡地，到达榆中。林胡王献出宝马。赵武灵王回国，就派楼缓出使秦国，仇液出使韩国，王贲出使楚国，富丁出使魏国，赵爵出使齐国；代相赵固控制胡地，招引降兵。

赧王十年，赵武灵王讨伐中山国，夺取丹丘、华阳、鸿上塞，又攻取鄯、石邑、封龙、东垣。中山国看到形势十分不利，只好献出四邑求和。

赧王十五年，赵武灵王因为喜爱小儿子赵何，想趁自己在世的时候立他为王。到了周赧王十六年五月，在戊申那天，他终于决定在东宫会见群臣，把王位传给小儿子赵何。赵何行罢庙见的礼节，出来上朝，所有的大夫都称臣，肥义当上相国兼做赵王何的老师。赵武灵王自称“主父”。主父想让儿子赵王何治理国家，于是身穿胡服，带领士大夫向西北攻占胡人的土地，将要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袭取秦都咸阳。由于情况不明，于是诈称自己是赵国的使者到秦国去，想趁这机会视察秦国地形和秦王的为人。秦王不知内情，接见后，对这位使者雄伟的状貌感到很诧异，认为不是一般人臣的风度，就派人去追赶他，哪里知道主父一行人马早已走出秦国的关口了。秦王经过仔细讯问，才知道这个人正是主父。消息一传开，秦国人大为惊讶。

赧王二十年，赵主父和齐国、燕国共同灭掉中山

国，把中山国王迁到黄河西边的肤施安顿。主父回国以后，赏赐群臣，大赦罪人，设宴庆贺。群众聚会饮酒，也足足欢乐了五天。

卫青霍去病击匈奴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就不断受到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匈奴族的骚扰。匈奴当时正处在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匈奴贵族集团迫切需要掠夺奴隶和物资，以供他们的奴役和享受。汉初，由于立国未稳，统治集团的内部存在尖锐矛盾，经济基础也很薄弱，所以无力解决与匈奴的矛盾问题，只得采取和亲政策以求相安。但这种相安并没有维持多久，匈奴又照样骚扰掠夺，塞内诸郡受害更为严重，这对西汉王朝的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到汉武帝时，汉族地主阶级内部比较安定了，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具备了对匈奴战争的条件。于是，对匈奴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卫青（字仲卿，生年不可考，卒于公元前一〇六年）、霍去病（公元前一四〇——前一一七年）就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锻炼出来的汉军青年名将。

卫、霍都是河东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人，出身卑微。在汉武帝的全力支持下，卫青曾七次出击匈奴，霍去病六次出击匈奴，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暂时制止了匈奴的骚扰，使北方诸郡得到了安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通鉴》在记载卫、霍抗击匈奴的同时，也反映了另一杰出的将领李广的战斗事迹，文笔酣畅淋漓，充满了对李广的同情与惋惜，这里也一并选入。

【原文】

元朔（汉武帝刘彻年号）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春，匈奴右贤王（匈奴族首领单〔蝉 chán〕于手下的统帅之一，当时匈奴设有左、右贤王）数（朔 shuò，多次）侵扰朔方（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北）。天子（指汉武帝）令车骑（音 jì）将军（汉时职位最高的将军有四：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青（卫青）将（匠 jiàng，统率）三万骑（骑兵）出高阙（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狼山附近的要塞），卫尉（护卫长官，掌管宫门警卫）苏建为游击将军（武官职名），左内史（后改为左冯翊，为京城长安东北区的行政长官）李沮（举 jǔ）为强弩将军（武官职名），太仆（为皇帝管理车马和马政的官）公孙贺为骑将军（武官职名），代（郡名，一度改为侯国，治所在今河北省蔚县一带）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李蔡为轻车将军（武官职名），皆领属（服从）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掌管天子与诸侯、少数民族之间的重大交际和有关礼仪）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郡名，治所在今辽宁省凌源县西南），凡十余万人，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至，饮

酒，醉。卫青等兵出塞(sài, 要塞、关塞, 指长城)六七百里, 夜至, 围右贤王。右贤王惊, 夜逃, 独与壮骑(精壮骑兵)数百驰, 溃围(突围)北去。得右贤裨(皮 pí)王(右贤王手下的小王)十余人, 众男女万五千余人, 畜数十百万(几十万至上百万), 于是引(带领)兵而还。

至塞, 天子使(派遣)使者(奉命办事的人)持大将军印, 即军中拜(任命)卫青为大将军, 诸将皆属焉。夏, 四月, 乙未(初八日), 复(又)益(增加)封卫青八千七百户, 封青三子伉(康 kāng)、不疑、登皆为列侯(伉为宜春侯, 不疑为阴安侯, 登为发干侯)。青固谢(再三推辞)曰: “臣幸得待罪行(杭 háng)间(军中), 赖陛(而 bì)下(臣下对帝王的尊称)神灵, 军大捷, 皆诸校尉(次于将军的军职)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 臣青子在襁褓(qiǎng bǎo, 包裹婴儿的衣被等物)中, 未有勤劳, 上(臣下对帝王的尊称)列地(划地)封为三侯, 非臣待罪行间所以(用来)劝士(勉励士卒)力战之意也。”天子曰: “我非忘诸校尉功也。”乃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合骑侯, 都尉韩说(悦 yuè)为龙额(洛 luò)侯, 公孙贺为南窳(叫 jiào)侯, 李蔡为乐安侯, 校尉李朔为涉轶(止 zhǐ)侯, 赵不虞为随成侯, 公孙戎奴为从平侯, 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皆赐爵关内侯（爵位名，位在彻侯之次，仅有封号，而无所封的国邑）。

●于是青尊宠，于群臣无二，公卿（三公九卿，朝廷各部门的主要大臣）以下皆卑奉之（谦卑地奉承他），独汲黯与亢礼（以对等的礼节相待。亢，同“抗”）。人或（有的）说（税 shuì，劝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低于）大将军，大将军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扶 fú，语气助词）以大将军有揖客（平揖不拜的客人），反不重邪（爷 yé，同“耶”，语气助词）！”大将军闻，愈贤（尊重）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迟疑不决的问题），遇（对待）黯加（超过）于平日。

六年，夏。初，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县吏霍仲孺给事平阳侯（汉初大臣曹参的后代曹寿）家，与青姊卫少儿（当时是平阳侯家奴）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为侍中（皇帝的侍从官），善骑射，再（两次）从大将军击匈奴，为票姚校尉（军职上加“票姚”二字，是形容他的行动劲疾、勇猛），与轻骑勇（轻骑兵）八百，直奔大军数百里赴利（奋勇前进，以取胜利），斩捕首虏过当（杀死和俘虏的敌人数量超过自己的军队）。于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余级（首级），得相国（类似宰辅的匈奴高级官员）、当户（匈奴置左、右大当户，位在左、右大都尉之下，左、右骨都侯之上），斩单于大父（祖父）行（杭 háng，辈）

藉若侯产，生捕季父(叔父)罗姑比，再冠军，封去病为冠军侯。”

元狩(受 shòu, 汉武帝年号)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夏，五月，匈奴万人入上谷(郡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杀数百人。

二年，三月，霍去病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临洮县)，击匈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又称燕支山、胭脂山，在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千余里，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捉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朽除 xiǔ chū)王祭天金人。诏益封去病二千户。

夏，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将数万骑俱出北地(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环县东南)，异道(走不同的路线)。卫尉张骞(西汉著名的外交家)、郎中令(皇帝左右的护卫长官)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广将四千骑先行，可(大约)数百里，骞将万骑在后。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独与数十骑驰贯(穿过)胡(古代北方和西方各民族的泛称，这里指匈奴)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对敌方的蔑称)易与(容易对付)耳！”军士乃安。广为圆陈(同“阵”)，外向(列阵的士兵面向外)，胡急击之，矢(箭)下如雨，汉兵死者过

半，汉矢且(将)尽。广乃令士持满(拉满弓)毋发(不要发射)，而广身自以大黄(一种强弩)射其裨将(副将)，杀数人，胡虏益(渐渐)懈。会(正好)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神态很自然)，益治军(进一步整顿军队)，军中皆服其勇。明日，复力战，死者过半，所杀(杀死的匈奴兵)亦过当。会博望侯(张骞)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pi, 同“疲”)，弗能追，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延误行期，不能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当死，赎(用金钱或其它代价抵罪)为庶人(平民)。广军功自如(功过相当)，无赏。而票骑将军去病深入二千余里，与合骑侯(公孙敖)失(离散)，不相得(相互照顾)。票骑将军逾(越过)居延(在今甘肃省额济纳旗东边，古为居延海)，过小月氏(支 zhī, 汉时西域国月支的一支，在今甘肃省张掖地区)，至祁连山(在今甘肃省张掖县西南)，得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者(带着他们的部下投降的)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裨小王七十余人。

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郡名，治所在今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

四年，夏，上(指汉武帝)与诸将议曰：“翁(西 xī)侯赵信(原是匈奴的小王，降汉后，封翁侯。后又降匈奴)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沙

漠)轻留(轻易深入而久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乃粟马(用粮食喂饱马)十万,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将五万骑,私负从马(私人自备的行装和马匹)复四万匹,步兵转者(运输军需物资的)踵(跟随)军后又数十万人,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票骑。票骑始为出定襄,当(抵当)单于;捕虏(捕获的匈奴俘虏)言单于东(向东转移),乃更(改变)令票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李广数自请行(多次自动奏请随军出发),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才)许之,以为前将军(当时设有前、后、左、右四将军,职位次于大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都尉(掌管封爵的官)赵食其(异基 yì jī)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曹寿的儿子)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坐等,毫不费力地)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把军需物资远远地往北方运送),以精兵待(等候)幕北。

大将军既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居住的地方),乃自以精兵走(奏 zòu, 奔向)之,而令前将军广并(合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回(迂回曲折)远而水草少,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却)徙(调)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把头发拢起来,指年轻时候)而与匈奴战,今乃(才)

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处在)前，先死单于(先与单于决一死战)。”大将军亦阴(暗中)受上诫(皇上的告诫。上，指汉武帝)，以为“李广老，数奇(树基 shù jī，旧指命运不好，遇事多不利)，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孙敖新(最近)失侯(元狩二年，对匈奴作战，因贻误军机，失去侯爵)，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广不谢(告辞)而起行，意甚愠(运 yùn)怒(怨愤)。

大将军出塞千余里，度幕，见单于兵陈(同“阵”，摆开阵势)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有车衣、车盖的战车)自环(围绕)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落)，大风起，砂砾(厉 lì，碎石)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迂回包抄)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自度(夺 duó，揣测)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乘六骡(六匹骡拉的车)，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冲出汉军包围圈)，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拏(拿 nā，乱相搏斗、捉拿)，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天将亮时)，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捕斩首虏万九千级，遂至寘(田 tián)颜山赵信城(赵信降匈奴

后，在真颜山筑城住守，故名。山约在今蒙古高原杭爱山的南面)得匈奴积粟食(四 sì)军(给军队吃)，留一日，悉烧其城余粟而归。

前将军广与右将军食其军无导(向导)，惑失道，后大将军，不及(未赶上)单于战。大将军引(带兵)还，过幕南(向南走)，乃遇二将军。大将军使长(掌 zhǎng)史(大将军的属官，相当于幕僚长)责问广、食其失道状(情况)，急责(责令)广之(到)幕府(大将军司令部)对簿(按照军法条文进行审问)。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亲自去接受审判)至幕府！”广谓其麾(挥 huī)下(部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道路)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办理文书的小吏)！”遂引(拔)刀自刳(井 jǐng, 割颈自杀)。广为人廉(廉洁)，得赏赐辄(总是)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为二千石(汉代对郡守的通称)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猿臂(猿)臂(双臂象猿猴的臂那样长而敏捷)，善射，度(夺 duó, 估计)不中不发。将兵，乏绝之处(行军到缺粮缺水的地方)见水，士卒不尽(全部)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士以(因)此爱乐为用(为他出力)。及死，一军皆哭；百姓闻之，

知(相识)与不知,无老壮皆为(未 wèi)垂涕(落泪)。

票骑将军骑(骑兵)兵(步兵)车重(战车与辎重)与大将军军等(相同),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李敢当时实职校尉),当(充任)裨将,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绝(横过)大幕,直(同“值”,迎着)左方兵(匈奴分其统治区为左、右方,军队也相应划分,左方兵属左贤王),获屯头王、韩王(皆匈奴的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在山上筑坛祭天)狼居胥山(在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边),禘(善 shàn,在低小的山上扫地而祭山川)于姑衍(山名,在狼居胥山西边),登临翰海(北海,今苏联境内的贝加尔湖),鹵(携)获七万四百四十三级。

票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失密),有气(胆量)敢往(勇往直前)。天子尝(曾经)欲教之孙、吴(孙武和吴起,都是古代军事家)兵法,对曰:“顾(看)方略(用兵的策略、方法)何如(怎么样)耳,不至(不必)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住宅),令票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

是(这)时,汉所杀虏匈奴合(共计)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死亡)亦数万。是(此)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匈奴的首脑机关)。

【译文】

汉武帝元朔五年春天，由于匈奴右贤王多次侵扰朔方郡，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河套北上，出高阙塞，向匈奴进军；又让卫尉苏建担任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担任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担任骑将军，代相李蔡担任轻车将军，都听从车骑将军卫青的指挥，一起从朔方郡出兵；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也都担任将军，一起从东北方右北平郡出兵；总共十几万人马，去还击匈奴。右贤王总觉得汉兵离他们还远着呢，不会马上到的，就放开胸怀喝起酒来，直喝得酩酊大醉。卫青等带着大军出了长城，来一个急行军，赶了六七百里，连夜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这才大吃一惊，慌慌张张地带着几百个精壮骑兵，突围向北逃跑。卫青等活捉了右贤王手下的十几个小王，又俘虏了匈奴的男女人口一万五千多，还有牛羊差不多有一百万头。这才带着大军和战利品回来了。

大军刚到长城，汉武帝派遣的使臣带着大将军印赶到了，就在军营里把大印授给卫青，升任卫青为大将军，其他将领都受卫青领导。在初夏的季节里，那是四月初八日，汉武帝又给卫青增加封邑八千七百户，卫青的三个儿子伉、不疑、登也都封为列侯。卫青向武帝一再推辞说：“我很幸运，能够在军队行列中等待着您的责罚，靠着您的神明，军队打了大胜

仗，这也是各位将领们努力奋战的功劳啊！您已经加封了我卫青，我那三个孩子还在襁褓中，没有为国家出力，谈不上什么功劳，现在皇上却要划出土地，分封他们三人为侯，实在不是我在部队中兢兢业业用来勉励士兵们为国出力的意思啊！”汉武帝说：“我可没有忘记诸位校尉的功劳。”于是，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为龙额侯，公孙贺为南窳侯，李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为涉鞮侯，赵不虞为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也都赐给关内侯的爵位。

这样一来，卫青的高贵和尊荣，在满朝大臣中是独一无二的了。自公卿以下的那些达官贵人都谦卑地奉承他，只有一个汲黯和他平起平坐。有的人劝汲黯说：“当今皇上想让群臣都低于大将军，大将军那么尊贵，您见了他可不能不拜啊！”汲黯说：“象大将军这样的人，有个作揖打拱的朋友，反倒不显得尊贵了吗！”大将军卫青听到这话以后，更加尊重汲黯了，多次拿国家朝廷迟疑不决的问题向汲黯请教，对待汲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

转眼已是元朔六年的夏天了。起初，平阳县有个办事员叫霍仲孺的，在平阳侯曹寿家里当差，与卫青的姐姐卫少儿私通，生下霍去病。去病十八岁那年，当上了汉武帝的侍从官，他善于骑马射箭，已经是第二次跟着大将军卫青与匈奴打仗了。军职是票姚校尉。他带着八百轻骑兵，奋勇前进，直超过他们

的大部队几百里，去夺取胜利，杀死和俘虏的敌人比自己的军队还多。因此，汉武帝说：“票姚校尉去病，斩杀敌人两千多，俘虏了匈奴的相国、当户，杀了单于的祖父辈藉若侯产，活捉了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再一次功冠全军，应当封为冠军侯。”

元狩元年的五月，匈奴万人进入上谷郡，杀了好几百人。

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升为票骑将军，率领万名骑兵从陇西郡出发，向匈奴进兵，经过了五个王国，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又向前追赶了千多里路，杀了折兰王，又割下了卢侯王的首级，捉住了浑邪王的儿子以及相国、都尉，取得匈奴士兵的首级共八千九百多颗，把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人也缴获过来了！武帝为此下诏，再给去病加封二千户。

夏天，去病又和合骑侯公孙敖率领几万骑兵，一起从西北方的北地郡出击匈奴，但进兵的路线不一样；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则从东北方的右北平郡出发，进兵的路线也不一样。李广率领四千骑兵首先出发，张骞率领万名骑兵在后。李广前进了大约几百里路，被匈奴左贤王的四万名骑兵包围了，李广的四千人马顿时紧张起来。李广却不动声色，命令他的儿子李敢只带上几十个骑兵，迅猛地穿过匈奴的骑兵阵地，并抄过它的左右两侧回到自己的阵地上来，向李广报告说：“这帮该死的匈奴兵是容易对付的！”军士听到这话，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李广把

军队摆成圆形的阵势，大家都面向外，准备战斗。匈奴兵发动猛烈的攻击，箭密雨般地射过来，汉兵被射死一半以上，而汉兵的箭眼看就要射完了。在这危急时刻，李广命令士兵把弓拉得满满的，但不要把箭射出去，等待着最需要的时候。李广亲自用他那张最强的大黄弩，专射匈奴的指挥官，一刹时就射死了好几个匈奴的副将，匈奴的骑兵在这种情况下渐渐松懈起来。这时，正当夕阳西下，筋疲力尽的汉朝将士们，一个个面无人色，而李广却神态自然，进一步整顿部队，军中无不佩服李广的过人的胆气和精力。第二天，又奋力作战，战士牺牲的又超过半数，但杀死的匈奴兵比这更多。正好博望侯张骞带领的部队也赶到了，匈奴兵才撤围而去。汉军实在太疲劳了，不能去追赶敌人，只得收兵回来。按照汉朝的法令：博望侯张骞延误行军日期，应该处死，由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赎罪，成为失去官职的平民。李广功过相当，不给赏赐。而票骑将军霍去病却深入匈奴二千多里，尽管与合骑侯公孙敖中途失去了联系，不能相互策应，但他仍然打过了居延海，越过小月氏，一直打到祁连山，获得了单桓王、酋涂王，以及他们的相国、都尉等带着部下投降过来的有二千五百人，还砍下了匈奴兵三万另二百个脑袋，俘虏了匈奴的小王七十多人。

元狩三年秋天，匈奴兵骚扰右北平郡和定襄郡，他们各用骑兵数万人，两郡被杀死和俘虏去的共计

一千多人。

元狩四年夏天，汉武帝与将领们商议，说：“匈奴赵信投降匈奴以后，经常给单于出点子，总认为汉兵不敢轻易地进入沙漠，更不能在沙漠里久留。现在如果把大批军队突然开过去，在这种形势下，一定能达到战胜匈奴的目的。”于是，用粟喂马十万匹，让大将军卫青和票骑将军霍去病每人率领骑兵五万，另外还有私人自备的许多行装和四万匹马跟随出发；几十万担任运输军需物资的步兵紧跟在大军的后面，而那些战斗力最强、敢于插入敌军腹地作战的士兵，都在票骑将军一边。准备停当之后，武帝命令票骑将军从定襄郡出兵，抵抗单于。刚要出发，从捕获的匈奴俘虏口里，得知单于向东转移了。于是改令票骑将军从代郡进兵，大将军卫青从定襄郡进兵。在这个准备过程中，郎中令李广多次自动奏请随军出征，武帝觉得他年纪大了，没有批准；过了好久，才准许他的请求，任命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担任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担任右将军，平阳侯曹襄担任后将军，都归大将军卫青率领。赵信给单于出主意说：“汉军度过了沙漠，人马疲乏，咱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坐在这里等候接收那些俘虏好了！”于是，就把匈奴的大批军需物资远远地往北方运输，把精兵都摆在沙漠北边，等待着汉军的到来。

大将军卫青出了长城，从捕获的匈奴俘虏那里得知了单于居住的地方，于是亲自率领精锐骑兵奔

向单于，反而命令前将军李广合并到右将军赵食其的部队里去，从东路进行。东路曲折，绕远路，水草也少。李广亲自向卫青请求，说：“我这支部队，本来是正面进攻的前锋部队，不料您却把我调到东线偏远的路上去！再说，我自成人以来，就跟匈奴打仗，到现在才得到一个正面抵抗单于的机会，我希望能在前锋，先和单于决一死战。”卫青背地里受了武帝的告诫：以为“李广年老了，运气不好，不要让他正面抵挡单于，那样是不会达到我们的愿望的。”而卫青的朋友公孙敖不久前失掉了侯爵，卫青很想让他和自己一起去对付单于，以便立功复爵，所以才把前将军李广调开。李广知道这个内情以后，一再向大将军说明不愿意调动的理由；可是大将军不听他的话，李广带着自己的队伍连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心里实在气愤。

大将军卫青带领部队出了长城，往前赶了千多里路，过了沙漠，看见单于的兵已摆好了阵势在那儿等待厮杀。于是卫青命令用武刚车环绕起来，结成营寨，然后以骑兵五千，纵马直奔匈奴兵，匈奴用大约一万名骑兵抵挡。那时，太阳快要落下去了，忽然大风卷起，砂砾扑面，两军对面不相见。汉军又派出左右两翼部队迂回包抄单于。单于看到汉兵数量多，而且兵马还强盛，心中盘算了一下，赢不了汉兵，于是乘上六匹骡拉的车子，带上几百名精壮骑兵，冲出汉军的包围圈，向西北飞快逃跑。这时天色已经昏

暗，汉兵与匈奴兵乱纷纷地互相搏斗、捉拿，双方都杀伤了很多人。汉军左校捉到的俘虏说：单于天还没有黑就逃跑了。于是，汉军出动轻骑兵连夜追赶，大将军的大部队也紧紧跟在后边，匈奴兵也就四散逃跑了。追赶到次日黎明，行程二百多里，捕杀了匈奴兵一万九千多，却没有追着单于。于是赶到寘颜山赵信城，取出匈奴积存的粮食，给部队做饭吃；休息了一天，把赵信城里剩下的粮食全部烧光，然后整军而归。

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的军队没有向导，迷了路，落在大将军的后头，没有赶得上跟单于打仗。大将军卫青带兵回来，过了沙漠，又向南走，才遇到这两位将军。卫青派长史查问李广、赵食其迷路的情况，这位长史就火急地逼着李广他们赶快到大将军司令部去受审查。李广就说：“其他校尉都没有罪，是我迷了路，我马上亲自到大将军司令部去接受审判！”这时，李广的心里很不平静，告诉他的部下说：“我李广从成人后，就跟匈奴打仗，经历了大小七十多次的战斗。这一次，有幸跟随大将军出来和匈奴的单于作战。可是，大将军把我的部队调开了，走东线一条远路，曲曲折折，辨不清方向，又走上岔道，难道不是天意吗！再说，我李广总算活到六十多岁了，无论如何不能再受那些刀笔小吏的侮辱！”于是，拔刀自杀了。李广为人廉洁，他所得到的赏赐，总是分给部下；吃喝和士兵们在一起，没有两样。当了四

十多年二千石的大官，家中没有留下财产。他有通臂猿那样又长又敏捷的双臂，是射箭的能手，在没有把握的时候，从不轻易放箭。他带兵，在缺粮少水的地方，士兵不全部喝过，他连那水的边儿也不靠近；士兵不全部吃过饭，他连尝也不尝。因此，士兵都乐意为他出力。到他死的时候，全军都哭将起来；老百姓听到了，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也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少壮的，没有不流下眼泪的。

票骑将军霍去病的队伍、战车和其他军用物资，都跟大将军卫青相等，只是没有副将。霍去病就把李敢等都作为大校，充当副将，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兵，前进了二千多里，跨过大沙漠，正碰上匈奴左贤王的部队。经过激烈战斗，俘虏了匈奴的屯头王、韩王等三个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登上狼居胥山，筑坛祭天；在姑衍山上祭了土地山川，观看了瀚海。这次出兵，又使匈奴丧失了兵员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

票骑将军的为人，不多说话，对于机密事情，尤其不随便吐露；有胆量，作战勇往直前。汉武帝曾取孙武、吴起的兵法叫他学习，他说：“打仗只要看用兵的策略、方法怎么样就可以了，不必去学习古代的兵法。”武帝替他建造住宅，叫他去看看建筑规模，他回答说：“匈奴还没有消灭，不能在家庭问题上考虑啊！”因此，汉武帝更加喜爱他了。

当时，汉朝杀死和俘虏的匈奴兵，总数有八九万

人，而汉朝的士兵也死亡了好几万。从此以后，匈奴远远地逃避汉军，因而在沙漠以南就看不到匈奴的首脑机关了。

赵广汉治京兆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今河北省博野县西南）人。年轻时，在州郡任职，即因廉洁奉公、精明能干而闻名。汉宣帝（刘询，公元前九一——前四九年在位）时，任颍川太守及京兆尹，本文就着重介绍了他在这两处的政绩。西汉王朝的首都长安和当时著名的郡邑颍川是皇亲国戚、世家大族聚居的地方。他们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结为朋党，横行乡里，人民群众深受其害。赵广汉在这种情况下，都无所回避，只要他们犯法，就把他们捉来定罪。赵广汉这样做，对澄清吏治，安定这些地方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起着有利的作用。他无疑是封建时代的一个清官。

虽然赵广汉后来因为私怨和丞相发生冲突，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被杀，但他仍然应该肯定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官员，在封建社会中受到人民称颂的人物。

【原文】

本始（汉宣帝刘询年号）三年（公元前七一年），是岁（这一年），颍川（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县）太守（郡

的行政长官) 赵广汉 为 京兆尹 (西汉首都长安的行政长官)。 颍川 俗， 豪杰相朋党 (互相勾结，结帮成伙)。 [郡大姓 原、褚 (chǔ) 宗族 横恣 (横行不法)， 宾客 (特指受豪门收养的人) 犯为 盗贼， 前二千石 (汉代对郡守的通称) 莫能禽 (通“擒”) 制。 广汉 既至数月， 诛原、褚 首恶， 郡中震栗 (震动恐惧)。 先是 (在这以前) 颍川 豪杰大姓相与为 婚姻， 吏俗朋党。 广汉 患之， 厉 (勉励) 使其中可用者 受记 (接受相互控告的讼辞)， 出有案问， 既得罪名， 行法罚之。(此段引自《汉书》本传)] 广汉 为 匭 (项 xiàng) 箒 (匭，瓦器；箒，竹筒。检举箱之类)， 受吏民投书 (检举信)， 使相告讦 (结 jié，对别人的短处和阴私进行告发或当面对斥)。 于是更相怨咎， 奸党散落 (拆散)， 盗贼不敢发 (活动)。 匈奴 (古代我国北部的少数民族) 降者言匈奴中 皆闻广汉名， 由是入为京兆尹。 广汉 遇吏 (对待下面的官吏) 殷勤甚备 (十分周到)， 事 (办事) 推 (推选) 功善 (工作成绩良好的人)， 归之 (办事的功劳) 于下， 行之发于至诚 (最大的诚意)， 吏咸 (贤 xián，都) 愿为用， 僵仆 (扑 pū，死亡) 无所避。 广汉 聪明， 皆知其能之所宜， 尽力与否； 其或负者 (不肯尽力的人)， 辄 (辄 zhé，就) 收捕之， 无所逃； 案 (查办) 之， 罪立具， 即时伏辜 (姑 gū，服罪)。 尤善为钩距 (盘问人的一种方法，辗转推问，追查真相)， 以得事情。

(事件的真相), 闾里(乡里)铢(朱 zhū, 二十四铢为一小两)两(比喻轻微)之奸皆知之。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少年数人会(集合)穷里(隐僻地方)空舍, 谋共劫人; 坐语未讫, 广汉使吏捕治, 具(同“俱”)服(服罪)。其发奸擿(替 tì)伏(揭发隐秘的坏事)如神。京兆政清(为政清平), 吏民称之不容口。长(掌 zhǎng)老(年龄高的人)传, 以为自汉兴, 治京兆者莫能及。

赵广汉好用世吏(世代为吏)子孙新进年少者, 专厉(专心卖力)强壮(身体强健)蜂(同“锋”)气(锐气), 见事风生, 无所回避, 率(大都)多果敢(果断敢干)之计, 莫为持难(提出疑难), 终以此败。

[元康(汉宣帝年号)元年(公元前六五年)], 广汉以私怨论杀(处决)男子荣畜, 人上书言之, 事下丞相(最高行政长官, 时丞相名魏相)、御史(御史大夫简称, 最高监察长官, 时御史大夫名丙吉)按验(审问)。广汉疑丞相夫人杀侍婢, 欲以此胁丞相, 丞相按之愈急。广汉乃将(酱 jiàng, 带领)吏卒入丞相府, 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接受审讯), 收(逮捕)奴婢十余人去。丞相上书自陈(自己说明情况), 事下廷尉(最高司法长官, 时廷尉名于定国)治(审讯), 实丞相自以过(因婢有过失)谴(浅 qiǎn, 责备)笞(吃 chī, 鞭打)傅婢(亲幸的侍女), 出至外第乃死, 不如(象)广汉

言。帝(汉宣帝)恶(务 wù, 讨厌)之, 下广汉廷尉狱(最高司法审判部门所属监狱)。吏民守阙(确 què, 古代皇宫门前两边的望楼)号(大声哭)泣(气 qì, 小声哭)者数万人: “臣生无益县官(古指天子或朝廷), 愿代赵京兆死, 使牧养小民!” 广汉竟坐(定罪)要(同“腰”)斩。

广汉为京兆尹, 廉明, 威制豪强, 小民得职(安居乐业), 百姓追思歌之。

赵广汉死后, 为京兆尹者皆不称职, 唯敞(张敞)能继其迹; 其方略、耳目不及广汉, 然颇以经术儒雅文之。

【译文】

汉宣帝本始三年, 这一年, 颍川太守赵广汉调任京兆尹。原来颍川的风俗, 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往往互相勾结, 结帮成伙。〔那里有姓原和姓褚的二大家族, 他们横行不法, 连门客也触犯国家的法令, 去做小偷和强盗, 残害人民。前任太守中没有一个能去捉拿和制裁他们。赵广汉上任后,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摸清了情况, 就将原、褚二大家族中的首恶分子逮捕法办。这就使郡中为非作歹的人大为震惊, 社会治安也因此大大地好转了。在这以前, 颍川郡的土豪劣绅往往跟大户人家相互结为婚姻, 官吏也顺

着当地的风俗，串通一气，结成帮派，互相包庇。广汉对这种情况深以为患，于是勉励手下的一些官吏，对其中能为广汉办事的，要他们接受群众中相互控告的讼辞，出去进行查问和审讯，一旦确定罪名，就照汉王朝的法令惩罚他们。广汉为了广泛地了解当地情况，想出了设立检举箱的办法，箱子是因地制宜的：有的用瓦器，有的用竹筒。这样，便于官吏和人民投放检举信，让他们相互揭发或当面斥责。在这种情况下，使得犯罪分子更是相互埋怨或责备。那些为非作歹的同伙因此被拆散了，盗贼也不敢出来作案了。听匈奴投降过来的人说，在匈奴那边都久闻赵广汉之名。因此，汉宣帝把他调到长安，叫他担任京兆尹。

赵广汉对待下面的官吏，非常热情、周到，办起事情来往往往推选工作成绩良好的人，作出成绩后把功劳也归之于下面。他这种做法是出于自己最大的诚意，所以在他下面工作的人都愿意为他出力，即使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甚至有生命的危险都无所回避。

赵广汉很聪明，对部下能力怎样、擅长什么、可以担任什么工作、工作卖力不卖力，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其中有的不肯认真工作的，广汉就逮捕他，没有地方能够逃得掉。经过审讯，罪名马上定下来，使他立即服罪。广汉特别擅长钩取罪犯作案的真实情况，使得罪犯无法抵赖。乡里极其微细的奸谋他都

能知道。有一次，长安城里有几个年轻人集合在偏僻小巷的空屋内，商量共同去绑架人。他们坐下来讨论还没有结束，赵广汉就已派官吏去捉拿他们了，审讯后，他们都承认有罪。赵广汉发现奸人，揭露阴私，很有本事，在当时群众的眼里，简直象神灵一样。

在长安地方，政治清平，下级官吏和人民群众称赞赵广汉的声音到处都是，不是口头上能说得完的。一些老年人相传，认为从汉朝建立以来，治理京兆的官员，没有能比得上赵广汉的。

赵广汉喜欢使用世代为吏的子孙，这些由他新提拔的年轻人，作事专心卖力，身体强壮，朝气蓬勃，富有进取心；看到要办的事情快得象急风刮起一样，丝毫没有退避的。他经常采用果断而敢冒风险的措施，却没有人敢于与他为难。最后，也就是从这方面失败的。

汉宣帝元康元年，赵广汉因为过去有私人的怨仇，借故把一个名叫荣畜的男子杀了。有人就为此事写检举信控告他。这件事情就落在丞相、御史那里进行查问落实。赵广汉怀疑丞相夫人无理杀死了身旁侍候的婢女，想用这件事来威胁丞相，哪里知道丞相对杀死荣畜的案件更加紧追查了。广汉就横下一条心来，亲自带领官吏和士兵闯入丞相府，命令丞相的夫人跪在庭下听候广汉的审讯。最后，广汉又带走了丞相府的男女奴婢十多人。丞相在这种情况下

下，只好写报告向汉宣帝亲自陈诉。这件事情就下到廷尉那里去治理。事实上，丞相因为那个亲幸的侍女有过失，才亲自去谴责和敲打她。后来她从里面走出来，在另一间房子里自杀的，并不象赵广汉所说的那样。

因此，汉宣帝就厌恶赵广汉，终于下命令把他抓进廷尉管辖的监狱。官吏和人民听到这个消息后，有好几万人守候在皇帝的望楼下面，忍不住流泪哭泣，并且这样说：“臣民活着对天子没有什么好处，情愿代替赵京兆死去，使他能够继续管理和保护老百姓！”赵广汉毕竟还是被定罪，判了腰斩的酷刑。

赵广汉任京兆尹，廉洁奉公，判案平正。他的威力能够压制豪门贵族不敢去干非法的勾当，使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因此，人民怀念他，并且编出歌谣来颂扬他。

赵广汉死后，继任京兆尹的都不称职，只有张敞能跟得上赵广汉；只是张敞的方法、策略和替张敞作耳目的人不如广汉。不过，张敞很会使用经书上的方法来处理政务，用儒家所称道的学说来修饰自己。

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公元三二——一〇二年),字仲升,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人。是著名的史学家班彪之子、班固之弟。班超青年时即有“立功异域”的壮志,后来奉汉明帝的命令出使西域,经过长期斗争,终于完成了平定西域的任务。和帝时,受封为定远侯。

西域,主要是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但葱岭以西的地方,当时也泛称为西域。

班超的平定西域,在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首先,西域诸国的内附,使得北匈奴势单力孤,为东汉大军击退匈奴的侵扰,保卫北方边疆的安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其次,解除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之后,不仅西域各国人民可以免受匈奴贵族残酷的剥削和压榨,而且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得以加强。这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在历史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三,西域的安定,使得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与汉朝的交通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了东西方的物资交流和商业往来,著名的“丝绸之路”也得以进一步发挥其作用。但

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班超平定西域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并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具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还由于这一事业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也符合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原文】

建武（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号）十四年（公元三八年），秋，莎车王（西域莎车国王，都城在今新疆莎车县）贤、鄯（善 shàn）善王（西域鄯善国王，都城在今新疆若羌县）安皆遣使奉献（敬献礼物）。西域苦匈奴（古代我国北部的少数民族）重敛（繁重的赋税），皆愿属汉（归属于汉朝），复置（设立）都护（官名，又叫西域都护，为治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上（指光武帝）以中国（指中原地区）新定，不许。

永平（汉明帝刘庄年号）十六年（公元七三年），春，二月，遣窦固（光武帝女婿，官奉车都尉〔掌管皇帝所乘车辆〕，时为北伐军西路统帅）、耿忠（时为副统帅）伐北匈奴（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臣属于汉朝）。固使假司马（次于军司马的武官）班超与从事（幕僚）郭恂（恂 xún）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广奉（尊重）超礼敬甚备（十分周到），后忽更（变得）疏懈（疏慢懈怠）。超谓其官属曰：“宁（是否）觉广礼意薄乎？”官属曰：“胡（古代北方和西方

各民族的泛称)人不能长久,无他故(缘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虏(对北匈奴的蔑称)使来,狐疑(犹豫顾虑)未知所从(顺从谁)故也。明者(有见识的人)睹未萌(没有发生),况已著(明显)邪(爷yé,同“耶”,语气助词)!”乃召侍胡(负责接待的胡人),诈之(骗他)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在哪里)乎?”侍胡惶恐(恐惧不安)曰:“到已三日,去(距离)此三十里。”超乃闭(禁闭)侍胡,悉会(全部集合)其吏士(他手下的军官及士兵)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hān,酒喝得很痛快),因(趁着酒兴)激怒之曰:“卿曹(各位,卿是古代上对下的客气称呼)与我俱在绝域(极远之地),今虏使到裁(通“才”,仅仅)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停止)。如令鄯善收(逮捕)吾属(我们)送匈奴,骸骨长(永远)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跟着)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只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忝tiǎn,消灭)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只会弄文笔的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毫无意义),非壮士也。”众曰:“善(好)!”

初夜,超遂将(偕jiàng,率领)吏士往奔虏营。

会(正巧)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燃，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兵器弓箭)，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灶 zào, 擂鼓呐喊)，虏众惊乱。超手格(击)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餘级(头)，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不久)色动(面色改变)。超知其意，举手曰：“掾(怨 yuàn, 古代官署属员的统称。这里指郭恂)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单独占有)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告以汉威德，“自今以后，勿复与北虏通。”广叩头，“愿属汉，无二心。”遂纳子为质(抵押品，即人质)。

还白(汇报)窦固，固大喜，具上(详细地报告皇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者)使(出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完成)前功。”

固复使超使于窫(西域国名，都城在今新疆和田县)，欲益其兵。超愿但(只)将本所从三十六人，曰：“于窫国大而远，今将数百人，无益于强；如有不虞(不测)，多益(更)为累耳。”是时于窫王广德雄张(强盛)南道(天山南路)，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至于窫，广德礼意甚疏。

且其俗信巫(wū, 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 巫言: “神怒, 何故欲向汉? 汉使有弱(瓜 guā) 马(黄黑色马), 急求取以祠(祭祀)我!” 广德遣国相私来比就(向)超请(求)马, 超密知其状, 报(回答)许之, 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不久), 巫至, 超即斩其首; 收私来比, 鞭笞(吃 chī, 打)数百, 以巫首送广德, 因责让(责备)之。广德素(向来)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 大惶恐, 即杀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赐其王以下, 因镇抚焉。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新皇帝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算起, 正好六十五年), 至是(到这时)乃复通焉。

十七年, 三月。初, 龟兹(丘词 qiū cí)王(西域龟兹国王, 都城在今新疆库车县)建为匈奴所立, 倚恃虏威, 据有北道(天山北路), 攻杀疏勒王(西域疏勒国王, 都城在今新疆喀什市), 立其臣兜(dōu)题为疏勒王。班超从间道(小路)至疏勒, 去兜题所居槃橐(盘驼 pán tuó)城九十里, 逆(预料)遣吏田虑先往降之, 敕(赤 chī; 指示、告诫)虑曰: “兜题本非疏勒种, 国人必不用命; 若不即降, 便可执之。” 虑既到, 兜题见虑轻弱, 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 遂前劫缚(绑架)兜题, 左右出其不意, 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 超即赴之, 悉召

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超问忠及官属：“当杀兜题邪，生遣之邪？”咸曰：“当杀之。”超曰：“杀之无益于事，当令龟兹知汉威德。”遂解遣之。

建初（汉章帝刘炟〔达 dá〕年号）元年（公元七六年），三月，征还班超。超将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疏勒国武官）黎弇（淹 yān）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确实）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井 jǐng，用刀割颈）。超还至于寘，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gèng，再）还疏勒。疏勒两城已降龟兹，而与尉头（西域国名，在今新疆阿合奇县境内）连兵。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

五年，夏，五月，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shū，奏章）请兵曰：“臣窃（谦词）见先帝（死去的皇帝，这里指汉明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寘即时向化（归顺）。今拘弥（西域国名，都城在今新疆于田县）、莎车、疏勒、月氏（月支 yuè zhī，西域国名，在今克什米尔及阿富汗、葱岭等地）、乌孙（西域国名，在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康居（西

域国名，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指西汉武帝时期)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喜乐的样子)，贡奉不绝。唯焉耆(西域国名，都城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西南)、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è, 苦难、困穷)；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泛指西域各少数民族)情数(真实情况)，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内城为城，外城为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一样)。以是效(检验)之，则葱岭可通，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诸侯或属国的君主，以子入侍天子，称为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富足有余)，不比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县)、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西域国名，都城南城，约在今温宿县属喀拉玉尔滚地方)、温宿(西域国名，在今新疆温宿县)二王，特(只是)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降者；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奏章)，参考行事(斟酌办理)，诚(倘使)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

区(小,指微小的愿望),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死亡),目见西域平定,陛(币bì)下(臣下对帝王的尊称)举万年之觴(商shāng,酒器),荐(进告)勋(功业)祖庙,布大喜于天下。”

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在今山东省章丘县西)徐幹上疏,愿奋身佐超。帝以幹为假司马,将弛(史shǐ)刑(服役罪犯)及义从(自愿兵)千人就(跟随)超。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潘pān)辰亦叛。会徐幹适至,超遂与幹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上奏章说):“乌孙大国,控弦(原意为拉弓,这里指士兵)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汉武帝曾以江都王的女儿细君作为公主,嫁给乌孙王为妻),至孝宣帝卒(终于)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

八年,冬,十二月,帝拜班超为将兵长史(武官名;汉代大将军下置长史,其不置将军而以长史特将者,称将兵长史),以徐幹为军司马,别遣卫侯(军职名,位在军司马下)李邑护送乌孙使者。邑到于窠,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极力)毁(毁谤)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

非曾参（身 shēn，孔丘弟子），而有三至之谗（曾参有贤孝的声名，再三有人向他母亲说曾参杀人，曾母也信以为真，其实是同姓名的另一个人），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把妻子打发走）。帝知超忠，乃切（严厉）责邑曰：“纵（即使）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异 yì，到）超受节度。诏：“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共同办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京城洛阳）。徐幹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因）诏书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浅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醒 xǐng）不疚（旧 jiù，自问没有亏心的事。《论语·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何恤（序 xù）人言（何必怕人说话。《左传·昭公四年》：“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章和（汉章帝刘炟年号）元年（公元八七年），班超发于窳诸国兵共二万五千人击莎车，龟兹王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合五万人救之。超召将校及于窳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窳从是（这里）而东，长史（班超自称）亦于此西归（回到疏勒），可须（等待）夜鼓声而发。”阴缓（故意放走）所得生口（俘虏）。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阻挡）超，温宿王将八千

骑于东界邀(拦住)于冀。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统率)兵，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余级；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永元(汉和帝刘肇年号)三年(公元九一年)，冬，十月，龟兹、姑墨、温宿诸国皆降。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管骑兵的军官)、戊己校尉(掌管屯田事务的官)官。以班超为都护，徐幹为长史，拜龟兹侍子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

六年，秋，七月，西域都护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余人讨焉耆，到其城下，诱焉耆王广、尉(谿 yù)犁王汎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更立焉耆左侯(焉耆官名)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以子为质)内属(归附汉朝)，至于海滨(地中海沿岸)，四万里外，皆重译(好多道翻译)贡献。

九年，十二月，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汉和帝永元七年封为定远侯)遣掾甘英使大秦(古罗马帝国)、条支(西域国名，在安息以西，西临地中海，当在今叙利亚等地。一说当在今伊拉克境内)，穷(尽)西海(地中海。一说，指波斯湾)，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备(熟悉)

其风土，传（记载）其珍怪焉。及安息（Parthia，音译帕提亚，亚洲西部的古国。本波斯帝国一行省〔伊朗高原东北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独立。以后成为大国，东与大月氏，西与罗马帝国相抗衡）西界，临大海（即地中海），欲渡，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顺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逆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基 jī，带着）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朔 shuò，屢）有死亡者。”英乃止。

班超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书乞归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县），但愿生入（活着进入）玉门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北）。谨遣子勇随安息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朝廷久之未报。超妹曹大家（姑 gū，名班昭，嫁曹寿为妻；博学高才，在宫中为女师。大家，是皇宫里对她的尊称）上书曰：“蛮夷（泛指西域境内的少数民族）之性，悖（倍 bèi）逆（侵犯上级）侮老（欺侮老人）；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被接替），恐开奸宄（轨 guǐ，指犯法作乱的人）之原（根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苟且偷安的意思），莫肯远虑；如有卒（cù，同“猝”，突然）暴（暴乱），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回乡心切），自陈

苦急，延颈逾(急切)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审核同意)。妾(古代女子自谦之词)窃闻古者十五受兵(武器)，六十还之(交还武器)，亦有休息，不任职也。故妾敢触死为超求哀，匄(同“丐”，乞求)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廷(朝廷)，使国家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周文王作灵台，掘地得死人骨头，下令埋葬，吏认为无主可不葬。文王说：自己是一国之主，再到哪里去找主人。于是再葬)之恩，子方哀老(魏文侯老师田子方看到国君所弃的老马，说：少壮时尽它的力，年老时把它丢弃，这是不仁的。于是把它收养起来)之惠。”帝感其言，乃征超还。〔永元十四年(公元一〇二年)〕八月，超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射击兵的长官)；九月，卒(死时年七十一岁)。

【译文】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的秋天，莎车国王贤、鄯善王安都派遣使者带着贵重的礼物敬献给汉朝皇帝。这时，西域各国被匈奴贵族所控制，苦于征收繁重的赋税，剥削压榨十分严重。因此都愿意归属汉朝，希望再设立西域都护。可是光武帝鉴于当时国家刚刚安定，没有同意这一要求。

到了汉明帝永平十六年春天的二月里，皇帝任

命奉车都尉窦固为北伐军的西路统帅，耿忠为副统帅，讨伐北匈奴。窦固派假司马班超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班超他们到达鄯善国，鄯善王广对他们礼貌恭敬，十分热情周到。后来忽然改变态度，变得疏慢懈怠起来了。班超察觉到这种情况，就对他的部下说：“你们是否感觉到鄯善王广对待我们的礼貌、态度已经变得很差了呢？”部下回答说：“胡人的性格就是如此，待人接物不能始终如一，并没有别的缘故啊！”班超说：“我认为这一定是因为北匈奴派了使者前来，鄯善国王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顺从哪一方的缘故。有见识的人观察事物，能在它尚未发生时就看得很清楚，何况今天的情况已经是很明显了呢！”于是就把负责接待他们的那个鄯善人找来，班超故意骗他说：“匈奴使者已经来了几天，现在他们住在哪里？”这位鄯善人就惊惶不安地说：“已经到此三天了，他们的住处距离这里只有三十里路。”班超就把这个鄯善人关闭起来，立即召集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一共三十六人，和他们在一起饮酒。当酒喝得正欢畅的时候，班超趁着酒兴，用话激怒大家，说：“各位同我现在都在离开故乡十分遥远的地方，如今匈奴使者到来仅仅几天，而鄯善王广对我们的礼貌态度就显得很差。如果匈奴使者叫鄯善国王逮捕我们，并且把我们送往匈奴的话，那末，我们的尸骨只能永远成为豺狼的食品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家看看应该怎么办才好呢？”部下一致表示：“今天我们

处在十分危险、随时都有死亡可能的境地，不论是死是活都要跟着您！”班超说：“我认为不进老虎洞，就不能得到小老虎。当前最好的办法，只有利用黑夜火攻北匈奴使者，使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在这样情况下，他们一定极度震动和恐惧，就可一下子消灭光。消灭了这些敌人之后，鄯善王也就吓破了胆，我们的大功就可以告成，事业就可以建立了。”大家听了这些话以后，就建议说：“这件事应当跟从事郭恂商量一下才好。”班超听了很生气，立即表示坚决反对，说：“成功还是失败就决定在今天；从事郭恂是一个文俗吏，听到这样的计划，一定会由于恐惧而泄露机密，使我们死得毫无意义，这就不是英雄好汉了。”大家听了齐声赞成说：“好！”

当天晚上初更时候，班超就率领部下出发，直奔匈奴使者住宿的营地。正巧天刮起了大风，班超命令十个人拿着鼓藏在敌人宿舍后面，并约定信号，说：“你们一看到大火燃烧起来，就一面敲鼓，一面大声呐喊。其余的人都拿着刀枪弓箭，在大门两边埋伏。”班超布置完毕，就顺着风势放起火来，战士们立即在屋前屋后拚命地擂鼓叫喊，匈奴人都从睡梦中惊醒，慌张忙乱极了，被班超亲手杀掉了三个，军官和战士们也把匈奴的使者和随从士兵杀了三十多人，剩下的匈奴人约有一百人光景全部被烧死了。第二天，战斗结束后方才回去，班超把事情经过告诉郭恂，他听到这一消息，开始是大为吃惊；当知道已经

取得胜利之后，脸色很快又变了一个样子。班超明白他的意思，就举起手来对他说：“你是文官，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可是我班超哪里能忘记你而独占这份功劳呢？”郭恂这才高兴起来。接着，班超就派人把鄯善王广找来，把北匈奴使者的头给他瞧。消息迅速在鄯善国内传开了，全国的人都感到震惊害怕。班超又把汉朝的威信恩德告诉鄯善王，并且说，“从今以后，不要再与北匈奴来往了。”国王连忙伏在地上磕头，说：“愿意归附汉朝，决无二心。”为了表示忠诚，就送王子到东汉政府都城洛阳去作为人质。

班超回国见了窦固，将前后情况作了汇报后，窦固非常欢喜，就向明帝上了奏章，详细地陈述班超的功劳，并请求另外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明帝说：“象班超这样有胆略、有才能的官吏，为什么不派遣，反而要另选别人呢？现在就任命班超为军司马，使他继续完成以前的功业。”

窦固又派班超出使于寘，打算为他增加一些人马。可是班超只愿意率领原来的三十六人，他向窦固说：“于寘这个国家很大，距离又远，今天我即使多带几百人前去，对于增强我的兵力来说，并没有多大益处。如果有预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军队多了反而会成为我的累赘。”这时候，于寘国王广德因势力强盛，称雄于天山南路，而且北匈奴还派遣了使节监视着他的国家。班超到了于寘之后，国王对待他们的礼节非常怠慢。而且这个国家的风俗是迷信巫婆的，

巫婆说：“神灵生气了，于寔王为什么要归向汉朝？汉使者有一匹黄黑色的马，赶快去要来把它杀掉祭我。”广德就派宰相私来比向班超求马祭神，班超这时已经秘密地了解到巫婆故意捣鬼的情况，就答复表示同意，但是要巫婆亲自前来取马。过了不久，巫婆来了，班超就立即砍下她的脑袋；同时，逮捕私来比，用鞭子抽打了数百下；还派人把巫婆的头送给国王广德看。并对他大大责备了一顿。广德早已听说班超在鄯善国消灭匈奴使者的英勇事迹，不禁分外感到惊惶恐惧，就下令杀掉匈奴的使者，向班超投降。班超对国王以及他的臣下，都重重地加以赏赐，因而留在这里镇守，安抚老百姓。消息一传出去，西域的许多国家都派遣王子到洛阳侍奉天子，表示自己归顺汉朝的忠诚。西域各国与汉朝断绝往来，到这时已有六十五年，才重新恢复交通与联系。

到了汉明帝十七年春天的三月里，班超从于寔出发，准备到疏勒国去。当初，龟兹王建被北匈奴扶植起来以后，倚仗北匈奴的威势，控制天山北路，向疏勒国进攻，杀掉了疏勒王，另立他的臣子兜题为疏勒王。这时，班超从小路西行，到达了疏勒城，离开疏勒王兜题所住的盘橐城还有九十里路，预料派遣部下田虑先去有可能使他投降。班超于是指示田虑说：“兜题本来不是疏勒人，他是龟兹王的臣下，被龟兹王所立，疏勒人一定不听他的命令；如果他不马上投降，就把他抓起来。”田虑已到盘橐城，兜题看到

他瘦弱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投降的打算。田虑趁着兜题没有防备的时候，就上去绑架兜题，两旁的人看到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都惊慌地拔腿就逃。田虑立即用快马奔告班超，班超知道后连忙赶到盘橐城，把疏勒国所有的将领官吏全部召集起来，明确地说明龟兹王蛮不讲理、凶恶专横的情况，于是拥立疏勒故王的侄儿忠为疏勒王，疏勒国的人民都十分乐意。班超问疏勒王忠以及他的官员：“应该杀死兜题呢，还是把他放走？”他们都说：“应该把他杀掉。”班超接上去说：“杀掉他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什么好处，应该使龟兹王知道汉王朝的威望和恩德。”于是解开了捆绑兜题的绳子，打发他走了。

汉章帝建初元年三月里，下令征召班超回国。班超准备上路，疏勒全国上下都忧愁恐惧起来，都尉黎弇说：“大汉的使者丢掉了我们，我国一定要被龟兹消灭的。我的内心真是舍不得汉朝使者离开我们。”说罢，就用刀割断了自己的头颈死了。班超怀着沉重的心情还是向东出发了。回到于阗，从王侯以下的官员听到这一消息，都哭哭啼啼地说：“我们依靠大汉的使者就象依靠父母一样，您无论如何不能走啊！”他们一拥而上，抱紧班超的马腿，使马无法前进。班超深为感动，而他自己一向就具有完全平定西域的壮志，就决定重新回到疏勒。疏勒两城这时已投降了龟兹，而且还与尉头的军队联合在一起来反叛汉朝。班超立即逮捕并杀掉了反叛的官员，派

兵打败尉头，杀了六百多人，疏勒又转危为安了。

汉章帝建初五年夏季五月，班超打算一鼓作气平定西域，就向皇帝上奏章，请求增兵，说：“我看到先帝在世时为了打开通向西域的道路，因此派兵向北进击匈奴，向西派我出使外国，鄯善、于寔很快地归顺汉朝，接受教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等国又愿意归顺我们汉朝，想共同合力消灭龟兹，彻底平定反叛的国家，打开通往汉朝的道路。如果再多攻下龟兹，那么西域各国之中没有服从我国教化的仅仅百分之一罢了。前代议论平定西域的一些人都说：‘能够取得西域三十六国，就可以说是砍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这些国家，只要是太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可以说没有谁不愿意接受汉朝教化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也都欢欢喜喜，向朝廷不断地进贡当地的物产。现在只有焉耆、龟兹两个国家还没有服从。我先前与部下三十六人奉命出使这一极远的地区，受尽了各种艰难危险，从我以孤弱的兵力守卫疏勒以来，到现在又已经五年了。因此，对于西域各地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些国家不论大小，一问起他们，都说依赖汉朝就象依靠老天爷一样。从这些情况来检验他们，那么，开通葱岭的道路，讨平龟兹的反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应该任命龟兹以前派往洛阳的侍子白霸为这个国家的国王，朝廷可以派数百名步兵和骑兵护送他回国，同时与西域那些已经真心归顺汉朝的国家把兵

力联合起来，不过一年半载的时间，龟兹王就可擒获。这种用西域人进攻西域人的办法，是一种最好的计谋。不仅如此，我观察莎车、疏勒一带，田地肥沃而广阔，牧草丰美，牛羊繁殖，不象敦煌、鄯善一带荒凉贫瘠，用兵可以不要中国开支费用，而当地的粮食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况且姑墨、温宿的国王，本是龟兹特地安置的，既不是这两国同一种族的人，更加使得人民感到憎恶和难以忍受。根据这种形势，大兵一到，必定会有前来投降的。如果这两个国家投降了，那末龟兹可以不攻自破。请求皇上能将我的奏章交大臣们讨论，酌情办理，倘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实现我平生的志愿，即使我死了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臣班超这种微小的愿望，能够特别得到神灵保佑的话，私心希望在我不会马上死去的情况下，亲眼看见西域平定，皇上可以举杯庆祝万年太平，祭祀祖庙，陈述功业，并向天下臣民宣布这一大喜讯。”

班超的奏章送上去后，章帝知道平定西域的功业是可以完成的，便和群臣讨论派兵增援的问题。有一个平陵人徐幹上奏章给皇帝，自告奋勇愿意前往西域帮助班超。章帝就任命徐幹为假司马，率领了服役的罪犯和自愿前往的士兵共一千人到班超那儿去。在这以前，莎车认为汉朝不能出兵，就向龟兹投降了，而且疏勒都尉番辰也跟着叛变。正巧这时徐幹率领军队来到，班超就与徐幹进攻番辰，把他打得

大败，消灭了一千多人。班超想乘胜进攻龟兹，由于乌孙兵力强大，打算利用它的力量，于是就上奏章向皇帝建议说：“乌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有精兵十万，所以从前武帝曾把公主嫁给乌孙国王，到孝宣帝时，终于得到乌孙国的帮助，共同打败匈奴。现在朝廷可以派遣专使招抚慰问，与乌孙合力进攻龟兹。”章帝采纳了这一意见。

汉章帝建初八年冬季十二月，章帝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徐幹为军司马，另派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节。李邑到达于寘国时，正遇上龟兹进攻疏勒，他由于内心害怕，不敢前进，于是就上书给皇帝，说平定西域是不可能成功的。又极力毁谤班超：“整天陪着心爱的老婆，抱着儿子，在国外安乐享受，根本没有关心国内的想法。”班超听到后，不禁感叹地说：“曾参大贤大孝，尚且因为谣传他杀了人，使曾母也信以为真。我不是曾参，这次恐怕要被朝廷怀疑了。”于是，把妻子打发走了。章帝知道班超对国家是忠心耿耿的，下诏严厉地责问李邑说：“如果班超真的象你所说的那样每天只是守着老婆、抱着爱子的话，那么朝夕盼望回国的将士一千多人，又怎么能够都与班超同心协力呢？”于是命令李邑到班超那里，听从指挥调遣。诏书中还说：“如果李邑在外胜任的话，就留他一块办事。”班超见到李邑后，就派他带着乌孙国的侍子返回京城洛阳。徐幹对班超说：“李邑上次亲自毁谤您，想破坏平定西域的事业，今天为什么

不依照诏书的意旨把他留下来，另派别的官吏护送侍子呢？”班超答道：“你的话为什么这样浅薄呀！正是因为李邑毁谤过我，所以我这次才派他去。只要我问心无愧，怎会怕人家说闲话呢！如果全凭自己的方便、高兴，把李邑留下来，以免他再到京城说我的坏话，这不是忠臣所应当做的。”

汉章帝章和元年，班超征发于寘等国军队共二万五千人进攻莎车，龟兹王也征发温宿、姑墨、尉头的军队合计五万人援救莎车。班超召集将校以上的军官以及于寘王商议，说：“今天，我们兵少打不过敌人，最好的办法不如各自分散回去吧！于寘部队从这里往东回去，本人率领部队也从这里往西到疏勒去，只要等到夜里鼓声一响就立即出发。”班超又故意把捉到的俘虏放走。龟兹王听到这一消息大为欢喜，亲自率领一万骑兵于西方地界阻击班超，又叫温宿王率领八千骑兵于东方地界截击于寘王。班超探知两路敌军已经出发，就秘密召集各部将领统率军队，直接奔袭莎车军营。敌人猝不及防，十分惊慌混乱，四散逃走，被追赶杀死的有五千多人，莎车王就被迫投降了。龟兹等国也因此退兵，各自散归国内。自从这次战役以后，班超的威名就震动了整个西域。

和帝永元三年初冬十月，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投降了汉朝。同年十二月，东汉王朝决定重新设立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等官职。任命班超担任都护，徐幹担任长史，还任命龟兹侍子白霸为龟兹

王，派司马姚光护送他回国。

和帝永元六年初秋七月，西域都护班超征调龟兹、鄯善等八国军队共七万多人讨伐焉耆，大军直抵城下，引诱焉耆王广、尉犁王汎等到从前陈睦任都护时的旧城，把他们杀了，并把他们的脑袋送到洛阳，向朝廷报告胜利的消息。另外拥立焉耆国左侯官元孟为焉耆王。班超留守焉耆半年，对这个国家进行慰问安抚。在这样情况下，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送王子到洛阳为人质，表示归附臣属于汉朝。从焉耆一直到海边，四万里以外的国家，都派遣使者通过几道翻译，向汉朝皇帝贡献礼物。

和帝永元九年十二月间，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派遣属官甘英出使大秦、条支，想到达西海的尽头，这些都是前代的人所未能到达的地方。甘英每到一处，无不详细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记载下当地珍奇怪异的物产和见闻。甘英到了安息国西界，面临着大海，想乘船过去，船上的人告诉他说：“海水广阔浩大，来往的人遇着顺风，三个月才能渡过去，如果遇着逆风，也有两年才渡过的。因此，渡海的人，每人都要带着三年的粮食，船航行在大海中，很容易使人思乡恋土，常常有死去的。”甘英听后，就中止了渡海去大秦的计划。

班超因为长期离开故国，在遥远的西域生活，又加上年龄老了，不免经常想念故乡，就上书皇帝，请求回乡，说：“我不敢希望能到酒泉郡，但愿活着进入

玉门关。现在我谨慎地派遣儿子班勇随着安息国的使者向皇上贡献礼物，进入塞内。趁着我还在人世的时候，使班勇能够亲眼看看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朝廷的气派。”朝廷收到后，很久没有答复。班超的妹妹曹大家也给皇帝上书，说：“西域一带人的本性，往往侵犯上级，欺侮老人，而班超年龄很大，早晚之间就要入土了。时间这样长没有人去接替他的职务，恐怕会引起坏人作恶的念头，甚至产生反叛作乱的野心。然而朝廷里没有人从长远的利益加以考虑，都想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如果仓猝之间发生暴乱，班超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对上来说，就要损害国家数代以来的功业；对下来说，就要丢弃忠臣竭尽智力、报效国家的苦心，这的确是令人痛惜的啊！所以班超在万里以外上书，陈述重返故乡的一番诚意，说明自己痛苦和急迫的心情，天天伸长着脖子向东遥望，等待回音，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还未得到皇上的审查和批准。我私下里听说古时候的男子，十五岁拿起武器应征入伍，六十岁交还武器退伍回家，也总有一个休息的时间，不再担任什么军职了。所以我才敢冒着死罪为班超求得皇上的哀怜，为班超乞求将尽的余年，能够活着回来，再次见到朝廷。这样，既可使国家消除担心西域的安全，也可使西域防止突然发生的变化。而班超则可以永远蒙受陛下的恩德：活着，就象田子方那样哀怜的老马；死后，就象周文王那样埋葬的枯骨。”和帝看到这一奏章后，深

为感动,就下令征召班超回国。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皇帝任命他为统率射击兵的长官——射声校尉。九月里,他就去世了,终年七十一岁。

黄巾起义

公元一八四年爆发的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这次农民大起义前后坚持了二十年之久，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它是东汉末年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起义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口号，明确提出要把推翻反动腐朽的东汉王朝作为斗争的最终目的。虽然起义军最后在东汉王朝和豪强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他们的英勇奋战、顽强不屈的精神，已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放射出永不磨灭的光辉，它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由于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对黄巾起义颇多污蔑之辞，但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在描写残酷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客观上暴露了东汉王朝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

【原文】

光和(汉灵帝刘宏年号)六年(公元一八三年)，秋。
初(当初)，巨鹿(在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张角奉事黄、老(黄帝和老子，道家奉为始祖)，以“妖术”教授

(传授),号“太平道”。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反省自己的过错),或时(有时)病愈,众共(通“供”)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北)、徐(徐州,治所在今山东省郯城县)、幽(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冀(冀州,治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荆(荆州,治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扬(扬州,治所在今安徽省寿县)、兖(兖 yǎn,兖州,治所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豫(豫州,治所在今安徽省亳县)八州之人,莫不毕(全部)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太平道)教化,为民所归(归附)。

太尉(最高军事长官)杨赐时为司徒(最高行政长官),上书言:“角诳曜(蛊惑、欺骗)百姓,遭赦不悔,稍(渐渐)益(更加)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宜切敕(赤 chī,皇帝的命令)刺史(州的行政长官)、二千石(汉代对郡守的通称),简别(审查,区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杀)其渠帅(首领),可不劳而定。”会(恰巧)赐去位(离职),事遂留中(皇帝把臣下的奏章留于宫禁中,不交议也不批答)。司徒掾(掾 yuàn,辅助官员)刘陶复上疏(shū,奏章)申(重新提出)赐前议,言:

“角等阴谋益甚(厉害)，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京城洛阳)，覘(揜 chān, 窥探)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鸣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仅仅)更(传递)相告语，莫肯公文(写成文字上报)。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帝殊不为意，方(正在)诏陶次第(排列次序)《春秋条例》。

角遂置三十六方(起义军的政治、军事、宗教合一的组织单位及将领的称号)；方，犹(如同)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鹅 é, 诈)言“苍天(象征东汉王朝)已死，黄天(象征农民理想政权)当立，岁在甲子(公元一八四年，即汉灵帝光和七年)，天下大吉。”以白土(白瓷土)书(写)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约定)会(集合)发(起义)于邺(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元义数(朔 shuò, 多次)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协助皇帝处理宫内事务、传达诏令和掌管文书的宦官)封谡(胥 xū)、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中平(汉灵帝年号)元年(公元一八四年)，春，角弟子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唐周上书告(告发)之。于是收(逮捕)马元义，车裂(古代一种酷刑，用车辆分别拴住人体四肢及头部，让牲口从五个不同方向扯裂而死)

于雒阳（即洛阳）。诏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东汉王朝中央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司隶（司隶校尉，掌纠察京师百官及所辖附近各郡的官吏）案验（审判）宫省直卫（宫廷值班侍卫人员）及百姓有事（信奉）角道者，诛杀千余人；下冀州（派人到冀州刺史那里）逐（追）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飞快下令）诸方，一时俱起，皆著（焘 zhuó，裹着）黄巾以为标帜（标志），故时人谓之“黄巾贼（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的诬称）”。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烦 fán，焚）烧官府，劫略聚（村落）邑（城市），州郡失据，长（掌 zhǎng）吏（州郡长官所属地位较高的官员）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在今河北省衡水地区西北部，当时属安平国）、甘陵（在今山东省临清县东，当时为甘陵国都城）人各执其王（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应贼。

三月，戊申（初三日），以河南尹（京城洛阳的行政长官）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率左、右羽林（皇帝的禁卫军）、五营营士屯都亭（京城洛阳附近的亭舍或驿站），修理器械，以镇京师；置函谷（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东）、太谷（在今洛阳市东南大谷口）、广成（在今河南省临汝县西）、伊阙（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南伊阙山上）、轘（换 huàn）轘（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轘轘山上）、

旋门（在今河南省巩县东）、孟津（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小平津（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八关都尉（这是东汉王朝为了镇压黄巾起义和保卫京都安全而专门设置的。都尉是比将军略低的武官）。壬子（初七日），发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将（原为统领皇帝侍卫的军官，后成为高级将领的职衔名）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俊 jùn）讨颍川（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县）黄巾。

郎中（宫廷侍卫官员）中山（在今河北省定县）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指当时被汉灵帝封为中常侍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个宦官。说十常侍，指约数）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占据）州郡，辜权（姑确 gū què，搜括）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法），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等待）师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钧章（奏章）示诸常侍，皆免冠（摘帽）徒跣（显 xiǎn，赤脚）顿首（磕头），乞自致（遣送）雒阳诏狱（奉皇帝命令处理罪犯的监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同“否”）！”御史（负责监察的官员）

承旨，遂诬奏钩学黄巾道，收掠（逮捕拷问），死狱中。

庚子（疑是庚午之误，庚午是三月二十五日），南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黄巾张曼成攻杀太守褚贡（chǔ）。

皇甫嵩、朱儁合将（将 jiàng 率领）四万余人共讨颍川，嵩、儁各统一军。儁与贼波才战，败；嵩进保长社（在今河南省长葛县东）。

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汝南县东北）黄巾败太守（郡的行政长官）赵谦于邵陵（在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当时属汝南郡）。广阳（郡、国名，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黄巾杀幽州刺史（州的行政长官）郭勋及太守刘卫。

波才围皇甫嵩于长社。嵩兵少，军中皆恐。贼依草结营，会大风，嵩约敕（布置）军士皆束草（巨束，捆扎芦苇）乘（登上）城，使锐士间出围外（利用空隙，偷出包围圈），纵火大呼，城上举燎（火把）应之，嵩从城中鼓噪（擂鼓呐喊）而出，奔击贼阵，贼惊，乱走。会骑都尉沛国（国名，治所在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曹操（汉献帝时任丞相，封魏王。子曹丕称帝，追尊为魏武帝）将兵适（刚巧）至，五月，嵩、操与朱儁合军，更与贼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嵩都乡侯。

张曼成屯宛下（在今河南省南阳市）百余日；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曼成，斩之。

皇甫嵩、朱儁乘胜进讨汝南、陈国（国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在今河南省禹县），击彭脱于西华（在今河南省西华县南），并破之，余贼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状，以功归儁，于是进封儁西乡侯，迁（升）镇贼中郎将。诏嵩讨东郡（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儁讨南阳。

北中郎将卢植连战破张角，斩获万余人，角等走保广宗（在今河北省威县东）。植筑围（围城的营垒）凿堑（欠 qiàn，壕沟），造作云梯（古代攻城时攀登城墙的长梯），垂（将近）当拔之。帝遣小黄门（皇帝的侍从，由宦官担任）左丰视军，或（有人）劝植以赂（赠送财物）送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槛车（囚禁犯人的车子）征植，减死一等；遣东中郎将陇西（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临洮县）董卓代之。

八月，皇甫嵩与黄巾战于苍亭（在今山东省阳谷县北部），获其帅卜巳。董卓攻张角无功，抵罪。乙巳（初三日），诏嵩讨角。

冬，十月，皇甫嵩与张角弟梁战于广宗，

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阵，战至晡（bū）时（黄昏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十一月，嵩复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在今河北省晋县西北），斩之，斩获十余万人。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州的军政长官，比刺史尊贵），封槐里侯。

张曼成余党更以赵弘为帅，众复盛，至十余万，据宛城。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求 qiú）等合兵围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官员）奏征儁。司空（本是掌管工程的官，东汉时地位抬高了，相当于丞相）张滂上疏曰：“昔秦用白起（战国时秦昭王的大将），燕任乐毅（战国时燕昭王的大将），皆旷年历载（经过好多年），乃（才）能克敌。儁讨颍川已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方针策略）已设，临军易（更换）将，兵家所忌，宜假（宽限）日月，责（督促）其成功。”帝乃止。儁击弘，斩之。

贼帅韩忠复据宛拒儁，儁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儁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诸将皆欲听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项羽）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归附）以劝（鼓励）来（来

归)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掌 zhǎng)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顾谓司马(武官名，分部的头领)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自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儁因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南阳太守秦颀杀忠，余众复奉孙夏为帅，还屯宛。儁急攻之，司马孙坚(三国时吴大帝孙权之父)率众先登；癸巳(十一月二十三日)，拔宛城。孙夏走(跑)，儁追至西鄂(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东北)精山，复破之，斩万余级。于是黄巾破散，其余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二年，二月，以朱儁为右车骑将军。

自张角之乱，所在盗贼并起，博陵(在今河北省蠡县南)张牛角、常山(国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元氏县内)褚飞燕及黄龙、左校、于氏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一作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虽 suī)固、苦蝥(求 qiú)之徒，不可胜

(升 shēng, 尽)数, 大者二·三·万, 小者六·七·千·人。
张牛角、褚飞燕合军攻瘳(影 yǐng)陶(在今河北省宁晋县西南), 牛角中流矢, 且(将要)死, 令其众奉飞燕为帅, 改姓张。飞燕名燕, 轻勇赅(乔 qiáo)捷(行动轻捷), 故军中号曰“飞燕”。山谷寇贼多附之, 部众寔(渐)广, 殆(将近)至百万, 号“黑山(在今河南省浚县西北)贼”。河(黄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 奏书乞降, 遂拜燕平难中郎将, 使领河北诸山谷事, 岁得举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计吏(郡国或地方上报财政收支的小官吏)。

五年, 二月, 黄巾余贼郭大等起于西河(郡名, 治所在今山西省离石县)白波谷(在今山西省襄汾县西), 寇太原(郡名, 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河东(郡名, 治所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

冬, 十月, 青、徐黄巾复起, 寇郡县。

六年, 冬, 十月, 白波贼寇河东, 董卓遣其将牛辅击之。

初平(汉献帝刘协年号)二年(公元一九一年), 冬, 十月, 青州黄巾寇勃海(郡名, 治所在今河北省南皮县北), 众三十万, 欲与黑山合, 公孙瓒(时为降虏校尉, 兼辽东鹰国长史)率步骑二万人逆击(堵击)于东光(在今河北省东光县东)南, 大破之, 斩首三万

余级。贼弃其辎(姿 zī)重(军用物资),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济(渡)薄(迫近)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使水成赤红色),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威名大震。

三年,冬,十二月,曹操追黄巾至济北(国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长清县南),悉(全部)降之,得戎(茸 róng)卒(军队)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青州兵”。

【译文】

汉灵帝光和六年秋天。在这以前,有个巨鹿人张角,信奉道教,用他的一套法术传授徒弟,号称“太平道”。他用画符念咒洒神水的方法给人治病,要病人跪下磕头,反省自己的过错,有时把病人治好了,于是大家把他当作神仙一样来信奉。张角分别派遣徒弟向四面八方进行串联,相互之间辗转骗诱。十多年的时间,徒弟达到几十万人。所有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人民,无不响应。有的人抛弃或变卖自己的财产,纷纷前来投奔,连道路也给堵塞了,没赶到目的地就得病死去的也有上万人。一些郡县的官吏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反而说张角用“太平道”来教育、感化民众,因此为民众所拥护。

太尉杨赐当时担任司徒的职务,写了一份报告给皇帝,说:“张角煽惑欺骗百姓,宽恕他也不改悔,

并且势力渐渐滋长蔓延。现在如果下令要地方政府加以逮捕，恐怕局势更不安定，加速祸患的形成。应当切实命令州郡地方官员，对那些流民加以审问、区别，把他们送回原籍，这样可以使张角的党羽削弱和孤立，然后把首领杀掉，就可以不费多大事而得到安定。”恰好当时杨赐离职，他的意见就搁置在禁中。后来，司徒的僚属刘陶又向皇帝上奏章，重新提出杨赐以前提过的意见，并且说：“张角这伙人暗中活动更加厉害了，各方面传说：张角等人偷偷地到京城活动，打听和侦察朝廷的情况。他们说话象鸟声一样很吸引人，但存心不良如同兽类，私下里进行串联，地方官员对此避而不谈，连听也不想听，仅仅口头传递，不拿它当正经的公事上报。应当颁下诏书，明确提出要捉拿张角等人，抓到的赏给他土地，如有玩忽，和张角同等治罪。”皇帝很不以为然，不把他的建议放在心上。那时候，皇帝正命令刘陶制订整理《春秋条例》。

张角于是部署了三十六个单位，名叫“方”。“方”，就是军事单位的意思。大的“方”有一万多人，小的“方”也有六、七千人，都配备了将领。他们诈称：“苍天已经死亡，黄天应当建立，在甲子那一年，天下就要大大的吉利啦。”并且用白瓷土在京都的寺庙和各州郡官府的大门上，写下“甲子”两字。大“方”马元义等人先把南方荆、扬两州数万名起义群众集合起来，约定时间集中到邺城起义。元义多次来往

京师洛阳，利用中常侍封谥、徐奉等作内应，约定三月五日，内外同时发难。

中平元年的春天，张角的徒弟济南人唐周上书告发了起义的内情。东汉政府就立即逮捕了马元义，用车裂的酷刑把他处死于洛阳。皇帝下令要太尉、司徒、司空和司隶校尉在宫廷内外进行搜捕审讯，把信奉太平道的官吏和百姓杀死了一千多名，并派人到冀州刺史那里命令追捕张角等人。张角等人知道事情已经暴露，就起早摸黑地迅速通知各“方”：立即行动。起义群众头上都包裹着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所以人们称他们为“黄巾军”。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角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宝的弟弟张梁称人公将军。他们到哪里，就焚烧官府，攻占城乡，使州郡失守，官吏纷纷逃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天下响应，京城洛阳也大为震动。安平、甘陵二地的人民各自起来活捉了皇族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响应起义军。

三月初三日，灵帝派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他为慎侯，统领皇帝的禁卫军、五营士兵驻防在洛阳附近的都亭，修理军用器械，用来守卫京城。另外任命了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军事关口的军官。初七日，调动全国精兵，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去征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征讨颍川郡的黄巾军。

宫廷侍卫官中山人张钧写报告给皇帝说：“我私

下里认为张角能兴兵作乱，而老百姓乐意归附他的原因，是由于十常侍都把自己的父兄、子弟、亲戚、宾客安排到各地去做官，他们搜括财富，侵占和掠夺老百姓的产业，使老百姓有冤无处诉，所以商量着要起来造反，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应当处死十常侍，把他们的脑袋挂在南郊示众，来向老百姓谢罪，并派遣使者把这件事通报全国，这样可以不需用兵而自动消除这场大乱。”皇帝把张钧的报告给中常侍他们看，他们都摘下帽子，光着脚板走到皇帝面前磕头，请求让他们自动到洛阳监狱去坐牢，并把家中的财产拿出来帮助军费。结果，皇帝下命令：那些中常侍跟过去一样全部照常供职。皇帝对张钧发怒道：“这真是一个狂人，难道十常侍中没有一个好人吗？”负责监察的官员按照皇帝的意图，就诬告张钧信奉黄巾的太平道，予以逮捕拷问，后来死在监狱里。

三月二十五日，南阳郡的黄巾领袖张曼成，攻击并杀死了太守褚贡。

皇甫嵩、朱儁各领一支人马，共四万多人，联合讨伐颍川郡的起义军。朱儁与起义军将领波才作战失败，皇甫嵩急忙进军，保住长社。

汝南郡的黄巾起义军在邵陵打败了太守赵谦，广阳郡的起义军杀死了幽州刺史郭勋及广阳太守刘卫。

波才把皇甫嵩包围在长社。皇甫嵩兵力薄弱，军中都有恐惧的心情。由于起义军紧靠草堆扎营，

恰好遇到大风，皇甫嵩就布置士兵捆束芦苇登城，另外派出一股精锐的士兵利用空隙，偷出包围圈，在外面放火呐喊，城上举起火把配合，皇甫嵩乘机使士兵擂鼓呐喊冲出长社，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惊恐乱跑。正好骑都尉沛国人曹操率领官军赶到，所以官军的势力顿时壮大起来。五月，皇甫嵩、曹操和朱儁联合起来，再与起义军交战，把起义军打得大败，杀死了好几万人。皇甫嵩因功被封为都乡侯。

张曼成占领南阳城一百多天；六月，南阳太守秦颉攻击曼成，并把他杀了。

皇甫嵩、朱儁乘胜进攻汝南郡、陈国二地的黄巾起义军，追击波才领导的起义军到阳翟，攻打彭脱领导的起义军到西华，起义军都被他们打垮了，余下来的起义军有的投降了，有的离开了部队。这样，颍川郡、汝南郡、陈国三处都被平定了。皇甫嵩于是向皇帝报告作战状况，把功劳归于朱儁，朱儁就被封为西乡侯，升任镇贼中郎将。皇帝命令皇甫嵩讨伐东郡，朱儁讨伐南阳郡的起义军。

北中郎将卢植和张角率领的起义军打了好几次仗，杀死和俘虏了起义军一万多人，张角等跑到广宗去坚守。卢植在广宗城外大筑围城的工事，制造攻城用的云梯，眼看就要把广宗城攻下来了。皇帝派宦官左丰来视察军队，有人劝卢植赠送一些财物给左丰，卢植不肯。左丰回到宫中，对皇帝说：“广宗贼军是很容易攻破的，但卢中郎将却筑起坚固的营垒，并

不打仗，想等待老天爷来收拾他们。”灵帝信以为真，十分恼火，派人把卢植装进囚车押回洛阳治罪，总算侥幸，保住了脑袋。朝廷另派东中郎将陇西人董卓代替卢植的职务。

八月，皇甫嵩与黄巾军在苍亭打了一仗，俘虏了起义军将领卜巳。董卓攻打张角，没有功绩，受到了惩办。八月初三日，灵帝命令皇甫嵩去讨伐张角。

冬季十月，皇甫嵩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在广宗交战，张梁的军队精壮勇敢，皇甫嵩不能打败他们。第二天，就把营门紧闭，养精蓄锐来观察起义军的变化。后来发现起义军渐渐放松了警惕性，就在半夜里部署行动，在拂晓时发动突然袭击，战斗一直进行到黄昏时候，才把起义军击败。张梁被杀，起义军被杀的有三万人，投河而死的有五万人左右。张角在这之前已经得病去世，官军劈开他的棺材，割下他的头送到京城。十一月，皇甫嵩又在下曲阳和张角的弟弟张宝进行战斗，杀了张宝，起义军损失十多万人。皇甫嵩却因此立即升为左车骑将军，并且担任了冀州地方的军政长官，封槐里侯。

张曼成余部又推举赵弘为领袖，队伍又发展到十几万人，占领了宛城。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等合兵把宛城包围起来，从六月围到八月，还是攻不下来。朝廷有关官员请示灵帝要治朱儁的罪。司空张温向灵帝上了一道奏章，说：“从前秦国使用白起，燕国任用乐毅，都是长期信任他们，才能打败敌人。朱

儁讨伐颍川的黄巾军，已经有一定成效，他这次率领军队到南方作战，已经制订好了方针策略，在关键时刻更换将领，是兵家所忌讳的，应当宽限他一些日子，责成他打好这一仗。”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朱儁攻打赵弘，终于把他斩了。

起义军将领韩忠又占领宛城来抗拒朱儁，朱儁敲鼓装作把主力放在西南角进攻的样子，引诱起义军去防守。暗地里朱儁却自己率领精锐的士兵进攻东北角，登上了城头。韩忠只好把部队撤到小城楼上，惶惶不安地向官军要求投降。好多将领都主张接受，朱儁却说：“同样是围困敌人，作战的条件相似，但发展的趋势有截然不同的。从前秦朝末年，项羽称霸的时候，天下大乱，老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所以鼓励人们来归附纳降。可是现在全国统一，只有黄巾造反。容许投降不可能使之鼓励善人，讨伐他们倒足以使恶人得到惩罚。现在如果接受他们投降，有可能使他们重新滋生叛逆的念头，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就和官军作战，不利时就要求投降，这种放纵敌人增长盗寇的做法，不是好主意！”因而发动猛攻，但接连几次都打不下来。于是朱儁登上土山瞭望围困小城的形势，回过头来对司马张超说：“我明白啦，他们由于感到外部包围得太紧，内部逼得太急，要求投降又不被接受，要想突围又办不到，这就是他们拚死抵抗的原因。万众一心，都难以抵挡，何况十万之众？不如撤围，全部回城。韩忠见到

包围已经解除，看形势必然会自己出来，自己出来就会斗志松懈，这就为我们创造了极为容易地打败敌人的条件。”不久，就把包围小城的部队撤出，韩忠果然出城作战，朱儁因此发动猛烈攻击，大破起义军，杀死了起义军一万多人。

韩忠被南阳太守秦颉杀了，起义军推举孙夏为领袖，又占领宛城。朱儁发动猛烈进攻，司马孙坚率领军士先登上城头，十一月二十二日，攻克了宛城。孙夏率余部向西鄂附近的精山转移，遭到朱儁追击，又牺牲了一万多人。这样，南阳郡的黄巾军主力就被打垮了，其余被州郡地方豪强杀害的，每郡有好几千人。中平二年二月，朱儁因镇压黄巾起义军有功而被提升为右车骑将军。

自从张角起义以来，各地纷纷起来造反，博陵有张牛角，常山国有褚飞燕以及黄龙、左校、于氏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扬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蜡等人，多得数也数不清。多的有二、三万人，少的也有六、七千人。有一次，张牛角、褚飞燕合起来攻打颍陶，张牛角不幸中了飞箭，在临死的时候，命令他的部下奉褚飞燕为领袖，褚飞燕改姓张。飞燕本来名字叫燕，因他行动敏捷勇敢，所以起义军中给他“飞燕”的外号。山谷里起义群众纷纷去归附他，队伍渐渐壮大，发展到将近一百万人，号“黑山军”。黄河以北的郡县，都受到他的打击。东汉王朝对他也

无可奈何。张燕于是派遣使者到洛阳，上书要求投降。东汉政府就封他为平难中郎将，让他管辖河北许多山谷里的事务，并且每年可以推举孝廉和计吏到洛阳去，让东汉政府任用他们。

五年二月，黄巾军余部郭大等在西河郡白波谷一带活动，攻打太原郡、河东郡。冬季十月，青州和徐州一带的黄巾军又起来攻打郡县。六年冬季十月，白波起义军攻打河东郡，董卓派将军牛辅去和他们作战。

汉献帝刘协初平二年冬季十月，青州地方的黄巾军攻打北边的勃海郡，有三十万人参战，打算和黑山军会合。降虏校尉兼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知道消息后，连忙率领步兵和骑兵二万人，赶到勃海郡东光县的南部，给黄巾军以迎头痛击，打了个大胜仗，黄巾军被杀的有三万多人。黄巾军改变作战方针，抛弃了军事物资，准备轻装渡黄河。公孙瓒知道后，就部署部下等黄巾军渡过一半以后，发动攻击。黄巾军又遭受了挫折，死了几万人，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被俘虏的有七万多人，公孙瓒得到的武器财物，多得难以估算，公孙瓒从此威名大振。

三年冬季十二月，曹操追击黄巾军到济北国，诱使他们全部投降，得到士兵三十多万，家属一百多万。曹操把其中精锐的编进部队，号称“青州兵”。

陶侃惜分阴

陶侃(公元二五九——三三四年),字士行,东晋庐江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出身穷苦。他从县吏升为督邮、太守,一直升到大将军。在和温峤、庾亮等联合讨伐苏峻叛乱的战役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使东晋王朝转危为安。

本文没有采用陶侃的军事业绩,只是采用了他在军中的几段小故事,从而可以了解他的政治风度。

陶侃十分重视劳动实践,爱护农业生产,对农民具有较深厚的感情。他对任意糟蹋稻穗的人,毫不留情地进行训斥和鞭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整顿部队作风,反对浮华浪费;所到之处,安定民生;从而出现了“道不拾遗”的良好风尚。所以,他特别得到荆州百姓的拥护,这决不是偶然的。

此外,我们从他收贮竹头木屑的事情中,可以看出陶侃虑事周密,爱惜物力;至于他日运百甓、爱惜分阴的事迹,千百年来更是受到人们的称道。

【原文】

陶侃(砍 kǎn)少孤(死了父亲)贫,为郡督邮

〔陶侃少时任庐江郡督邮。督邮是太守的重要属员,代表太

守督察县乡，传达教令，兼管刑狱等事)，长沙（郡名，治所在今湖南省长沙市）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万嗣过庐江（郡名，治所在今安徽省舒城），见而异之（认为他与众不同），命其子结友（交为朋友）而去。后察（推举）孝廉（当时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之一。侃为庐江太守张夔所推举），至洛阳（西晋王朝都城，今河南省洛阳市），豫章国（豫章王司马炽的封国，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郎中令（王国的护卫官）杨暉（油 zhuó）荐之于顾荣（晋惠帝司马衷的中书侍郎，为中书省副长官），侃由是（从此）知名。

建兴（晋愍帝司马邺年号）三年（公元三一五年），侃在广州（州名，治所在今广东省广州市。时侃任广州刺史）无事，辄（哲 zhé，总是）朝运百甃（甃 pì，砖）于斋（zhāi，书房）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正要）致力（努力恢复）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这时大部分被匈奴族汉主刘聪大将刘曜和石勒所占领），过尔（过分这样）优逸（生活美好安乐），恐不堪（担当不起）事（重任），故自劳耳（罢了）。”

太宁（东晋明帝司马绍年号）三年（公元三二五年），五月，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东晋州名，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县）、湘（东晋州名，治所在今湖南省长沙市）、雍（东晋州名，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这时已被匈

奴人前赵国君刘曜所据)、梁(东晋州名,治所在今湖北省襄樊市)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州的军政长官),荆州士女(男女)相庆。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盘着腿)危坐(端坐。古人席地而坐,与现在坐凳、椅不同),军府(统帅的营署)众事,检摄(检查处理)无遗(漏掉),未尝(曾)少闲(一点儿空闲)。常语(域 yù,告诉)人曰:“大禹(夏禹,传说中的古代圣王,治水有大功的人)圣人,乃(尚且)惜(爱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怎么可以)但(只是)逸游荒醉(尽情玩乐,过度醉酒),生无益于时,死无闻(声名)于后,是自弃也!”诸(众)参佐(僚属)或(有的)以谈(清谈,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戏废事者,命取其酒器、蒲(pú)博(古人博戏)之具,悉(都)投之于江(长江),将吏则(就)加鞭扑(打),曰:“樗(初 chū)蒲(古人博戏)者,牧猪奴戏耳!老(老聃,姓李名耳,著有《道德经》)、庄(庄周,著有《庄子》。老、庄都是周朝人,是道家的代表人物)浮华(华而不实),非(不是)先王(古代贤明的君主)之法言(值得效法的言论),不益(利)实用,君子当正其威仪(令人敬畏的仪表),何(怎)有蓬头、跣(险 xiǎn)足(光着脚板),自谓宏达(胸怀旷达)耶(呢)!”有奉饷(馈 kuī,赠送礼物)者,必问其所由(从哪里弄来的),若力作所致(得到),虽微(少)必喜,慰(慰劳)赐(次 cì,赏给)参(同“三”)倍;若非理

(不合理)得之，则切厉(十分严厉)诃(hē,同“呵”)辱(大声喝叱、辱骂)，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说)：“行道所见，聊(随便)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耕种)，而戏贼(损害)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作，家给(富裕)人足。尝造船，其木屑竹头，侃皆令籍(登记)而掌(收藏)之，人咸不解所以(用到哪里)。后正会(阴历正月初一集会)，积雪始晴，听事(办公厅。听，通“厅”)前余雪犹湿(还在化水)，乃以木屑布(铺)地。及桓温(时为安西将军)伐蜀(在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二年〔公元三四六年〕十一月出师伐汉主李势；第二年三月，李势降)，又以侃所贮竹头作钉装船。其综理(全面料理)微密(精细周密)，皆此类也。

侃在军四十一年，明毅(精明果敢)善断，识察纤(细)密，人不能欺；自南陵(在今安徽省繁昌县西北)迄(到)于白帝(在今四川省奉节县。指陶侃所管辖的地区)，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译文】

陶侃年轻的时候就死去了父亲，家境贫寒，在庐江郡里当督邮。长沙郡太守万嗣经过庐江郡，看见陶侃，认为他与众不同，就叫他的儿子和陶侃结交为

朋友，然后分别。过了一段时间，陶侃被庐江郡太守张夔推举为孝廉，到都城洛阳。豫章王国的郎中令杨暉就把他推荐到中书侍郎顾荣那里去，陶侃因此出了名。

晋愍帝建兴三年，陶侃在广州刺史任上比较空闲，常常早上运一百块砖到书房外，晚上又把它运回书房里。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陶侃回答道：“我正要去努力恢复中原，过于安闲，以后恐怕担负不了重任。所以要使自己劳动劳动。”

晋明帝太宁三年五月里，任命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地方的男女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都互相庆贺。陶侃秉性聪明机敏，对人恭敬，做事勤恳，一天到晚十分认真严肃地坐着办理公事，营署里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检查管理，没有一点疏忽的地方，也没有一点空闲的时候。他常常告诫别人道：“古代治过洪水的大禹是个圣人，他尚且爱惜一寸光阴；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应当爱惜一分光阴，哪能只管尽情玩乐、过多喝酒以至大醉呢！活在世上对社会没有贡献，死去以后也没有留下美好的声名，这是在糟蹋自己啊！”

他的部下好多办事人员，有的以清谈、喝酒、赌博之类耽误了公事，他就叫人把酒器、赌具取来，全部投到长江里。如果军官犯了这类毛病，还要鞭打责罚。并且教育他们道：“赌博这玩艺儿，那些放猪

的才去玩它！至于老聃、庄周，讲些空虚、浮夸的言论，不是古代贤明君主所讲的值得效法的言论，不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正派的人应该端正自己的衣着，检点自己的仪表，哪有蓬头散发、光着脚板的人自己反而认为是不拘小节、十分旷达的呢！”

有时人家送他一点东西，陶侃一定要问怎样得来的，如果是自己化劳力得来，虽然很少，也一定很高兴地收下，并且以三倍的礼物回送他。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那就严厉地呵斥起来，原封不动地退回那人赠送的礼物。

有一回，陶侃到郊外去游览，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把还未成熟的稻穗，陶侃马上就问：“拔取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人回答道：“走在路上看见它，随便拔一把罢了。”陶侃大怒道：“你既然不耕种土地，为什么反而随便糟蹋人家的稻穗！”就毫不客气地把他抓起来，揍了一顿鞭子。由于陶侃重视农耕，爱护庄稼，百姓都辛勤地从事农业生产，家家生活宽裕，人人丰衣足食。

军府曾经造船，那些木屑竹头，陶侃都教人登记后收藏起来。大家都不理解要用到哪里。后来，碰上正月初一集会，雪后天晴，在办公厅前面积雪正在化水，还潮湿得很，于是用木屑铺地，便利大家行走。等到公元三四六年，安西将军桓温准备攻打西蜀的李势，又把陶侃所贮存的竹头拿出来，供造船时作竹钉使用。他全面料理事务，精细周密，都象这些情

况。

陶侃在军队里工作了四十一年，精明果敢，善于判断，观察事物细致周密，因此谁也不能欺骗他。陶侃管辖的地方很多，从南陵一直到白帝城，方圆几千里内都很太平，甚至行人在路上掉了东西也没有人拾去。

肥水之战

“肥水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之一。

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王朝被北方匈奴族刘渊所灭，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从此以后，北中国长期陷入各少数民族贵族统治集团大混战的局面。他们各据一方，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大小不同、为时短暂的政权。公元三五七年，由氐族人苻坚统治下的前秦国，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先后灭掉了前燕、前凉等国，统一了整个北方，势力远达西域。

苻坚统一北方后，企图消灭东晋政权，统一全中国，于公元三八二年冬天，在太极殿召开了会议。结果，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会后，又遭到他的家属及宠信的和尚道安的劝阻。但是苻坚仍然坚持伐晋。第二年秋天，他下令调动全国百万大军，发动大规模的伐晋战役。东晋王朝被迫调集水陆军八万人进行抵抗。“肥水之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

“肥水之战”秦败晋胜的原因是东晋政权内部比较团结，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能做到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并且由于这场战争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

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苻坚方面，则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存在复杂的矛盾，各族军队的首领各有打算，而被迫征来的汉族士兵又不愿作战，使他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的地位；再加上苻坚狂妄自大，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犯了一系列指挥上和判断上的错误。晋国方面则采取正确的战略防御中的积极进攻的方针，抓住有利时机，利用秦军尚未到齐和苻坚骄傲轻敌的思想情绪，沉着应战，先击溃秦军的前锋部队，挫折秦军的士气，然后乘胜扩大战果，从而取得这次战争的全面胜利。

【原文】

太元（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号）七年（公元三八二年），冬，十月，秦王坚（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姓苻〔葡 pú〕名坚，氏族，公元三五七——三八五年在位）会（召集）群臣于太极殿（长安前秦皇宫的正殿），议曰：“自吾承业（继承帝位），垂三十载（垂，将近。公元三五七年，苻坚杀秦主苻生自立，到公元三八二年为止，已二十六年，故言将近三十载），四方略定（基本上平定），唯东南一隅（鱼 yú，一角），未沾（同“占”）王化（王者的恩泽与教化，指没有受秦的统治）。今略（大略）计（估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率领）以讨（讨伐）之，何如？”

秘书监（秘书省长官，掌图书著作等事）朱彤

(荣 róng) 曰：“陛(币 bì) 下(臣下对帝王的尊称) 恭行 天罚(指代天惩罚东晋)，必有征无战(出兵讨伐，不必交战，就能取胜)，晋主(指东晋孝武帝司马曜) 不衔璧军 门(双手反缚，口衔玉石，到军门投降)，则走(流亡) 死江 海。陛下返中国士民(指晋怀帝永嘉末年因匈奴南侵而避乱南渡的士族和平民返回中原)，使复其桑梓(古代家宅旁常栽的树木，后世用作故乡的代称)，然后回舆(皇帝的车子) 东巡(视察)，告成岱宗(泰山别名岱，古代以为诸山所宗，故称岱宗。即到东岳泰山去举行祭天仪式，报告统一中国的大功告成)，此千载一时也。”坚喜曰：“是吾志也。”

尚书左仆射(夜 yè，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长官)权翼曰：“昔(过去)纣(宙 zhòu，商朝最后一代君主) 为无道，三仁(指微子、箕子、比干三人，皆商朝贤臣) 在朝，武王(周武王姬发，灭商，建立西周王朝) 犹(还) 为之旋师(退兵)。今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东晋政治家，此时任中书监、录尚书事，相当于宰相)、桓冲(东晋重要将领，此时与谢安协力防御前秦进攻，出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 皆江表(江南) 伟人(出色的人物)，君臣辑睦(和睦团结)，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图谋)也！”坚默然良久(很久)，曰：“诸君各言其志。”

太子左卫率(保卫太子的武官) 石越曰：“今岁

镇守斗，福德在吴（岁，太岁，即木星；镇，同“正”；斗，南斗星。古代天文家以星象作为地理上的分野，斗、牛、女星是吴、越、扬州的分野，象征东南地区。古人迷信说法，认为太岁星行到那里，那里就当运有福。吴，吴地，指东晋。这两句是说，今年木星正运行到东南方，晋朝正当走运的时候，不要去侵犯它），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人民愿意为晋王朝出力），殆（恐怕）未可伐也？”坚曰：“昔武王伐纣，逆岁（迎着岁星）违卜（武王将伐纣，用龟板占卜，兆不吉，风雨暴至，大家都很害怕。只有姜太公硬要进军，鼓励武王，武王于是出兵伐纣）。天道（上天显示吉凶的迹象）幽远，未易可知。夫（扶）夫（春秋末期吴国君，被越王勾践所灭）、孙皓（三国时吴国君，被晋武帝司马炎所灭）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长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依靠）乎！”对曰：“三国之君（指商纣、夫差、孙皓）皆淫虐无道，故敌国取之，易于拾遗（比在地上捡东西还要容易）。今晋虽无德，未有大罪，愿陛下且（暂且）按兵（止兵，停止进军）积谷，以待其衅（信xìn，间隙）。”于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决。坚曰：“此所谓筑舍道傍，无时可成（造房子于路旁，征求过路人的意见，纷纷不一，没有造成的日子。用《诗·小雅·小旻》里的意思）。吾当内断于心耳！”

群臣皆出，独留阳平公融（苻坚的弟弟苻融），谓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罢了）。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对曰：“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天时对我们不利），一也；晋国无衅（无隙可乘），二也；我数（朔 shuò，多次）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坚作色（因发怒而改变面色）曰：“汝亦如此，吾复何望！吾强兵百万，资仗（物资和军器）如山；吾虽未为令主（好的君主），亦非暗劣（昏庸无能）。乘累捷（多次打胜仗）之势，击垂亡（将要灭亡）之国，何患（担心）不克（取胜）？岂可复留此残寇（残余的盗寇，指东晋），使长为国家之忧哉！”融泣曰：“晋未可灭，昭然（明白的样子）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之功。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宠任和培育）鲜卑、羌（枪 qiāng）、羯（竭 jié。都是当时北方和西北方的部族），布满畿甸（京城周围地区），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臣惧有不虞之变（意想不到的事变）生于腹心肘（肘 zhǒu）掖（通“腋”。比喻要害部分），不可悔（来不及懊悔）也。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的确不值得采纳。这是苻融的自谦说法）；王景略（名猛，苻坚的主要谋士，曾为苻坚丞相。临终时劝告苻坚不要

去攻打晋朝，但必须逐步消灭鲜卑、西羌的势力，以保障国家的安全)一时(当代)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封武乡侯)，独不记其临没(死)之言乎！”坚不听。

于是朝臣进谏(见 jiàn, 下对上的直言规劝)者众(很多)。坚曰：“以吾击晋，校(比较)其强弱之势，犹(好比)疾风(迅猛的风)之扫秋叶，而朝廷内外皆言不可，诚(实在)吾所不解(理解)也！”太子宏曰：“今岁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威名外挫(在外面受挫折)，财力内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坚曰：“昔吾灭燕(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前燕政权，公元三七〇年被苻坚所灭)，亦犯岁(迎着岁星)而捷，天道固(本来)难知也。秦(指秦始皇)灭六国(指燕、赵、韩、魏、齐、楚)，六国之君岂(难道)皆暴虐乎！”

冠军(将军名号)、京兆尹(京城长安的行政长官)慕容垂(鲜卑族，原为前燕将领，因国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被迫投奔苻坚。肥水之战前秦失败后，乘机建立后燕王朝，初称燕王，后称帝，公元三八四——三九六年在位)言于坚曰：“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情理和形势)自然，非难知也。以(凭)陛下神武应期(顺应时运)，威加海外，虎旅(勇猛而精锐的部队)百万，韩(韩信，西汉刘邦的名将)、白(白起，战国秦昭王的名将)

满朝，而**蕞**(最 zui)尔(渺小的样子)**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传)子孙哉！《诗》(《诗经》)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出主意的人太多，因此就办不成事。见《诗·小雅·小旻》)。**陛下断**(决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朝廷中众臣)！**晋武**(西晋武帝司马炎)**平吴**(指三国时孙皓掌权的吴国)，所仗者**张**(张华，西晋大臣)、**杜**(杜预，西晋将领)二三臣而已，若**从**(同意)朝众之言，岂有**混壹**(统一)之功！”**坚**大悦曰：“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只有)**卿**(君主对臣下的称谓)**而已**(罢了)。”**赐帛**(丝织品)五百匹。

坚**锐意**(专心)欲取**江东**，**寝不能旦**(睡不到天亮就醒了)。**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侮辱)，**知止不殆**(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以上两句见老子《道德经·立戒》)。**自古穷兵极武**(用兵无度，滥行征伐)，**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指苻秦政权)**本戎狄**(泛指西方北方少数民族)也，**正朔**(一年的第一月为正月，每月的第一天为朔日。古时改朝换代，常常改定历法，重新规定正朔。这里是正统的意思)**会不**(大致不会)**归人**(指戎狄)。**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坚**曰：“**帝王历数**(帝王相承的次第。古人以为帝位相承，与天象运行的次序相应)，**岂有常**(常规)**邪**(爷 yé，同“耶”，语气助词)，**惟**(只凭)**德之所在耳**！”**刘禅**(三国时蜀汉后主，先主刘备

子。公元二六三年，魏军迫成都，他出降)岂非汉之苗裔(后代)邪，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不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耳！”

坚素信重沙门(梵语，佛教中对僧人的称呼)道安，群臣使(指使)道安乘间(找机会)进言。十一月，坚与道安同辇(捻 niǎn，帝王坐的车子)游于东苑(怨 yuàn，皇帝的花园)。坚曰：“朕(zhèn，帝王自称)将与公南游吴、越(今江苏省、浙江省一带)，泛(乘船浮游)长江，临沧海(大海)，不亦乐乎！”安曰：“陛下应天御世(顺应天命，治理天下)，居中土(中原)而制四维(四方)，自足比隆(兴盛)尧(唐尧，传说中古代圣王)、舜(虞舜，传说中古代圣王)，何必栝(至 zhì，旧读节 jié)风沐雨(以风梳发，以雨洗头，形容在外奔波，不避风雨的辛苦)，经略(经营)遐(震 xiá)方(远方)乎！且东南卑湿(低湿)，沴(丽 lì)气(恶气)易构(通“遘”，沾染)，虞舜游而不归(相传虞舜到南方巡视，病死在苍梧(今湖南省宁远县东南的九疑山))，大禹(夏禹，传说中古代圣王)往而不复(相传夏禹到东方巡视，病死在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何足以上劳大驾也！”坚曰：“天生烝(蒸 zhēng，众多)民而树(建立)之君，使司牧(负责治理)之。朕岂敢惮(但 dàn)劳(害怕劳苦)，使彼一方独不被泽(蒙受恩泽)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无征伐也！”道安曰：“必不

得已，陛下宜驻蹕（毕 bì，帝王出巡时沿途停留和住宿）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遣使者奉尺书（指书信，古代用一尺长的木简作书信，故有此称）于前，诸将总（统率）六师（犹六军。《周礼·夏官·司马》：王六军，大国三军。后以六师、六军泛指朝廷的军队）于后，彼必稽（启 qǐ）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到地，最为恭敬）入臣（投降称臣），不必亲涉（渡）江（长江）、淮（淮河）也。”坚不听。

坚所幸（指受到帝王的宠爱）张夫人谏曰：“妾（古代妇女谦称）闻天地之生万物，圣王之治天下，皆因（顺应）其自然而顺之，故功无不成。是以（因此）黄帝（传说中上古部落联盟领袖）服（驾驭）牛乘马，因其性（本性）也；禹浚（浚 jùn，挖深、疏通）九（表示多数，不是确数）川，障（筑堤防护）九泽（湖泊），因其势也；后稷（周王朝的先祖，尧舜时农官）播殖百（表示多数，不是确指）谷，因其时（时令）也；汤（成汤，灭夏，建立商朝）、武帅天下而攻桀（杰 jié，夏朝最后一代君主）、纣，因其心（人心）也；皆有因则成，无因则败。今朝野之人皆言晋不可伐，陛下独决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上天应以人民的视听作为自己的视听。见《尚书·皋陶〔姚 yáo〕谟》。’天犹因民，而况人乎！妾又闻王者出师，必上观天道，下顺人

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请(表敬副词)验之天道。谚(谚语，民间有实践意义的成语)曰：‘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犬群嗥(毫 háo，嚎叫)者宫室将空(预示屋里将没有人，意思是说要死人)，兵动(兵器自动发出响声)马惊，军败不归。’自秋冬以来，众鸡夜鸣，群犬哀嗥，厩(救 jiù，马房)马多惊，武库(军械库)兵器自动有声，此皆非出师之祥(好的征兆)也。”坚曰：“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参预)也！”

坚幼子中山公诜(身 shēn)最有宠，亦谏曰：“臣闻国之兴亡，系(关系、取决)贤人之用舍(任用和舍弃)。今阳平公，国之谋主，而陛下违(违背)之；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伐之，臣窃(私下里)惑(迷惑不解)之！”坚曰：“天下大事，孺子(小孩子)安知(懂得什么)！”

太元八年(公元三八三年)，秋，七月，秦王坚下诏(皇帝的命令)大举入寇(侵犯)。民每十丁(壮丁)遣(派)一兵；其良家子(豪门贵族子弟)年二十以下，有材勇(强健勇敢)者，皆拜(任命)羽林郎(皇帝的警卫人员)。又曰：“其以司马昌明(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为尚书省下属机构吏部的长官，掌管人事)，桓冲为侍中(门下省的长官，负责侍从皇帝，以备顾问。司马昌明等是晋朝君臣，这里是苻坚假想灭晋之后，把他们封为秦的这些

官职，也显出苻坚的骄狂)，势还（得胜归来）不远，可先为起第（建造官邸）。”良家子至者（来报到的）三万余骑（寄 jì，骑兵），拜秦州（前秦州名，治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主簿（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吏）赵盛之为少年都统（统率良家子的将领）。是（这）时，朝臣皆不欲坚行，独慕容垂、姚萇（场 chāng，羌族首领，降于前秦。苻坚在肥水之战失败后，他率羌人独立，建立后秦王朝；不久，擒杀苻坚，称帝。公元三八四——三九三年在位）及良家子劝（鼓励）之。阳平公融言于坚曰：“鲜卑、羌虜（对敌方的蔑称），我之仇讎（愁 chōu，敌人。意思是说，鲜卑、羌族建立的国家，都为我们所破灭，虽曰臣服，实为仇敌），常思风尘之变（指突然发生的变乱），以逞（骋 chěng，实现）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熟悉）军旅（军事），苟（随便）为谄谀（产于 chǎn yú，阿谀奉承）之言，以会（迎合）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坚不听。

八月，戊午（初二日），坚遣阳平公融督（率领）张蚝（次 cì）、慕容垂等步骑（步兵，骑兵）二十五万为前锋；以兖（演 yǎn）州（前秦州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鄄城北）刺史（州的军政长官）姚萇为龙骧（湘 xiāng）将军（军衔名称），督益（前秦州名，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梁州（前秦州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南郑县）诸军事。

坚谓苻曰：“昔朕以龙骧建业（苻坚曾任龙骧将军，并在龙骧将军任内夺取帝位），未尝轻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将军窦曰：“王者无戏言，此不祥之征（预兆）也！”坚默然。

慕容楷、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古代臣下称君主，这里指苻坚）骄矜（骄傲自大）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恢复鲜卑族建立过的燕国），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与谁）成之！”

甲子（初八日），坚发长安，戎卒（步兵）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在今河南省沈丘县），凉州（前秦州名，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县）之兵始达咸阳（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蜀（在今四川省中部及北部地区）、汉（在今汉水上游陕西省汉中、安康等地区）之兵方（正）顺流（指长江、汉水）而下，幽（前秦州名，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冀（前秦州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冀县）之兵至于彭城（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水路运粮）万艘。阳平公融等兵三十万，先至颍口（在今安徽省寿县西南，颍水流入淮河口的正阳关）。

诏（东晋孝武帝下诏）以尚书仆射谢石（谢安弟）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总指挥），以徐、兖二州（此时东晋疆土北边以淮河为界，徐、兖治所，都临时设在淮河南边）刺史谢玄（谢安侄）为前锋都督（前线指挥

官)，与辅国将军谢琰（演 yǎn）、西中郎将（次于将军的军官）桓伊等众共八万拒之（抵御秦军）；使龙骧将军胡彬以水师五千援寿阳（今安徽省寿县）。琰，安（谢安）之子也。

是时，秦兵既盛，都下（指京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震恐。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安然无事的样子），答曰：“已别（另外）有旨（命令）。”既而（接着）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从 chóng）请（再请示）。安遂命驾（命令准备车子）出游山墅（树 shù，城外别墅），亲朋毕（都）集，与玄（谢玄）围棋赌墅（以别墅作棋赛的赌注）。安棋常劣于（比不过）玄，是日，玄惧（因担任前线指挥官，有思想负担），便为敌手（不让子）而又不胜。安遂游陟（至 zhì，登山），至夜乃还。桓冲深以根本（指京都建康）为忧，遣精锐三千入卫京师；谢安固却（坚决推辞）之，曰：“朝廷处分（部署）已定，兵甲无阙（通“缺”），西藩（西方防线，指桓冲驻守的荆州北部边防，在今湖北省荆州、宜昌、孝感等地区）宜留以为防。”冲对佐吏（幕僚）叹曰：“谢安石有庙堂之量（庙堂，太庙的明堂，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这里指宰相的度量），不闲将略（用兵之道）。今大敌垂（将）至，方游谈不暇（空闲），遣诸不经事（缺乏经验）少年（指谢玄、谢琰等人）拒之，众又寡（少）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恐怕）左。

衽（任 rèn，衣襟开在左边，当时认为是夷狄的服式。出自《论语》：“吾其披发左衽矣。”当时中原地区人民以左衽作为受其他民族统治阶级压迫的代称）矣！”

冬，十月，秦阳平公融等攻寿阳；癸酉（十八日），克（攻下）之，执（俘虏）平虏将军徐元喜等。融以其参军（军府的幕僚）河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郭褒为淮南太守（郡的行政长官）。慕容垂拔郟（云 yún）城（在今湖北省安陆县）。胡彬闻寿阳陷，退保硖（侠 xiá）石（在今安徽省凤台县西南），融进攻之。秦卫将军梁成等帅（率领）众五万屯（驻扎）于洛涧（淮水支流，今称洛河，在今安徽省淮南市东），栅（沿淮河密置栅栏，构筑防御工事）淮以遏（厄 è，阻止）东兵（指晋兵）。谢石、谢玄等去（离）洛涧二十五里而军（扎营），惮（但 dàn，畏惧）成不敢进。胡彬粮尽，潜（暗地）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秦人获之（俘虏了胡彬使者），送于阳平公融。融驰使（派人飞马前去）白（报告）秦王坚曰：“贼少易擒，但（只）恐逃去，宜速赴（进攻）之！”坚乃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轻装骑兵）八千，兼道（加倍赶路）就融于寿阳。遣尚书朱序（原晋将。公元三七九年，秦军攻襄阳，被俘降秦）来说（说 shuì，劝说）谢石等，以为“强弱异势，不如速降。”序私谓石等曰：“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

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丧失锐气），可遂破也。”

石闻坚在寿阳，甚惧，欲不战以老（疲惫）秦师。谢琰劝石从序言。十一月，谢玄遣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相（王国的军政长官。晋惠帝司马衷儿子司马遹（玉 yù）曾封为广陵王）刘牢之帅精兵五千趋（往）洛涧，未至十里，梁成阻（凭借）涧为陈（同“阵”）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大破之，斩成及弋阳（前秦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光山县北）太守王詠；又分兵断其归津（撤退的渡口），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执秦扬州（前秦州名，初戍下邳，今江苏省邳县西南古邳；后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刺史王显等，尽收其器械（武器）军实（军需给养）。于是谢石等诸军，水陆继进。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摆的阵势）严整，又望八公山（在今安徽省寿县北面）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回头）谓融曰：“此亦勍（擎 qíng）敌（实力强大的敌人），何谓弱也！”怵（武 wǔ）然（怅然失意的样子）始有惧色。

秦兵逼（紧靠）肥水（亦作淝水，源出安徽省合肥市的紫蓬山，北流二十里分为二：一东流入巢湖，一北流至寿县为瓦埠湖，至县北入淮。这里指瓦埠湖北流入淮的一段）而陈，晋兵不得渡。谢玄遣使谓阳平公融曰：

“君(您)悬军(孤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稍微退后一些),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诸将皆曰:“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坚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半数过河),我以铁骑(穿铁甲的骑兵)蹙(促 cù,紧压)而杀之,蔑(灭 miè,没有)不胜矣。”融亦以为然,遂麾(灰 huī,指挥)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复(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引兵渡水击之。融驰骑(快马奔驰)略陈(巡视阵地),欲以帅(控制)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寿县西二十五里);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践踏)而死者,蔽野(盖满田野)塞川(堵塞河流)。其走者(逃跑的人)闻风声鹤唳(利 lì,鹤鸣声),皆以为晋兵且(将)至,昼夜不敢息,草行(在田野草地上跑)露宿,重(加上)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十分之七八)。

初(当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序因(趁机)与张天锡、徐元喜(都是晋朝官吏,被苻坚俘虏过去的)皆来奔(投奔)。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用云母镶嵌饰车窗的车子)。复取寿阳,执其淮南太守郭褒。

谢安得驿(古代传送官府文书的交通站)书(报告),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收取)书置

床上，了无(毫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慢吞吞地)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下完棋)，还内(回到内房)，过户限(门槛)，不觉屐(机)齿(木屐底上装的齿状物，可以防滑)之折。

【译文】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七年冬天十月，秦王苻坚在太极殿召集群臣开会。他说：“自从我继承帝位以来，将近三十年了，基本上平定了四方，只有东南一角，还没有沾受到王者的恩泽与教化。现在大略估计我的兵力，可得九十七万人，我打算亲自带兵去讨伐东晋，你们看怎么样？”

秘书监朱彤说：“陛下执行老天爷的意志去惩罚东晋，肯定不需要交战就能取得胜利。东晋的君主如果不反缚双手，口衔璧玉，到军门投降，那就一定要流亡到江边海上，一直到死去。陛下对于避乱南渡的士族和平民，让他们返回中原，使得重建家园。然后转回您的车子向东巡视，到泰山上去进行祭天的仪式，报告统一中国的大业已经告成，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好机会啊。”苻坚听了很高兴，就说：“这是我的志愿啊。”

尚书左仆射权翼却劝告说：“过去殷纣王不遵循正道办事，荒淫暴虐，由于微子、箕子、比干三位贤人还在朝廷，武王伐纣，为了他们，还是下令退兵回去。

现在晋朝虽然微弱,但是没有大的罪恶;谢安、桓冲都是江南出色的人物,君臣上下和睦团结,朝廷内外同心同德。依我看来,还不好打他们的主意呢!”苻坚听了,沉默了好一会,说道:“诸位,请你们各自发表意见。”

太子左卫率石越接上去说:“现在天上的木星正运行到南斗星附近,这是晋朝有福分的时候,如果去讨伐,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况且他们占有长江的险要地势,人民又愿意为晋王朝出力,恐怕不可以去讨伐吧?”苻坚说:“从前周武王伐纣,迎着木星进军,也不听占卜不吉利的启示,最后还是胜利了。上天显示出来的迹象深远渺茫,不容易使人知道。夫差、孙皓在东方都是占据着江湖的有利形势,还是免不了灭亡的下场。现在凭我的兵力,如果每个士兵都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以阻断长江的水流,又有什么天险可以给他们作依靠呢!”石越回答说:“商纣、夫差、孙皓三个国君,都是荒淫暴虐,不走正道,所以敌国灭掉他们,比在地上捡东西还要容易。可是现在东晋的君主虽说没有什么德行,但也没有大的罪恶,希望陛下暂且按兵不动,积聚粮草,等待他们产生间隙,才有可乘的时机。”于是君臣之间,各道利害,意见不能一致,很久不能作出决定。苻坚说:“这正所谓在大路旁造房子,如果广泛地向过路人征求意见,那就没有造成的一天。我应当自己作出决断!”

散会以后,大家都退了出来,苻坚单把阳平公苻

融留下,跟他说:“自古以来,成就大事业的,都不过一二个臣子罢了。现在大家议论纷纷,白白地扰乱我的心思,我应当和你决定这件事。”苻融回答说:“现在讨伐东晋有三桩困难:第一是天时对我们不利;第二是晋国无机可乘;第三是我们打仗次数太多,部队太疲劳,群众普遍有畏敌的心理。群臣中说晋不可以讨伐的人,都是忠臣,希望陛下要听从他们的意见。”苻坚听了,气得脸上变了颜色,说:“连你也这样,我还有什么指望!我有精兵百万,军事物资堆积如山。我虽然还算不上是英明的君主,但也不是昏庸无能。乘着打了几次胜仗的威势,去攻击将要灭亡的国家,还怕不能取胜么?难道还要把这残余的敌人留着,叫它一直给国家带来忧虑!”苻融不禁掉下眼泪说:“晋国不可能灭亡,这是明摆着的事。现在要是大举出兵,恐怕不可能完成万无一失的功业。况且我所忧虑的,还不仅仅这一点。陛下信任鲜卑、羌、羯等部族的首领,把他们都安排在京城附近,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仇敌。太子只和几万名弱兵留守京城,我担心在这要害地区,象人体腹部、心脏、肘部、腋下一样重要,万一发生意外的事变,会叫我们后悔不及。我这个人愚笨无能,我的意见的确不值得采纳;可是王景略是当代的杰出人物,陛下常常把它比作诸葛武侯,独独不记得他临死时的话吗!”苻坚还是不听从。

在这样情况下,朝中很多的臣子都来劝告苻坚

不要出兵。苻坚仍然坚持他的意见，说：“凭我来攻击晋国，比较一下双方力量强弱的形势，好比疾风扫除秋天的落叶，而朝廷内外普遍都说不行，真叫我难以理解呀！”太子苻宏说：“现在木星正运行到斗牛之间，正属于吴地的分野，那边正交好运，再加上晋国君主没有什么罪过，如果大举进攻不能取胜，恐怕对外挫折了我们的威名，对内又使财源枯竭，这就是大家疑虑的原因！”苻坚说：“过去我灭掉燕国，也是迎着木星进军，我反而打了胜仗，天体运行的轨道对于吉凶本来是很难弄清楚的。再说秦始皇灭掉六国，难道六国的君主都是暴虐的吗！”

冠军将军、京兆尹慕容垂对苻坚说：“弱国被强国并吞，小国被大国并吞，这是合情合理的自然发展趋势，并不难理解。凭陛下神圣威武，顺应时运而生，威望一直达到海外，勇猛而精锐的部队有百万，朝廷里充满了象韩信、白起那样的将领，而小小的江南，却独自违抗您的命令，怎么能把它留下来成为祸患传给子孙后代呢！《诗经》里有一句话说得好：‘出主意的人太多，事情就办不成功。’陛下您自己作出决断就行啦，何必广泛征询朝廷中大家的意见！晋武帝灭掉吴国，依靠的只是张华、杜预等二三个人罢了，要是同意朝廷中大家的意见，哪里还会有统一天下的功业！”苻坚听了非常高兴，说：“跟我一起平定天下的人，只有您一人罢了。”于是，赏给他五百匹丝织品。

苻坚专心致志地想攻取江东晋国，睡不到天亮就醒了。阳平公苻融就去劝告，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取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险。’自古以来，用兵不加节制，滥行攻伐，没有不遭到灭亡的。况且我们国家本是氏族，属于西北方的少数民族，重新规定正朔大致不会归到我们这一边的。江东虽然微弱，勉强维持偏安的局面，但它是中华正统的政权，天意也绝不会叫它灭绝。”苻坚反驳道：“帝王相承的次第，难道是一成不变的吗？只是凭德气在哪一面罢了！三国时的刘禅难道不是汉王朝皇室的后代吗？可是最后被魏国所灭。你不如我的地方，就在不善于适应时势的变化。”

苻坚一向信重僧人道安，群臣指使他找机会劝说苻坚。十一月里，苻坚和道安一起坐车到东苑游览。苻坚说：“我将要和您一起到南方吴、越一带去玩玩，咱们乘船泛游长江，再去观赏大海的风光，这不是很快快乐的事吗！”道安说：“陛下顺应天命，治理天下，坐镇中原，控制四方，您自己足够和唐尧、虞舜比比兴盛的气象，何必以风梳发，以雨洗头，在外奔波，去开拓遥远的地方呢！况且东南地方比较低湿，容易沾染上恶气；过去虞舜就是到南方视察而死在苍梧，不得回来的；夏禹也是到东南视察而病死在会稽，也没有北归，哪里值得劳您的车马呢！”苻坚说：“天生万民又立了君主，以治理他们，我怎敢怕苦怕累，使那一边的人民独独不能蒙受我的恩泽呢！一

定象您所说的话，这样，古代的帝王都没有讨伐的事啦。”道安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陛下最好驻扎在洛阳，先派使者带上一封信到晋国，然后诸将率领大军跟上，晋国的君主一定会叩头称臣，用不着亲自渡过长江、淮河。”苻坚仍然固执己见，不听道安的劝告。

受苻坚宠爱的张夫人也劝道：“我听说天地的生长万物，圣王的治理天下，都是顺应自然的规律而使它们和顺，做什么事就没有不成功的。所以黄帝驾驭牛马，是顺应它们的本性；夏禹疏通很多江河，筑堤防护很多湖泊，是顺应水的趋势；后稷播种和繁殖庄稼，是顺应谷物的时令节气；商汤、周武王率领天下人民去攻打桀、纣，是顺应民心；所有这些，都是说明：凡是顺应自然规律的就成功，不能顺应自然规律的就失败。现在无论朝廷内部和外部都说晋国不能征伐，而陛下偏要独自决定去攻打，我不知道陛下顺应了什么规律。《尚书》中有句话说：‘上天应当以人民的视听作为自己的视听。’上天尚且顺应人民的意愿，何况人呢！我又听说帝王出兵打仗，必定要上看天时，下顺民意。现在人心已经表示反对了，那末请再从天时来检验它吧。谚语说：‘鸡夜里叫不利出兵，狗成群哀嚎要死人，武器响动、马匹发生惊恐现象，要全军覆没。’从秋冬以来，就出现群鸡夜里叫，群犬哀声嚎叫，马房里的马群惊恐，军械库里的武器自动发出声响，这些都是出师不利的征兆啊。”苻坚说：

“打仗的事情，不是你们妇道人家应该参预的！”

苻坚的小儿子中山公苻诜最受苻坚的宠爱，也来劝苻坚说：“我听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关键在于是否任用贤人。现在阳平公是我国的主要决策人士，而陛下不听他的话；晋国有出色的人才象谢安、桓冲那样的人，而陛下却要去讨伐它，我私下里觉得迷惑不解。”苻坚说：“天下大事，你这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太元八年的七月里，秦王苻坚终于颁布了大举入侵晋朝的命令。规定老百姓每十个壮丁中抽调一个当兵；豪门贵族的子弟只要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又强健勇敢的，统统任命为羽林郎。他又说：“我任命司马昌明当尚书左仆射、谢安当吏部尚书、桓冲当侍中。看形势，我们很快就可以胜利回师，现在就可以替他们把住宅先造起来。”豪门贵族子弟来报到的有三万多，苻坚任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军的都统。这时，朝廷里的大臣们都不愿意苻坚出兵，只有慕容垂、姚萇以及那些豪门贵族子弟鼓励他。阳平公苻融劝苻坚说：“鲜卑、羌虏都是我们的仇敌，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军队发生突然的变化，以便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怎么可以采纳他们提出的策略呢？至于那些豪门贵族子弟，根本不懂军事，随随便便地拿些阿谀奉承的话来迎合你的心意。现在你竟然相信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轻率地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我担心非但不能成功，而且还有后患，到那

时后悔都来不及啦。”苻坚不接受他的意见。

到了八月初二，苻坚派阳平公苻融率领张蚝、慕容垂等部的步兵和骑兵二十五万人做先锋；派兖州刺史姚萇为龙骧将军，率领益州和梁州的军队。苻坚向姚萇说：“过去我就是从做龙骧将军的时候建立功业的，这个军衔不轻易授给别人，希望你要努力去干！”左将军窦衝说：“君主不能随便说开玩笑的话，这是不吉利的征兆啊！”苻坚沉默了一会儿。

慕容楷、慕容绍向慕容垂说：“秦王骄傲自大已经达到极点，叔叔恢复燕国的事业，就在这一趟了。”慕容垂说：“对。这件事情，除去你们，还有谁能同我一起来完成呢！”

初八这一天，苻坚从长安出发，步兵有六十多万，骑兵有二十七万，军旗战鼓，一眼望不到边，前前后后，足足有千把里长。九月里，苻坚到了项城，但凉州的士兵才到达咸阳，益州、宁州、梁州这些地方的士兵正沿着长江、汉水顺流东下，幽州、冀州这些地方的士兵已经到达徐州了，从东到西，战线长达万里，水陆两路，齐头并进，光水路运粮的船只就有万把艘。阳平公苻融等人率领三十万大军，首先到达了颍口。

晋朝的孝武帝下命令：任命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任命徐、兖两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和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率领的部队共八万人抵御秦军的侵略；同时，又派龙骧将军胡

彬率领水兵五千，支援寿阳。谢琰，是谢安的儿子。

这时候，秦军声势浩大，晋朝京城建康也大为震动，人人恐慌不安。谢玄到京城去向谢安请示机宜，谢安安然无事地说：“朝廷已经另外有命令。”接着就不再说话了。谢玄不敢再问，就叫张玄再去请示。谢安立刻吩咐准备车子到城外的别墅里去游玩，亲戚朋友都跟着去了。在别墅里，谢安和谢玄下棋，拿别墅作赌注。平常谢安的棋艺是不及谢玄的，可是这一天，由于谢玄有思想负担，内心恐惧，就是不让子儿，也没有胜过谢安。下完棋，谢安又去游山，直到晚上才回来。桓冲很担心京都的安全，派了三千精兵来保卫京城，谢安坚决拒绝，他说：“朝廷已有周密的部署，这里不需要部队，你这支部队应当留着加强西线的防御。”桓冲很感慨地对幕僚们说：“谢安真是有宰相的度量，可是他不懂军事。现在大敌当前，他还在成天游玩闲谈，只派些没有经验的小伙子去抵抗敌人。部队既少，战斗力也不强，晋朝军国大事已可预料，我们恐怕要当亡国奴了！”

这年冬天的十月里，秦国的阳平公苻融等人指挥部队进攻寿阳，在十八日那天，把寿阳攻下来了，俘虏了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苻融就派他的参军河南郡人郭褒担任淮南太守。与这同时，进攻荆州北部的将领慕容垂也攻克了郢城。晋将胡彬听说寿阳已经陷落，就率领水军后退到硖石，苻融知道后，就派兵向西北进攻他。秦国将领梁成等率领五万军

队向东驻扎在洛涧，并且沿着淮河密置栅栏，作为防御工事，来阻挡晋军的进攻。谢石、谢玄等的队伍在离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就停止下来，因为害怕梁成而不敢前进。这时，胡彬的部队粮食已经吃完了，暗地里派人告诉谢石他们说：“现在敌人声势太盛，我们粮食又吃完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谁知道胡彬的使者被秦军俘获，送到苻融那里。苻融立刻派人飞报苻坚，说：“敌人兵力很少，容易消灭，只怕他们逃走，我们应当及早发动进攻！”于是，苻坚就把主力部队留在项城，亲自率领八千轻装骑兵，日夜赶路，到寿阳和苻融会面。到了寿阳，就派尚书朱序到晋军去劝说谢石等人，理由是“双方力量太悬殊，不如赶快投降的好。”朱序到了晋营，却私下里告诉谢石他们说：“假如秦国的百万大军全部到齐，实在难以对抗。现在趁秦国各路军马还没有看到齐，应当尽快出击；假如能击败他们的前锋部队，那末，他们就会丧失锐气，这样才有可能全部打败他们。”

谢石听说苻坚在寿阳，很害怕，打算不和他交战，用拖延时间的方法来疲惫秦军。谢琰却劝谢石听取朱序的意见。十一月里，谢玄派广陵相刘牢之率领精兵五千人迅速开赴洛涧，离洛涧还有十里的地方，梁成就凭借洛涧的阻隔，摆开阵势在等着他。刘牢之奋勇向前，渡过涧水，发动攻击，把梁成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杀死了梁成和弋阳太守王詠；另外又派出一支部队截断秦军撤退的渡口，这样就使梁

成的步兵和骑兵全线崩溃，抢着渡淮河，士兵死亡的有一万五千人，还俘虏了秦国的扬州刺史王显等人，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武器和给养。这时候，谢石等人率领各路大军，水陆并进。秦王苻坚和阳平公苻融登上寿阳城瞭望，看见晋军摆的阵势十分严整，又望见八公山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苻坚回过头来向苻融说：“这也是我们的劲敌啊，怎么能说他们是弱兵呢！”脸上露出了惆怅失意的样子，看上去开始有点恐惧的神色。

秦军紧靠着肥水摆下阵势，晋军没法渡河。谢玄派人跟阳平公苻融说：“你孤军深入，却又紧靠河岸摆下阵势，这是作持久战的打算，不是想速战速决的样子。如果你能够把阵地稍微退后一些，让晋军能够渡过河来，这样，双方可以一决胜败，不是很好吗？”秦军的将领都说：“我们的兵多，他们的兵少，不如就这样堵住他们，叫他们不能过来，才是万全之策。”苻坚说：“只要把部队稍微向后移一点，让他们半数过河尚未立住脚跟的时刻，我们就使用穿铁甲的骑兵突然紧压过去，进而杀死他们，没有不胜利的。”苻融也认为很对，于是便指挥部队退却。谁知这一退却，就止不住了。谢玄、谢琰、桓伊等就乘机率领部队渡河进攻。苻融急忙飞马巡视阵地，打算制止部队后退，不料他的马跌倒在地，苻融跟着摔在地上，正好晋兵赶来，把他砍了。秦军于是全线崩溃。谢玄等乘胜追击，追过寿阳城，又追了二十多

里，向西直追到青冈。秦军大败，自己人互相践踏而死的盖满了田野，堵塞了河流。那些逃跑的人听到刮风和鹤叫的声音，都以为是晋兵将要赶来了，日夜不停地逃跑。他们不敢走大路，而在田野草地上跑；也不敢借住民房，倦了就睡在露天里，再加上挨饿受冻，部队死去十分之七八。

当初，就在秦军刚刚向后移动的时候，朱序就在阵地后面大喊：“秦军打败啦！”于是大家就拚命向后逃奔。朱序趁机和张天锡、徐元喜重新投奔晋国。晋军缴获了苻坚乘坐的云母车。收复了寿阳，俘虏了秦国的淮南太守郭褒。

谢安得到驿站送来的报告，知道已经打败秦军，这时他正在和客人下棋，看完报告就把它收起来放在床上，脸上毫无喜悦的表情，照常下棋。客人问他报告的内容，他慢吞吞地回答道：“孩子们竟然已经打败了敌人。”下完了棋，回到内房去，在过门槛时，高兴得连木屐底上的齿折断了都没有觉得。

韦叡救钟离

韦叡（公元四四二——五二〇年），字怀文，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五〇三年），任豫州刺史。天监五年冬天，鲜卑贵族建立的北魏政权派中山王元英进攻梁朝的北方重镇钟离。第二年春天，韦叡奉梁武帝命令，由豫州治所合肥率领军队去救钟离。他不怕魏军的强盛，不听别人要他慢慢前进的劝告，而是忧人之忧，及时带领部队赶到前线。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一日数次交兵，临危不惧，指挥有方，终于稳住军心。最后，以水军火攻破魏军数十万于邵阳洲，使钟离城转危为安。这一仗战胜以后，群帅争着向梁武帝告捷，但他功成不骄，谦逊居后，显示了他的政治风度。

【原文】

天监（梁武帝萧衍年号）六年（公元五〇七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北魏鲜卑贵族，姓元名英，时为征南将军，负责扬、徐二州的军事长官）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钟离（在今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东三华里）。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洲（在钟离城

东北十八里淮河中)两岸为桥,树栅(炸 zhà, 树立竹木铁条等障碍物)数百步,跨淮通道。英据南岸攻城,大眼据北岸立城(另筑一城),以通粮运。城(钟离城)中众才三千人,昌义之(梁武帝所派遣的将领,时为北徐州刺史)督率将士,随方(针对北魏攻城的方法)抗御。魏人以车载土填堑(欠 qiàn, 壕沟),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寄 jì, 严密的骑兵)蹙(促 cù, 紧追)其后,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责 zé, 逼迫)之,俄而(一会儿)堑满。冲车(战车的一种,用来冲击城墙)所撞,城土辄颓(马上掉下)。义之用泥补之,冲车虽入而不能坏。魏人昼夜苦攻,分番(轮流)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

二月,魏主(魏宣武帝元恪,公元五〇〇——五一五年在位)召英使还,英表(书面报告)称:“臣志殄(殄 tiǎn, 消灭)逋(逋 bū, 逃亡)寇(指梁军),而月初以来,霖雨(久下不停的雨)不止,若三月晴霁(记 jì, 雨止),城必可克(攻下),愿(希望)少(稍)赐(次 cì, 给)宽假(延长时间)!”魏主复诏(皇帝的命令)曰:“彼土(指钟离)蒸湿,无宜久淹(留)。势虽必取,乃将军之深计;兵久力殆(代 dai, 将尽),亦朝廷之所忧也。”英犹(仍然)表称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略次于将军的军职)范绍诣(意 yì, 到达)英议攻取形

势。绍见钟离城坚，劝英引还（引兵回去），英不从。

上（指梁武帝）命豫州（梁朝州名，当时治所在今安徽省合肥市）刺史（州的军政长官）韦叡（瑞 rui）将（督 jiàng，率领）兵救钟离，受曹景宗（时为右卫将军，已屯军邵阳洲东面道人洲）节度（指挥）。叡自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取直道（路），由阴陵（在今安徽省定远县西北）大泽（积水草的地方）行，值（逢）涧谷，辄飞桥（搭起架空的桥）以济（通过）师。人畏魏兵盛，多劝叡缓行，叡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顶着门板）而汲（汲 jǐ，取水于井），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迟到），而况缓乎！魏人已堕（舵 duò，落到）吾腹中（指计谋），卿曹（各位，卿是古代上对下的客气称呼）勿忧也。”旬日（十天）至邵阳（即邵阳洲）。上豫（通“预”，事先）敕（赤 chì，皇帝的诏书。这里用作动词，下诏书）曹景宗曰：“韦叡，卿之乡望（乡里有声望的士族），宜善敬之！”景宗见叡，礼甚谨（恭敬）。上闻之曰：“二将和，师必济（取胜）矣！”

景宗与叡进顿（驻军）邵阳洲，叡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象鹿角般的带枝树木，削尖插地，防止敌人过来），截洲为城，去魏城百余步。南梁（梁朝郡名，治所在今安徽省寿县。时南梁还控制在北魏手中）太守（郡的行政长官）冯道根能走马步

地(测量土地),计马足以赋功(给与筑城所需的人力),比(及)晓而营立。魏中山王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武器盔甲)精新,军容(指军事装备、纪律、威仪等方面)甚盛,魏人望之夺气(失去胜利的信心)。景宗虑城中危惧,募军士言文达等,潜行水底,赍(机 jī,带着)救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气百倍。

杨大眼勇冠军中,将万余骑来战,所向皆靡(米 mǐ,败退)。叡结车为陈(同“阵”),大眼聚骑围之,叡以强弩(努 nǔ,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二千,一时俱发,洞(穿透)甲穿中(指身体),杀伤甚众。矢(箭)贯(穿)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帅众来战,叡乘素木輿(没有涂上颜色的木制的车),执白角如意以麾(灰 huī,指挥)军,一日数合,英乃退。魏师复(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叡子黯请下城以避箭,叡不许;军中惊,叡于城上厉声呵(he,大声喝叱)之,乃定。牧人过淮北伐(砍)刍(除 chū,草)藁(稿 gǎo,谷类植物的茎秆)者,皆为杨大眼所略(掠夺);曹景宗募勇敢士千余人,于大眼城南数里筑垒(建筑堡垒),大眼来攻,景宗击却之。垒成,使别将(武官名)赵草守之,有抄掠者,皆为草所获,是(此)后始得纵(任凭)刍牧(割草与放牧)。

上命景宗等豫(准备)装高舰(高大的战船),使与魏桥等(同样高),为火攻之计。令景宗与劼各攻一桥,劼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劼使冯道根与庐江(梁朝郡名,治所在今安徽省庐江县)太守裴邃(岁 suì)、秦郡(梁朝郡名,治所在今江苏省六合县)太守李文钊(招 zhāo)等乘斗舰(战舰)竞发(争先恐后地出发),击魏洲上军尽殄(意 yì, 杀死)。别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油),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名 míng, 昏暗),敢死之士,拔栅斫(浊 zhuó, 砍)桥,水又漂疾(漂浮着栅桥所用的木材很快流走),倏(书 shū)忽(忽然)之间,桥栅俱尽。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一当百,魏军大溃。英见桥绝,脱身(自身脱离险境)弃城走,大眼亦烧营(烧掉自己军队的营帐)去。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象投水死去的数字)。劼遣报(派人报告)昌义之,义之悲喜(久困围城的悲和得到解围的喜),不暇答话,但叫曰:“更(再)生,更生!”诸军逐北(追逐败退的魏军)至濊(荟 huì)水(又名浍水、涣水,这里指下游固镇至五河部分)上,英单骑入梁城(在寿阳东北,钟离西南);缘(沿)淮百余里,尸相枕藉(借 jiè, 交横相枕),生擒五万人,收其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

胜(升 shēng, 尽)计。

景宗与群帅争先告捷，劼独居后，世尤以此贤(器重)之。

【译文】

梁武帝萧衍天监六年春天，一月里，北魏中山王元英和平东将军杨大眼等率领几十万大军攻打梁朝的钟离城。钟离城北面就有淮水阻挡着。北魏的军队就在淮水中的邵阳洲上，南北两岸架起木桥，并且树起了栅栏有数百步长，这使南北两桥成为横跨淮河的通道。元英占据南岸攻城，杨大眼占据北岸，又筑了一座土城，以便粮草等物的运输。钟离城内梁朝的兵士只有三千人。昌义之督领将士们，针对北魏不同的攻城方法，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抵抗。北魏的士兵用车装土，填塞壕沟，又让没有车的士兵背了土，跟着车一起去填，后面用骑兵紧紧地逼近他们。士兵中有不及时回来的，就用不断运来的土块逼迫他，差一点就要被埋进去。过不了多少时间，壕沟就填满了。冲击城墙的战车所撞到的地方，城土就跟着纷纷落下，昌义之命令部下用泥土补上。冲车虽然能冲击城墙，但城墙却不至于倒塌下来。北魏的军队日夜拚命攻城，轮流作战，爬城跌下去的站起来再爬，没有一个后退的。一日要战斗几十个回合，前后杀伤北魏的士兵要用“万”来计算，北魏士兵死

得很多，累积起来的尸体简直和城墙一样高了。

二月里，北魏宣武帝元恪下命令要元英退兵，元英就上了书面报告，说：“我下定决心要歼灭这批亡命之徒。但是从二月初以来，一直下雨，如果等到三月份天气晴朗了，钟离城一定可以攻下来。希望给予延长一点时间！”北魏皇帝又下诏书，说：“钟离地方现在正当蒸发潮湿的水气的时候，不宜长久停留。根据形势虽然一定能够攻下，这是属于将军深远的谋划，但是打仗时间长了，部队的战斗力就要消耗光，这也是朝廷深为忧虑的事情。”元英仍然上报告，说一定能攻下。北魏皇帝派步兵校尉范绍到元英那里探讨攻取钟离城的局势。范绍看到钟离城坚固，规劝元英退兵回去，元英不听。

梁武帝萧衍命令豫州刺史韦叡带兵去救钟离，并要他听从曹景宗的指挥。韦叡从合肥取最近的路，经由阴陵积水草的地方行军，逢到山涧或深谷，就迅速架起木桥使部队很快过去。人们害怕北魏兵多势大，多劝韦叡慢慢地前进。韦叡回答说：“钟离城内的人现在凿洞居住，顶着门板汲水。我们的车子快跑，士兵快走，仍然害怕耽搁时间，何况慢慢地行军呢！如今，北魏士兵已经落进我的计谋之中了，您们不用耽心！”十天以后，部队到达邵阳洲。梁武帝事先下诏书给曹景宗说：“韦叡是您乡里中有声望的人，应该很好地敬重他！”景宗看到韦叡后，行礼十分恭敬。梁武帝听到后，说：“两个将领和睦，军队一定

能打胜仗了！”

景宗和韦叡把军队进驻邵阳洲，韦叡在景宗营盘的前面二十里，当天晚上就掘起很长的壕沟，插上带枝的树木，横断邵阳洲，临时筑起城来，离开杨大眼筑的城只有一百多步。南梁州太守冯道根能够走马测量土地，计算马走的路程决定要多少人筑城。等到天明，营垒已经完成。北魏中山王元英看到后，大为惊讶，用手杖敲着地皮说：“这是多么的神奇啊！”景宗等人的部队武器盔甲都是新造的，十分精良，军队的装备很有气派，北魏的士兵望到后不免对胜利失去信心。景宗考虑到钟离城内的士兵处在危急恐惧的日子里，就召募勇敢的兵士言文达等人，偷偷地从水底下带着皇帝的诏书进城，城里边开始知道外边来了援兵，顿时勇气增添百倍。

杨大眼的勇敢在北魏军队中要数第一，他率领了一万多骑兵来挑战，碰上他的都败下阵来。韦叡把车连结起来，作为阵地，大眼聚集骑兵把它包围起来。韦叡用二千强弩同时发射，穿透了魏军的铁甲甚至于身体，杀伤很多。有一支箭射穿了大眼的右臂，大眼只好忍痛退兵。第二天早晨，元英亲自率领许多北魏军队来挑战，韦叡坐着没有涂颜色的木轮车，拿着白角如意指挥作战，一天交锋好几次，元英才退兵。北魏军队到了晚上又来攻城，射进城中的箭密得象雨点一样。韦叡的儿子韦贍请他下城墙避箭，韦叡不答应。梁军中有的惊慌起来，韦叡在城头

上大声呵斥他们，才把军心安定下来。放牧牲口的人到淮河北边割草，都被杨大眼的部下所掠夺。曹景宗针对这种情况，招募了勇敢的士兵一千多人，在大眼所筑城的南边数里，筑起堡垒，大眼带兵来攻，景宗派部队把他们打退了。堡垒筑成后，派别将赵草扼守着它。有抄掠的魏军出现，都被赵草他们所俘获，从此以后，就可以随便地割草和放牧了。

梁武帝命令景宗等人预先制造高大的战船，使它和北魏军队建造的木桥一样高，打算用火攻来击败北魏军。武帝命令曹景宗与韦叡各人攻打一桥。叡攻南桥，景宗攻北桥。到了三月里，淮水突然涨高六七尺，韦叡派冯道根和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人乘着战舰，争先恐后地一起出发，去攻打邵阳洲上的北魏军队，结果，把他们全部歼灭。另外用小船装草，浇上油，紧接着去焚烧大桥。风声呼呼，火势又盛，浓烟灰尘，遮蔽得象黑夜一样，不怕死的士兵冲上去拔掉障碍物，砍断了大桥，并抛进急流，很快就漂走了。在很短时间内，大桥、障碍物全部被梁军拆除或烧毁。道根等人都亲自参加搏斗，士兵奋勇向前，呼声震动天地，个个一以当百，杀得魏军大败而逃。元英看到大桥已断，只好脱离险境，弃城逃跑。杨大眼也只好烧掉自己的营帐退兵。魏军的许多营垒，象泥土倒塌一样，一个接一个被攻下来。他们都抛弃武器和盔甲，争着投水，准备渡河逃命，淹死了十多人，被梁军砍死的也有这么多。韦叡派人向

昌义之报告胜利的消息，义之悲喜交集，没有空闲答话，只是喊着：“再生，再生！”梁朝各部军队追逐魏军一直到濊水上。元英单身骑马逃进梁城。沿着淮河百余里，到处见到尸体横七竖八地倒着，这次活捉了五万人光景，收取北魏丢弃的物资、粮食、器械，堆积如山，牛、马、驴、骡多得无法全部计算。

曹景宗和许多将帅争先恐后地向梁武帝报告胜利的消息，只有韦叡最后一个上报，因此，当时社会上更加器重他了。

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六月初四日。这是我国唐代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

秦王李世民在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和削平了地方割据势力以后，面临着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内部斗争。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为人昏庸忌刻，他一方面要依靠李世民的才干来夺取天下，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功高震主，不好驾驭。在治国方针上，父子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李渊的长子李建成爱好酒色，亲近佞人，完全象他父亲，而对李世民的猜忌则更为厉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齐王元吉是李渊的第四子，既非嫡长，又没有李世民的战功，但野心极大，企图先勾结太子建成消灭李世民，然后再取建成的地位而代之。建成、元吉通过李渊的宠妃尹德妃、张婕妤等人同李渊联成一气，共同对付李世民。显然，如果建成、元吉的阴谋得逞，刚刚统一的中国很可能又会陷于大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以果敢的行动，伏兵于玄武门，一举剪灭了建成、元吉集团。这一行动不仅是必要的自卫，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进步意义。

此后，李渊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唐朝在李世民的统治下，迅速强大起来了。

【原文】

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细 xī，感情上的裂痕），以（认为）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因军事需要而临时设置的大行政区机构，这里指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行台六部长官之一，掌工程、屯田、交通等事务）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寄 jì）将军荣（刑 xíng）阳（在今河南省郑州市西部）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往）洛阳，阴（暗中）结纳山东（泛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豪杰以俟（四 sì，等待）变，多出金帛，恣（字 zì，随便）其所用。元吉告亮谋不轨（想造反），下吏（交给官吏）考验（审讯），亮终无言，乃释之，使还洛阳。

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振 zhèn，用毒酒谋杀）之。世民暴（突发）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李渊的堂兄弟，世民的从叔父）扶之还西宫（弘义宫）。上（指唐高祖李渊）幸（指帝王驾临）西宫，问世民疾，敕（赤 chì，命令、告诫）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再）夜饮。”因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你）之功。吾欲立汝为

嗣(继位人),汝固辞(坚决推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首都长安),必有纷竞(纠纷),当(必定)遣汝还行台(李世民当时领陕东道大行台),居洛阳,自陕(州名,治所在今河南省陕县)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刘武,汉景帝同母弟,平吴、楚七国有功,得赐天子旌旗)故事。”世民涕泣,辞以不欲远离膝下(儿女幼时常在父母跟前,故称膝下)。上曰:“天下一家,东西两都(唐朝以长安为西都,洛阳为东都),道路甚迩(尔 ěr, 近),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约束),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寻常人)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封事(古代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袋封缄,称为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说(说 shuì, 劝说)上,上意遂移,事复中止。

建成、元吉与后宫(指尹德妃、张婕妤等)日夜潜(zen, 说坏话诬陷别人)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治罪)世民。陈叔达谏(见 jiàn, 下对上的直言规劝)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触 chù, 降职或罢免)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贬损),恐不胜(升 shēng, 禁不住)忧愤,或(也许)有不测之疾(意料

不到的急病)，陛(bì)下(臣下对皇帝的尊称)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顾望(留恋观望)不还，散钱帛以(用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只)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

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行台考功郎中(吏部尚书的属官，掌管对文武官员的考核)房玄龄(李世民的重要助手，太宗即位后，为中书令，后任尚书右仆射)谓比部郎中(刑部尚书的属官，掌管内外经费和百官俸禄、调敛徒役等事)长孙无忌(太宗长孙后之兄，太宗即位后，历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之职)曰：“今嫌隙(这里泛指仇怨)已成，一旦祸机窃发(灾祸的导火线暗中引发)，岂唯府朝(秦王府廷，指李世民)涂地(彻底毁灭)，乃实社稷(冀 jì，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旧时用作国家的代称)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周公姬旦诛杀管叔、蔡叔的事情)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见 jiàn，空隙)不容发(不能容纳一根头发，比喻形势危急到极点)，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不敢发口；今吾子(古代对人的尊称)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说明)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皇位)；今日忧危，乃天赞(助)也，愿大王勿疑。”乃

与府属（秦王府属官）杜如晦（太宗即位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当时人合称“房杜”）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消 xiāo，勇）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当时秦王、齐王府各置左右六个护军府，左二副护军为左二护军府的副长官）尉迟敬德（名恭，唐初大将），并以书招之曰：“愿迂（憮 yū，回转）长（zhǎng）者（年纪大、辈分高的人。这里称呼敬德，表示尊敬）之眷（缱 qiǎn，爱恋），以敦（加深）布衣（平民）之交。”敬德辞曰：“敬德，蓬户瓮牖（有 yǒu，窗。用蓬草编门，破瓮当窗，极言穷困）之人，遭隋末乱离，久沦（沦落）逆地（敬德原是隋末割据势力刘武周的部将，故有此称），罪不容诛。秦王赐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写下名字，指出仕）藩邸（抵 dī，藩王的府第），唯当杀身以为报；于殿下（对太子的尊称）无功，不敢谬（miù，错。这里表示自谦）当重赐。若私交殿下，乃是贰心，徇（殉 xùn，曲从）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与之绝。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古代对人的敬称）心如山岳（泰山），虽积金至斗（北斗星），知公不移（变心）。相遗（位 wèi，馈赠）但（只）受，何所嫌（疑）也！且得以知其阴谋，岂非良策！不然，祸将及公。”既而元吉使壮

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开重门，安卧不动，刺客屡至其庭，终不敢入。元吉乃潜敬德于上，下诏狱（奉皇帝命令系治罪犯的地方）讯治（审讯治罪），将杀之，世民固请（坚决请求），得免。又潜左一马军总管（左一护军府骑兵司令）程知节（名晓金，俗称程咬金，唐初将领），出（逐出首都）为康州（唐州名，州治在今广东省德庆县）刺史（州的行政长官）。知节谓世民曰：“大王股肱（工 gōng）羽翼（股，大腿；肱，手臂从肘到腕的部分；羽翼，翅膀。比喻得力的助手）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又以金帛（驳 bó，丝织品）诱右二护军（右二护军府长官）段志玄，志玄不从。建成谓元吉曰：“秦府智略（智慧谋略）之士，可惮（但 dàn，怕）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皆潜之于上而逐之。

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唐州名，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治中（州郡长官的副手）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右候卫所属车骑将军）三水（在今陕西省旬邑县附近）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唐州名，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大都督（地方军政长官）李靖（唐初军事家），靖辞（辞谢不答）；问于行军总管（出征时的军队主帅）李世勣（唐初大将），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会(正巧)突厥郁射设将(率领)数万骑屯河南(黄河以南),入塞,围乌城(在今甘肃省古浪县南),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统率)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京师十二卫大将之一)李艺、天纪将军(关内十二军,泾州道为天纪军,置将军一人)张瑾等救乌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右三护军府的军官)秦叔宝(名琼,唐初将领)等与之偕行(一起出征),简阅(检查挑选)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率更丞(太子率更寺的副长官,掌管礼乐、刑罚和纪录时间等事)王晙(至 zhì)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践 jiàn,用酒食送行)汝于昆明池(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突然死去),主上宜无不信(应该没有不信的)。吾当(一定)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尽)坑(kēng,活埋)之,孰(谁)敢不服!’”世民以晙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在事变发生之前解决对方)。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弟兄间互相残杀),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早晚),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用牺牲性命来尊奉大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将)发,

而王犹晏然(安定的样子)不以为忧,大王纵(即使)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对祖先的宗庙和国家怎么办呢)!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逃亡到荒野的地方安身),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束)手受戮(路 lù, 杀)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重新考虑)之。”敬德曰:“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患 huàn, 穿)甲(古代战士的护身衣,用皮革或金属做成)执兵(武器),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世民访之府僚,皆曰:“齐王凶戾(粒 lì, 横暴),终不肯事其兄。比(闭 bì, 近)闻护军薛实尝谓齐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终主唐祀(主管唐室祭祀,意谓做皇帝)。’齐王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太子所居之宫,指太子)如反掌耳。’彼与太子谋乱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乱心无厌(满足),何所不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介 jiè, 芥菜子)耳,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竣 jùn, 挖深)

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舜父瞽瞍使舜挖井，舜事先挖旁道，舜父、舜弟用泥填井想害死舜，舜从旁道出）；涂廩（廩 lǐn，粮仓。用泥涂粮仓屋顶）不下，则为廩上之灰（舜父瞽瞍使舜涂仓廩屋顶，抽去梯子，纵火烧廩，舜拿着两个笠帽轻轻跳下）；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孔子家语》：孔子曰：“舜事瞽瞍，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杖，责打），盖所存者大（指胸中怀有大志的意思）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张公谨自外来，取龟（龟板）投地，曰：“卜（占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岂）得已（止）乎！”于是定计。

世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曰：“敕旨（皇帝的命令）不听（允许）复事王（指李世民）；今若私谒（业 yè，拜见），必坐死（犯死罪），不敢奉教（接受命令）！”世民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爷 yé，同“耶”；疑问助词）！”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敬德往，与无忌共谕（明白告诉）之曰：“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吾属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龄、如晦著道士服，与无忌俱入，敬德自他道亦至。

己未（初三日），太白（金星）复经天（白天到午后都能见到）。傅奕（亦 yì）密奏：“太白见（现 xiàn，出

现)秦分(秦地的分野,在井、鬼二宿处),秦王当有天下(指即位当皇帝。按古人迷信,以为天象与人事有关)。”上以其状(傅奕的奏章)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王世充,隋末割据称帝,兵败降唐,为仇人所杀)、建德(窦建德;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声威很大,后与唐军战于牛口,兵败被杀)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醒 xǐng,醒悟)之,愕(扼 è)然(惊讶的样子),报(回答)曰:“明当鞠(鞠 jū,审讯)问,汝宜早参(早点上朝参见)。”

庚申(初四日),世民帅(带领)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宫城北门)。张婕妤(婕鱼 jié yū,宫中女官)窃知世民表意,驰(飞快地赶去)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乐 lè,严密部署)官府兵,托疾(病)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qū,通“趋”,快步走)玄武门。上时(此时)已召裴寂、萧瑀(禹 yǔ)、陈叔达等,欲按(调查和推问)其事。

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拨 bō)马(转过马身)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够 gòu,两三次都没有拉开弓),

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挂（挂 guà，绊住），坠不能起。元吉遽（炬 jù，急速）至，夺弓将扼（厄 è，用力掐住）之，敬德跃马叱（斥 chì，大声斥责）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翊（易 yì）卫车骑将军（太子左右率府下属的翊卫府长官）冯翊（在今陕西省大荔县）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戏 xì）直府（属帐内府，是齐王元吉的警卫部门）左车骑万年（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挥 huī）将军（第六阶武散官）敬君弘掌宿卫兵（皇宫卫队），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慢）观变，俟兵集，成列（排成战斗行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唐代各卫都置中郎将，掌门卫和仪仗等事）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雋（俊 jùn，北齐尚书右仆射）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擂鼓和呐喊）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给官府兵看），官府兵遂溃（散走）。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部下）曰：

“亦足以少报(稍稍报答)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上方泛舟海池(太极宫内有北海池、东海池、南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在宫禁中值宿警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皇帝所在地)。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干什么)?”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居然)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参与)义谋(指帮助李渊争夺天下),又无功于天下,疾(妒忌)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全国都拥护他),陛下若处以元良(旧时太子的代称),委之(交给他)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肃 sù,早已有的)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东宫与齐王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下手令),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调遣),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天策上将府设司马一人,为天策上将的属官,管理府内事情)宇文士及自东上闱(周闱)门出宣敕(宣读皇帝命令),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中央审议机构门下省重要官员,职务为侍从皇帝、传达诏命、参与机密、备皇帝顾问)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于是)召

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柱 zhù，梭子）之惑（春秋时，曾参母亲，听说曾参杀人，开始不相信，到第三次谣言传来，她也信以为真，投梭而逃）。”世民跪而吮（shǔn，用嘴吸）上乳，号恸久之。

是日，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馀党与，一无所问。国家庶（众）事，皆取秦王处分（处理）。

【译文】

秦王李世民已经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有了矛盾，认为洛阳是个重要的地方，担心一旦发生事变，想出去保住它。于是，就用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派秦王府车骑将军荥阳人张亮率领身边亲信将士王保等一千多人到洛阳，暗中结交和招纳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的豪杰，以便等待形势的变化，拿出了大量的金钱和丝织品，放手让他们去使用。李元吉诬告张亮想造反，唐高祖李渊就派人把张亮逮捕起来交给司法官吏审讯。张亮始终没有供出什么，才释放了他，让他回洛阳去。

李建成夜里召见李世民，请他喝酒，把毒药下在酒里，企图把他毒死。李世民喝了以后，突然觉得心痛，吐了很多血。淮安王李神通扶着他回弘义宫。皇帝李渊知道后，来到弘义宫，慰问李世民的病情，下令告诫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喝酒，从今以后，不

准再在夜里喝酒。”皇帝看他们弟兄间矛盾很深，因而对世民说：“首先提出取代隋朝的大计，接着削平了海内群雄，都是你的功劳。本来，我想立你为继承人，可是你坚决推辞；现在建成年龄大了，立为太子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不忍心废掉他。看你们兄弟之间好象不能相容，一起住在首都长安，必然会有纠纷和斗争。我决定派你回到行台任上去，住在洛阳，从陕州以东都归你统辖，还要让你使用天子的旌旗，象汉朝的梁孝王那样。”李世民哭着，用不愿意远离父亲为理由来推辞。皇帝说：“天下都是一家，东、西两个都城，路途很近，我想念你就到那里去，用不着烦恼和悲伤。”李世民将要赴洛阳的时候，建成和元吉在一起商议说：“秦王假使到了洛阳，拥有土地和军队，不能再加约束，不如把他留在长安，那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对付他就比较容易了。”于是，在暗中指使几个人上书奏事，说“秦王的亲信人员听说要到洛阳，没有一个不高兴得跳起来的，看他们的思想情绪，恐怕不会再回来了。”又派遣最得信任、最会巴结的大臣用利害关系来劝说皇帝，终于把皇帝说动了，改变了主意，派李世民回洛阳的事就此中止下来。

李建成、李元吉同尹德妃、张婕妤等人日夜在皇帝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皇帝听信了这些话，将要归罪于李世民。陈叔达规劝说：“秦王对国家有很大的功劳，不能处分他。况且他的性情刚烈，假如加以

贬损，恐怕他禁不住忧愤，也许会发生意料不到的急病，皇上后悔也来不及了。”皇帝听了觉得有理，才没有采取行动。李元吉又很秘密地请皇帝杀掉秦王。皇帝说：“他有平定天下的大功，罪状还不明显，拿什么作借口？”元吉说：“秦王刚刚打下洛阳，留恋观望不肯回京，散发钱帛用来收买人心，博得别人对他的好感。秦王又公开违抗命令，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只要快点把他杀掉，还怕找不到借口吗！”皇帝没有答应。

秦王府的文武官员都担心和害怕起来，处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该拿出什么办法来对付才好。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告诉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现在矛盾已经形成，一旦灾难的导火线暗中引发，哪里只是整个秦王府彻底毁灭，实在会对整个国家带来很大的忧患，不如劝秦王实行周公旦诛杀管叔、蔡叔的办法来安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机，已经极为紧迫，好比容纳一根头发的空隙也都没有，这样的处境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我考虑到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只是不敢说出口来，今天您所讲的，正符合我的心意，我们应该很谨慎地向秦王说清楚这个问题。”于是就进去对李世民说了。世民为此召见房玄龄商量这件事。玄龄说：“大王功业盖过天地，照理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如今处在忧患危险之中，这是天帮助大王成就大事，希望大王不要疑惑。”说完以后，就和秦王府的属官杜如晦一起劝说李世民除掉李建

成、李元吉。

建成、元吉认为秦王府有很多勇将，想引诱他们来为自己出力，就暗地里用一车金银制品送给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同时用一封信去招他，说：“很想得到您老人家的爱恋，以便加深我们之间象老百姓一样的交情。”尉迟敬德推辞说：“敬德是一个用蓬草编门、破瓮当窗的穷人，遇到隋代末年的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我长期沦落在叛逆的地方，罪孽很大，完全该杀。秦王赐给我重生的大恩，现在又让我在他王府里留名、任职，我想只有粉身碎骨来报答他；对于殿下，我一点功劳也没有，不敢错领这份优厚的赏物。假使我私下结交殿下，那就是有了两种心意，曲从私利，忘掉忠诚，这样的人对殿下还有什么用处呢？”李建成得讯后很生气，就和他绝交了。敬德把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说：“您的思想品德象泰山一样崇高，虽然赠送的金银财宝堆积得碰到北斗星，知道您还是不会变心的。有人送您东西，您只管接受，不会有什么嫌疑的！况且借此机会还能知道他们的阴谋，难道不是很好的计策吗？不这样，灾祸将会降到您的身上。”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不久以后，李元吉派遣壮士在夜里来暗杀敬德。敬德知道这件事，把家里的几道门都开得很大，静静地躺在床上不动，刺客多次走到他的庭院，始终不敢进入寝室。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李元吉就在皇帝面前说敬德的坏话。皇帝命令把敬德逮捕起来，下狱审讯，结

果，准备把他处死。李世民知道后，就坚决请求免于处分，终于使他获释。李元吉又在皇帝面前说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的坏话，要把程知节赶出秦王府，调到康州去当刺史。程知节对李世民说：“大王身边的得力助手被驱赶光了，自身的安全怎能久保！知节到死也不离开您，只希望早点决定大计。”建成、元吉又用金帛引诱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也不肯接受。建成告诉元吉说：“秦王府智慧谋略的人中间，最可怕的只是房玄龄、杜如晦罢了。”二人又在皇帝面前说他们的坏话，把他们赶出了秦王府。

李世民的亲信只有长孙无忌还在秦王府中。此外还有他的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人侯君集和尉迟敬德等，他们日日夜夜劝李世民杀掉建成、元吉。李世民心里拿不定主意，去问灵州大都督李靖，李靖不肯说什么；又去问行军总管李世勣，李世勣也不肯说什么。李世民因此更加敬重这两个人。

正巧突厥郁射设率领几万骑兵驻扎在黄河以南，侵入边塞，包围了乌城。太子建成推荐齐王元吉代替秦王世民统率各路军马北伐，皇帝同意了 this 个意见，命令元吉统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救乌城。元吉请求让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人同他一起出征，还要检阅、挑选秦王手下精锐的战士来充实元吉自己的军队。太子宫中的率更丞王晷秘密告诉李世民说，

“太子同齐王密谋说：‘现在你得到了秦王府的勇将精兵，拥有好几万军队，我同秦王到昆明池摆酒席为你送行，指使壮士把秦王从酒席上拉下去杀掉，对皇帝说是暴病而死，皇帝该不会不相信的。我一定派人进宫帮我说话，让皇帝把国家的权力交给我。敬德等人已经落入你的手中，应该把他们全部活埋，谁敢不服从！’”李世民把玉璫的语告诉了长孙无忌等人，无忌等人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要在对方动手以前把对方解决掉。李世民叹口气说：“兄弟间相互残杀，这是古往今来最坏的事情。我很清楚地知道灾祸很快就要发生，我想等待他们先动手，然后名正言顺地讨伐他们，不是也可以吗？”敬德说：“拿人的常情来说，谁不慎重地对待他的死呢！现在大家都愿意用牺牲自己生命来尊奉大王，这是天要把国家交给您。一场大祸立即要爆发了，而大王还好象安然无事的樣子，一点也不担心，大王即使不看重自己，那也应该为宗庙和国家着想，否则怎么能行呢！现在，大王如果不采纳敬德的意见，敬德马上就要逃亡到荒野的地方去了，不能停留在您大王身边，束手等他们来杀啊！”长孙无忌也说：“不接受敬德的意见，大事眼看就要失败。敬德这班人一定不会跟着您大王，无忌也一定同他们一起离开这里，不能再为大王办事了！”李世民说：“我所讲的话也不能全部抛弃，请您重新考虑一下这件事吧。”敬德说：“大王如今处理事情而心怀疑虑，这是不智；大难临头而犹豫不决，

这是不勇。况且大王平时所养的勇士八百多人，在外面的现在都已经进入王宫，穿戴盔甲，拿起武器，准备干一场的形势已经形成了，大王怎么能够就此停止呢！”

世民向王府里的僚属征询意见，都说，“齐王元吉既凶残又悖逆，野心很大，最后一定不会服从他哥哥的。最近，听说齐王府的护军薛实曾经告诉齐王说：‘大王的名字，把它合起来正好是个“唐”字，大王最后一定会做皇帝，主管唐室祭祀。’齐王听了，高兴地说：‘只要除掉秦王，夺取建成的地位，那就易如反掌了。’他与太子搞阴谋还没有成功，就已经有夺取太子地位的野心，这种作乱的野心不满足，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假若让这两个人阴谋得逞，恐怕天下不再是唐朝所有的了。凭大王的才能，剪除这两个人不过象从地上拾芥菜子那样便当罢了，为什么一定要曲从普通人的小节，作不必要的牺牲，而忘掉了整个国家的大计呢！”李世民还是决定不下来。大家就问他：“大王认为舜是什么样的人？”李世民回答说：“是道德智慧极高的人。”大家又说：“假如舜在挖井时不预先在井旁另挖通道，那他父亲和弟弟从上面往下填土时，他就会死在井底，成了井中的泥土了；假如舜在修理粮仓屋顶时不早点考虑如何下来，那他父亲和弟弟在下面点火时，他就要化为粮仓顶上的灰了，哪里能够把恩泽广泛地加到天下人民的身上，使法度施行于后代呢！因此，舜采取的对策

是：小责打就忍受，大责打就逃走，这是由于胸中怀有大志的原因啊！”李世民听了以后，命令占卜一下这件事的吉凶，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进来，一把将龟板夺过来抛在地上说：“占卜是用来解决疑难问题的，今天的事情没有什么好怀疑的，还要占卜干什么！万一占卜的结果不吉利，难道我们能够就此罢休吗！”在这样情况下，终于把计划确定下来了。

李世民使长孙无忌秘密地去请房玄龄等人。房玄龄等人回答说：“皇帝有圣旨不让我们再跟随大王，今天如果私自来拜见，一定要犯死罪，不敢接受命令！”李世民听到汇报后很生气，就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杜如晦难道真要背叛我吗！”说罢，从身上解下自己佩带的刀交给了尉迟敬德，并且这样嘱咐道：“您去看看情况，假使他俩没有来的打算，可以把两人的脑袋砍了带回来。”尉迟敬德去了以后，同长孙无忌一起明白地告诉他俩说：“大王已经下定了决心，您两位应该迅速到秦王府共同商量这件事。我们四个人，不可以一起走在路上。”于是，让玄龄、如晦二人穿上道士的服装，同无忌一起到秦王府去，尉迟敬德从别的路走回去。

六月初三日，金星又在白天出现在上空，上下午都能见到。傅奕秘密地报告皇帝说：“太白星出现在秦地的分野，即井宿、鬼宿所在的地方，秦王应该主宰天下。”皇帝把傅奕的奏章交给李世民。于是，李世民就秘密地揭发了建成、元吉在后宫同张婕妤、尹

德妃等乱搞的罪行，并且说：“臣在兄弟分上没有一丝一毫对不起他们的地方，现在他们要杀掉臣，好象要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今日含冤死去，永远见不到君王父亲，阴魂到了地下，实在耻于见到王世充等贼徒。”皇帝听了才恍然大悟，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回答李世民道：“明天一定要审讯和推问他们，你应该早点上朝参见。”

初四日，李世民带领长孙无忌等人入宫，把军队埋伏在玄武门。张婕妤已偷偷地知道昨天李世民上表的内容，派人飞快地骑马报告建成。建成把元吉找来商量这件事。元吉说：“应该严密部署东宫和齐王府中的军队，推说有病不去朝见，以便观望形势。”建成说：“军队的戒备已经很森严了，该同弟弟一起上朝参见皇帝，自己问问消息。”于是一起进宫，骑马奔向玄武门。皇帝当时已经召集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要审问建成、元吉的事情。

建成、元吉来到临湖殿，发觉情况有变化，立即调转马身，向东准备逃归东宫和齐王府去。世民跟上去叫住他们，元吉拉弓射世民，因为心情太紧张，两三次都没有拉开弓弦。世民弯弓搭箭射建成，把他射死了。尉迟敬德率领七十名骑兵接着赶到，他的亲随把元吉射下马来。李世民的马跑到树林下，被树枝绊住了，李世民倒在地下爬不起来。元吉突然很快赶到，夺下李世民的弓，将要扼死他。尉迟敬德见了，跃马来救，大声叱责。元吉一看情况不妙，

就放掉世民，拔脚而逃，想直奔武德殿。敬德边追边射，终于把他杀死了。东宫卫队翊卫府车骑将军冯立听说建成死了，叹口气说：“哪能在他生前受到恩赐而在他死后就逃避灾难呢！”就和副护军薛万彻、屈陞直府左车骑万年人谢叔方率领东宫、齐王府精兵二千人奔赴玄武门。张公谨力气大，独自关上大门来抵御他们，把他们挡在外面不让进来。云麾将军敬君弘带了一批皇宫卫队驻守在玄武门，见冯立、薛万彻等带兵来攻，立即挺身而出，他的亲兵阻止他，说：“事情还不太清楚，姑且慢慢地看着事态的变化，等到士兵召集以后，排成战斗行列再出战，不算迟啊。”君弘不听，和中郎将吕世衡大声呼叫着，奋勇向前冲去，都战死了。君弘是北齐尚书右仆射显夔的曾孙。守门兵和万彻等人打了很长时间，万彻擂鼓呐喊，扬言要攻秦王府，秦王府的将士都害怕起来；尉迟敬德拿建成、元吉的头给东宫和齐王府的兵士看，他们发现太子和齐王已经完蛋，斗志顿消，就很快散走了。万彻和数十名骑兵逃亡到终南山。冯立杀掉了敬君弘以后，告诉部下说：“这样做也是值得的，我们总算可以稍稍报答太子的恩情了！”说罢，就解散了士兵，逃到荒野里去了。

皇帝李渊正坐着船在海池里。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负责宫中的戒备和警卫的工作。敬德穿戴着盔甲，拿着长矛，一直跑到皇帝所在的地方。皇帝大吃一惊，问道：“今天闹乱子的是谁呀！你到这

里来干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秦王因为太子、齐王作乱，发兵诛杀了他们，恐怕惊动陛下，派臣来负责保卫。”皇帝对裴寂等人说：“没想到今天居然看到了这件事，该怎么办啊？”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来就没有参与起兵夺天下的计谋，又没有什么功劳，妒忌秦王功劳高、威望重，勾结起来搞阴谋，今天秦王已经讨伐和消灭了他们，秦王的大功盖过了宇宙，没有比他再大了，全国都拥护他，陛下假如让他当太子，交给他国家大事，就没有事了！”皇帝说：“好，这是我早已有的心愿啊！”这时候，皇帝的卫队和秦府士兵正在和东宫及齐王府的军队作战，还没有停下来，敬德请求皇帝下手令，命令各军受秦王指挥，皇帝同意了。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出来宣读皇帝的手令，大家才安定下来。皇帝又命令中书侍郎裴矩到东宫给将士们讲清情况，他们就收兵解散了。皇帝这才召见李世民，用手抚摸着他的头，说：“最近几天以来，我几乎象曾参的母亲那样，被很多谣言动摇了对自己亲生儿子的信任。”李世民跪下来吮皇帝的乳头，大哭了很久。

这一天，皇帝颁布诏书，赦免全国的罪犯。定为叛逆元凶的罪名的，只有建成和元吉两人，其余同党或同谋的人，一个也不拿问办罪。国家的许多事情，都由秦王李世民处理决定。

贞观君臣论治

本篇由十二个小故事所组成。内容都是关于唐太宗在贞观年间与大臣们讨论治国道理的。

唐太宗亲身经历了隋末乱世，从隋朝的覆亡中吸取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他统治期间，能够从实际出发，改革政治，发展经济，使封建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治。“贞观之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享有盛誉。它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善于选拔贤才和广开言路、勇于纳谏两个方面。唐太宗本人无疑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但他并不要求人们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当作金科玉律去奉行，而是善于量才录用；而且虚己待人，让人讲话，欢迎别人纠正自己的意见。唐太宗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封建帝王中，确是难能可贵的。

“贞观之治”的出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大。但也应该指出：这种繁荣和强大是建筑在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这一点，从贞观八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的上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原文】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元年（公元六二七年），

春，正月，丁亥（初三日），上（唐太宗）宴群臣，奏《秦王破陈（同“阵”）乐》（李世民为秦王时，打败刘武周，军中造作此乐），上曰：“朕（zhèn，皇帝自称）昔受委专征（受任专管出征讨伐的事情），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和谐大方），然功业由兹（此）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夷 yí，太宗时任尚书右仆射）曰：“陛下（臣下对帝王的尊称）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哪里是文德所能比拟的）。”上曰：“戡（堪 kān，平定）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各自服从当时形势的需要）。卿（君对臣的称谓）谓文不及武，斯（此）言过（错）矣！”德彝顿首谢（叩头谢罪）。

上以（因）兵部郎中（国防部门首长的属官）戴胄（兗 zhòu）忠清公直，擢（浊 zhuó，提拔）为大理少卿（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的副长官）。上以选人（应选入官的人）多诈冒资荫（假冒上代余荫取得做官的资格），敕（赤 chī）令（皇帝的诏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充军）。”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愤恨）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判决）之以法，

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又）何忧！”胄前后犯颜（冒犯皇帝的威严的神色）执法，言如涌泉（喷出的泉水），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诘问，洁 jié，奏问）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象用器物一样），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使国家达到治理的人），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怎么）可诬（冤枉）当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上谓太子少师（辅导太子的官）萧瑀（禹 yǔ）曰：“朕少好（浩 hào，喜欢）弓矢，得良弓十数，皆谓（以为）无以加（没有比这再好的了），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同“斜”），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同“悟”，觉悟）向者（过去的时候）辨选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对它的了解还不完全），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在都城任职的官）五品以上，更宿（轮流值宿）中书内省（中央决策机构），数（朔 shuò，频繁）延见（引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上问魏徵(太宗时任谏议大夫)曰：“人主(皇帝)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指多方面听取意见)则明，偏信(指只相信单方面的话)则暗。昔尧(唐尧，传说中的古代圣王)禹(详)问下民，故有苗(即巫苗，古族名。曾在江淮荆州一带居住，因首领多次煽动叛乱，被舜迁往三危(在今甘肃省敦煌县一带))之恶得以上闻(被上面听到)；舜(虞舜，传说中的古代圣王)明四目(从四面八方观察问题，什么问题都逃不过他的眼光)，达四聪(从四面八方听取意见，什么情况都能了解)，故共(公 gōng，共工，尧的臣子，表面恭敬而心里骄傲狠毒，后来被舜流放到幽州冀城(在今河北省密云县东北))、鯀(深 gǔn，传说中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奉尧命治水，他用筑堤的方法阻挡洪水，九年不成，被舜杀死在羽山(在今山东省鄒城县东北))、驩兜(huān dōu，尧的臣子，曾荐共工于尧，被视为同党，后被舜放于南方崇山(在今湖南省澧县西南))、三苗、共工、鯀、驩兜，古代合称四凶)不能蔽也。秦二世(秦朝第二代皇帝，名胡亥，公元前二一〇——前二〇七在位)偏信赵高(秦宦官)，以成望夷之祸(胡亥偏信赵高，使他掌握大权，控制朝政，最后在望夷宫被赵高杀害)；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东魏叛将侯景要求降梁，梁武帝萧衍接受了他的请求。后来又偏信朱异的意见，谋求和东魏媾和，侯景起兵反梁，攻破台城，梁

武帝饿死。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鸡鸣山南乾河沿北)；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隋炀帝在江都游乐的时候，隋朝的军队在人民起义力量的打击下连连失败，内史侍郎虞世基蒙蔽炀帝，君臣依然寻欢作乐。后来宇文化及发难，把炀帝缢死在彭城阁的温室内)；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再三考虑)，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中央审议机关门下省的属官，负责陪侍皇帝、驳正政令的违失)知起居事(担任起居郎的职务，负责记录天子的言论行动)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过失)，臣必书(记录)之，岂徒(哪里只是)有害于今，亦恐贻(怡 yí, 遗留)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徵(魏徵)状貌不逾(俞 yú, 超过)中人，而有胆略(胆量与谋略)，善回人主意(善于说服皇帝改变主意)。每犯颜苦谏(苦心规劝)；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为霁(际 jì)威(消除怒气)。尝谒(业 yè, 拜见)告上冢(肿 zhǒng, 上坟祭祖)，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终南山，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外皆严装已毕(整治行装已完结)，而竟不行，何

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瞋 chēn，生气），故中辍（辍 chuò，停止）耳。”上尝得佳鹞（耀 yào，比鹰略小的猛禽），自臂之（把它架在臂上），望见徵来，匿（逆 nì，隐藏）怀中；徵奏事固久（持续很长时间）不已（止），鹞竟死怀中。

濮州（州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鄄城北）刺史（州的行政长官）庞相寿坐（犯）贪污解任（撤职），自陈（自己诉说）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听从）还旧任。魏徵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采纳他的意见），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古以中国四境有海环绕，因以四海指全国各地）之主，不得独私故人（独自偏袒旧部下）。大臣所执（所坚持的意见）如是（此），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寿流涕（泪）而去。

康国（康居国，在今新疆西南）求内附（请求归附唐朝）。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极远地方的国家），以求服远（使远方归服）之名，无益于用而糜（迷 mǐ，耗费）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傖（tǎng，同“倘”，假使）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

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痊愈），犹宜将护（调理保养）；悦遽（炬，很快）自放纵，病复（又）作（发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的确）自古所希（少），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不能贯彻到底），故欲数（朔 shuò，频繁）闻卿辈（你们）谏争（zhèng，同“诤”，规劝和批评）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处于安定的环境中要时刻想到危险的日子）耳。”

中牟（谏 mǎu，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东）丞（县令的副手）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使人民劳苦）；收地租，厚敛（剥削很重）；俗好高髻（梳高高的发髻），盖官中所化（大概受到宫中妃嫔的影响）。”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富人皆无发，乃（才）可（中）其意邪（邪 yé，同“耶”）！”欲治其谤訕（汕 shàn，诽谤和讥笑）之罪。魏徵谏曰：“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当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裁，裁决；察，洞察）！”上曰：“朕罪斯人（这人，指皇甫德参），则谁敢复言！”乃赐绢（眷 juān，古代丝织物名）二十匹。他日（在以后的日子）

里)，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包涵容忍），非曩（nǎng，从前）时之豁如（胸怀开阔）。”上乃更加优赐（优待和赏赐），拜（任命）监察御史（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的属官）。

上问待臣（侍从在身边的大臣）：“创业与守成孰难（哪一种困难）？”房玄龄（李世民的重要助手，任中书令、尚书右仆射）曰：“草昧（蒙昧，原始未开化的状态。这里指草创大业）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以武力争胜）而后臣之（使他们臣服），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所忽视的方面），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谨慎地对待它）。”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想到）此言，四海之福也。”

上御（登）翠微殿（翠微宫的正殿，在终南山上），问待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中国），不能服戎、狄（对西方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朕才不逮（及）古人而成功过之（超过他们），自不谕（明白）其故，诸公各率意（畅所欲言）以实言之。”群臣皆

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达到这点）者，止（只）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嫉）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品行和才能），不能兼备（同时具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放）诸怀（怀抱），退不肖（品行才能差的人）则欲推诸壑（赫 hè，山沟）；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各自得到适当的安排）。人主多恶（悟 wù，讨厌）正直，阴诛（暗中杀害）显戮（陆 lù，公开处死），无代无之；朕践阼（做 zuò，践，履；阼，东阶。谓新天子升宗庙之东阶而主祭，因以践阼作为人君嗣位的代称）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一个挨着一个）于朝，未尝黜（触 chù，降职或罢免）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认为中华高贵），贱夷狄（认为夷狄卑贱），朕独爱之如一（象一家人），故其种落（部族）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回头）谓褚（楚 chǔ）遂良曰：“公（上对下的敬称）尝为史官（褚遂良曾担任记载皇帝言论行动的事，此时已担任黄门侍郎，掌皇帝机密文件，备皇帝顾问，不兼史职），如朕言，得其实乎？”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尽）载（记录），独以此五者自与（给自己作说明），盖谦谦之志耳。”

【译文】

唐太宗贞观元年正月初三日，大宴群臣，演奏《秦王破阵乐》。唐太宗李世民说：“我过去受委任，掌管征伐大权，大破刘武周的军队，民间就制作了这曲调，虽然不能表现文治教化的雍容大方，但是功业由此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用神圣的武力平定海内，哪里是文治教化所能比拟的。”李世民说：“平定乱世要用武功，守住帝业要用文治，文治和武功的运用，各自服从当时形势的需要。你说文治不及武功，这句话错了！”封德彝叩头谢罪。

李世民因为知道兵部郎中戴胄为人忠诚、清廉、公正、耿直，所以提拔他当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的副长官。李世民听说应选入官的人很多是假冒上代余荫取得做官资格的，因此下诏书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要处死刑。没有多久，有人假冒上代余荫的事情被查出来了。李世民要杀掉他。戴胄说：“根据法律应该充军。”李世民发怒说：“你要守法而要我丧失信用吗？”戴胄说：“诏书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则是向天下人民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痛恨应选的人弄虚作假，所以要杀掉他，后来认识到这样做不好，又根据法律来判决，这是忍耐了小的忿怒而坚持了大的信用。”李世民说：“你能够执行法律，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戴胄前后好几次冒犯皇帝威严的

脸色，执行法律，说起话来象泉水往外喷似的。李世民全部接受了他的意见，使当时天下没有冤狱。

李世民命令封德彝推举贤才，过了很长时间没有推举出来。李世民责问他，封德彝回答说：“不是不尽心去办，只是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没有奇才罢了！”李世民接着说：“君子用人象使用器具一样，各取他们的长处。古代那些使国家达到大治的人，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人才来使用的吗？应该担心的是自己不能发现人才，怎么能冤枉一世的人呢？”封德彝无话可说，只好十分惭愧地退了下去。

李世民告诉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时喜欢弓箭，得到好弓十几张，自以为没有比这些再好的了。最近拿来给制弓的匠人看，竟然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闻其中的道理，匠人说：‘木头的心不直，就会使木头的纹路都跟着斜，弓虽然强劲，但是射出去的箭却不直。’我这才觉悟到以前辨别好弓很不精明。我是用弓箭等武器来平定四方的，认识它还不够全面，何况天下的事情很多，难道能够都了解吗？”于是就下令给京城任职的官员，凡是五品以上的都要到中书省轮流值宿。李世民频繁地接见他们，向他们了解民间的疾苦和政治的得失。

李世民问魏徵说：“做皇帝的怎样才能明辨是

非，怎样就会昏庸糊涂？”魏徵回答说：“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全面地了解情况，才能明辨是非；如果偏听偏信，不加分析，就会造成错误的判断，变得昏庸糊涂起来了。过去唐尧详细询问人民，因此，有苗氏的罪恶就能被他了解。虞舜从四面八方观察问罪，心中十分明了；从四面八方听取意见，消息畅通无阻。因此，共工、鲧、驩兜就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促使他在望夷宫被杀；梁武帝偏信朱异，促使他在台城受到侯景的侮辱而饿死；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结果在扬州行宫彭城阁的温室里被部下缢死。所以皇帝能够从多方面听取和采纳意见，那末，贵臣就不可能堵塞皇帝的视听，而使下面的情况能够很好地反映上来了。”李世民听了以后，说：“很好！”

李世民说：“我每次来廷见群臣，要讲一句话，没有不再三考虑的。恐怕损害老百姓，所以不肯多讲话。”担任给事中知起居郎职务的林正伦说：“我的职务在于记载言论，陛下的过失我一定把它记录下来，哪里只是担心对今天有害处，也恐怕给后人留下讥笑的话柄。”李世民听了很高兴，赏给他帛二百段。

魏徵的形状相貌不超过中等人，但很有胆量和谋略，善于说服皇帝改变错误的主意。他每次冒犯皇帝威严的脸色，尽力规劝；有时碰上皇帝大发脾气，魏徵神色一点也不改变，镇定自若，皇帝也只好

为他收敛怒气。有一次，魏徵拜见皇帝，请假回去祭扫祖坟，回来的时候，他对皇帝说：“人们都说陛下要到终南山去玩，外面整治行装已经完毕，而一直没有去，为什么呀？”李世民笑了笑，说：“开始时确实有过这种打算，后来怕你生气，因此中途又停止了。”李世民曾得到一只极好的鹞鹰，自己就把它架在臂上，正好望见魏徵来了，连忙把鹞鹰藏在怀里。谁知魏徵向李世民报告的事情特别多，持续了很长时间不停止，最后，这只鹞鹰竟闷死在李世民的怀里。

濮州刺史庞相寿犯贪污罪被撤职，他自己诉说曾在秦王幕府里干事。李世民很可怜他，想让他仍旧回到濮州去当刺史。魏徵规劝说：“曾经在秦王府工作过的人，中央和地方现在很多，这样做，恐怕人人都要依靠皇帝对他的私人恩惠来违法乱纪，而完全可以使干好事的人害怕起来。”李世民很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告诉庞相寿说：“我过去当秦王，是一府之主；现在身居天子的大位，是天下之主，不能单独偏袒旧时的部下。大臣所坚持的意见是这样，我怎么可能违反呢！”说罢，就叫人拿出一些帛送给他，打发他走。相寿只好流着眼泪告辞而去。

康居国派人来要求归附唐朝。李世民说：“前代帝王喜欢把极远地方的国家招来，以便求得远方归附的好名声，对国家没有好处，反而白白地耗费百姓

的财物，损害百姓的利益。现在康居国来归附，假使那里发生了危急、患难的事情，从道义上讲，不能不去救它。军队要走上万里路，哪能不疲劳！使百姓劳苦以博取虚名，我不干这样的事。”于是，没有接受康居国的请求。

李世民对待从在身边的大臣说：“治理国家就象治病一样，病虽然好了，还应该调理保养。假使很快地使自己放纵起来，病又发作，那就不可救药了。现在中国幸而得到了安定，四方各国也都归服，的确是从古以来所少有的。然而，我却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不能贯彻到底，所以要经常听听你们的规劝和批评。”魏徵说：“国内治理得好，边疆安定，我不认为值得喜欢，只喜欢陛下处于安定的环境中能时刻想到艰危的日子。”

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皇帝上书说：“修建洛阳宫，使人民劳苦；收地租，剥削很重；现在的风俗喜欢梳高高的发髻，大概受到宫中妃嫔的影响。”李世民看了很生气，告诉房玄龄等人说：“皇甫德参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宫女们都没有头发，才能使他满意呢！”要办他诽谤和讥笑朝廷的罪。魏徵规劝道：“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说‘可以为之痛哭的有一条，可以为之流泪的有两条。’自古以来，向皇帝上书言词不急切，不能打动皇帝的心，所谓‘狂夫的话，可供圣人采纳。’希望陛下裁决和洞察！”李世

民说：“我要是判了这个人的罪，谁还敢再讲话！”于是，赏给他绢二十四。在以后的日子里，魏徵对李世民说：“陛下最近几天，不喜欢别人讲直话，虽然勉强包涵容忍，但已经不象从前那样胸怀开阔了。”李世民觉得有理，就更加优待皇甫德参，给他很多赏赐，任命他为监察御史。

李世民问侍候在身边的大臣说：“创业和守成哪一种困难？”房玄龄说：“草创大业的开始，和群雄一起举兵，用武力争胜而使他们臣服，创业难啊！”魏徵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谁不是从艰难中取得天下，在安逸中失掉天下，守成难啊！”李世民说：“房玄龄和我一起夺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所以知道创业的难。魏徵和我一起来安定天下，经常担心在富贵中产生骄傲奢侈，在容易忽视的枝节上产生祸乱，因此知道守成的难。不过，创业的难，已经过去了，守成的难，正应该和各位谨慎地来对待它。”房玄龄等人叩头说：“陛下想到这些话，那是全国老百姓的福气啊！”

李世民登上了翠微殿，问侍候在身旁的大臣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虽然平定中国，但不能使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臣服。我的才能不及古人，但成功却超过了他们，自己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你们各位畅所欲言，按照实际情况来说明它。”群臣都说：“陛下功

德象天地一样大，天下所有的人都无法用语言来说明白。”李世民说：“不是这样。我所以能达到这点的的原因，只是从五个方面做得比较正确。自古帝王多数妒忌比自己才能强的人，我见到人们的长处，好象就是自己有的一样。一个人的品行才能不能同时具备，我经常抛弃他的短处，录用他的长处。那些帝王往往进用贤能的人喜欢得要把他抱到怀里，黜退品行才能差的人恨不得要把他推到深沟里去；我见到贤能的人就尊敬他，对于品行才能差的人就可怜他，贤能的人和德才差的人都能得到恰当的安排。帝王一般都讨厌正直的人，暗中杀害和公开处死，没有一个朝代没有这样的事；我即位以来，正直的人朝廷上多得很，从来没有处分过一个。从古以来，都是看重中华，轻视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爱护他们象一家人一样，所以他们的部族都来亲附，对待我象对待父母一样。这五个方面是我获得今天成功的原因。”李世民回过头来告诉褚遂良说：“您曾经当过史官，象我刚才所说的话，符合事实吗？”褚遂良说：“陛下的伟大功德记不胜记，只拿这五条替自己作说明，这是出于内心的谦虚罢了。”

天宝长安之乱

唐代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唐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受到唐玄宗李隆基宠任的胡人安禄山掌握了唐王朝东北三镇军政大权以后，他任意调补蕃将为骨干，组成一支十五万人的精悍部队。唐玄宗不但纵容放任，一点不加警惕，甚至反而把报告安禄山谋反的人送给安禄山处决。结果唐王朝武备弛懈，军权旁落在蕃将手中，贪庸的官僚又从中各为私人利益打算。矛盾激化后，安禄山和他的得力部将突厥人史思明举兵南下，使北中国人民遭受了很大的灾难。这场属于民族矛盾的战乱，使我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虽然最后平定了，但唐王朝也丧尽了元气，进入了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政的时代。

本文记述了天宝十四、十五年间（公元七五五——七五六年）安史之乱的初起、安史叛军逐渐逼近长安、唐玄宗李隆基仓惶出逃的情况，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状态。他们诬陷、构害爱国将领，破坏一些正确的战略、策略；也反映了一些爱国将领的民族气节。虽然这种民族气节和忠

君思想往往是揉合在一起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封建史学家的阶级局限和他们的唯心史观，有些记载突出了个人的作用，如安禄山的叛乱认为是杨国忠个人激起的；有些地方又美化了封建帝王，似乎他们在撤出长安时还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

【原文】

安禄山专制（独揽大权）三道（唐玄宗时，分中国为十五道，又于边境置九节度使。这里是指安禄山兼任平卢〔治所在今辽宁省朝阳县〕、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大兴县〕、河东〔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镇〕三节度使），阴蓄异志，殆（差不多）将十年，以上（唐玄宗李隆基）待之厚，欲俟上晏驾（指皇帝死去），然后作乱。会杨国忠（杨贵妃堂兄，任右相）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将）反，上不听；国忠数（朔 shuò，多次）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炬 jù，急速）反。独与孔目官（唐代藩镇幕府的要职，相当于办公厅主任）太仆丞（太仆寺属官，这里是加的京衔，不是实职）严庄、掌书记（唐代藩镇幕府的要职，相当于秘书长）屯田员外郎（尚书省工部属官，这里也是京衔）高尚、将军阿史那（突厥姓）承庆密谋；自余

(其余)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天宝十四载 (公元七五五年)]八月以来，屡饗(用酒食款待)士卒，秣(末 mò)马厉兵(喂饱马匹，磨快兵器)而已。会有奏事官自京师(首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还，禄山作为(伪造)敕(赤 chì)书(皇帝的诏书)，悉(尽)召诸将示之(给他们看)，曰：“有密旨，令禄山将(统率)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愕(扼 è)然(惊讶的样子)相顾(视)，莫敢异言。十一月，甲子(初九日)，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部落名，居住在今蒙古乌兰巴托市北部)、奚(东胡种族名，居住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一带)、契丹(东胡国名，居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及哲里木盟一带)、室韦(契丹别种，居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及苏联外兴安岭以南一带)凡(总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命范阳节度副使(总揽地区军、民、财政的副长官)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海守平卢，别将高秀巖守大同(今山西省大同市)。诸将皆引兵夜发。诘朝(第二天早晨)，禄山出蓟(范阳节度使治所，即今北京市大兴县)城南，大阅(大规模检阅部队)誓众(向大家宣誓)，以讨杨国忠为名，榜(布告)军中曰：“有异议扇(煽)动军人者，斩及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于是引兵而南。禄山乘铁舆(铁车)，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

震地。时海内久承平(连续平安),百姓累世不识兵(武器)革(皮革制成的军装);猝(促 cù, 突然)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害怕)。河北(河北道,唐玄宗时直属中央的十五个行政区之一。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皆属河北道。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象瓦片一样的分裂,比喻崩溃之势);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禄山先遣将军何千年、高邈将奚骑二十,声言献射生手(善射的战士),乘驿(忆 yì, 乘着接待站的马匹)诣(意 yì, 前往、到达)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乙丑(初十日),北京(即太原。唐高祖李渊起兵于太原,所以称为北京)副留守(皇帝出巡或亲征时,指定亲王或大臣留守京城,称京城留守;太原和洛阳都是陪京,常设留守,以地方行政长官兼任)杨光翔(晦 huì)出迎,因劫(绑架)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状,东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南)亦奏禄山反。上犹以为恶(务 wù, 憎恨)禄山者作为之,未之信也。庚午(十五日),上闻禄山定(确实)反,乃召宰相谋之,杨国忠扬扬有德色(犹“得意”),曰:“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十日),必传首诣行在(天子所在的地方)。”上以为然,大臣相顾失色。上遣特进(正二品文散官)毕思琛(慎 chèn)诣东京(洛

阳)，金吾将军（禁卫军首长之一）程千里诣河东（河东道，唐玄宗时直属于中央的十五个行政区之一，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镇），各简（选择）募数万人，随便（根据适宜的情况）团结（集合）以拒之。

辛未（十六日），安西节度使（唐玄宗时边防九节度使之一，治所在今新疆库车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计谋），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旦 dàn，怕）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出乎意料的变化），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消 xiāo）勇（勇猛矫健的人），挑马箠（垂 chuí，马鞭）渡河（黄河），计日取逆胡（指安禄山，因他是胡人）之首献阙（确 què）下（宫阙之下，指帝王所居之处，借指朝廷）！”上悦。壬申（十七日），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在今河南省孟县南），为守御之备。

甲戌（十九日），禄山至博陵（在今河北省定县）南，何千年执杨光翽见禄山，责光翽以附杨国忠，斩之以徇（殉 xùn，传观）。禄山使其将安忠志将精兵军土门（即井陘口，在今河北省井陘县东北井陘山上，是通往山西省的要道），忠志，奚人，禄山养为假子；又以张献诚摄（代理）博陵太守（郡的行政长官）。献诚，守珪（唐将领，曾任河北节度副大使，原为禄

山上司，这时已死)之子也。禄山至藁城(今河北省藁城)，常山(郡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太守颜杲(搞 gǎo)卿力不能拒，与长(掌 zhǎng)史(州郡长官的副职)袁履谦往迎之。禄山辄(哲 zhé，就)赐杲卿金紫(三品以上官，佩金鱼袋，服紫衣)，质(抵押)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将李钦湊将兵数千人守井陘(形 xíng)口，以备西来诸军。杲卿归，途中指其衣谓履谦曰：“何为著(着)此？”履谦悟其意，乃阴与杲卿谋起兵讨禄山。杲卿，思鲁(著《颜氏家训》的颜之推之子，著《汉书注》的颜师古之父)之玄孙(本身以下第五代)也。

丙子(二十一日)，上还宫，斩太仆卿(九卿之一，掌管车马及马政)安庆宗(禄山子)，赐荣义郡主(唐室宗女，安庆宗妻)自尽。以朔方节度使(唐玄宗时边防九节度使之一，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安思顺(禄山义兄弟)为户部尚书(行政机关尚书省户部长官，掌管户口、土地、赋税等事。调思顺为京官，目的便于控制)，思顺弟元贞为太仆卿，以朔方右厢(右翼)兵马使(属朔方节度使管辖的军官)、九原(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南)太守郭子仪(唐大将，肃宗即位，任关东、河东副元帅，与回纥兵共同收复长安、洛阳)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禁卫军的首长之一)王承业为太原尹(京城的行政长官。唐以太原为北京，

故置尹)。置河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领陈留（郡名，治所在今开封市）等十三郡，以卫尉卿（卫尉寺长官，掌管武库、武器、守宫三署的官员）猗（依 yī）氏（在今山西省临猗县境）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原为大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上党郡，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市）长史。诸郡当贼冲者，始置防御使（唐初置于西北边镇，安史乱起，分设于中原军事要地，专管本区军事，以刺史兼任）。丁丑（二十二日），以荣王琬（李琬。唐朝制度，亲王作元帅仅居其名，副元帅是实际上的统帅）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禁卫军首长之一）高仙芝（高丽人）副之，统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皆市井（古代指做买卖的地方）子弟也。十二月，丙戌（初一日），高仙芝将飞骑、扩（扩 kuò）骑（皆京师宿卫兵）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上遣宦者监门将军（唐朝宦官多带将军官号）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在今河南省陕县一带）。

丁亥（十二月初二日），安禄山自灵昌（在今河南省滑县西南，旧黄河所经处）渡河（黄河），以纆（耕 gēng，粗绳索）约（缠束）败船及草木横绝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桥），遂陷灵昌郡。禄山步骑散漫，人莫知其数，所过残灭。张介然至陈留才数

日，禄山至，授兵（祭告祖庙后把兵器发给士兵）登城，众恟（凶 xiōng，恐惧）惧，不能守。庚寅（初五日），太守郭纳以城降。禄山入北郭（外城），闻安庆宗死，恸哭曰：“我何罪，而杀我子！”时陈留将士降者夹道，近万人，禄山皆杀之以快其忿，斩张介然于军门。以其将李庭望为节度使，守陈留。

初，平原（郡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陵县）太守颜真卿知禄山且（将）反，因（凭借）霖雨（久雨），完城浚壕（沟），料（选拔）丁壮，实仓廩（廩 lǐn，米仓）。禄山以其书生，易（轻视）之。及禄山反，牒（通知）真卿以平原、博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省聊城市）兵七千人防河（黄河）津（渡口），真卿遣平原司兵（州郡的属官，管兵甲、器械、田猎、军防等事）李平间道（偏僻的小路）奏之。上始闻禄山反，河北（指河北道）郡县皆风靡（倒），叹曰：“二十四郡（河北道领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咎 yé，同“耶”，语气助词）！”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样子），乃能如是（此）！”真卿遣亲客密怀购贼牒（悬赏擒杀敌人的榜文）诣诸郡，由是诸郡多应者。真卿，杲卿之从弟也。

安禄山引兵向荥（形 xíng）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郑州市西部），太守崔无波（市 bù）拒之；士卒乘

(登)城者，闻鼓角(号角)声，自坠(坠 zhuì, 落下)如雨。癸巳(初八日)，禄山陷荥阳，杀无波，以其将武令珣守之。禄山声势益张，以其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临时征集的壮丁)，未更(经)训练，屯武牢(即虎牢关，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以拒贼；贼以铁骑(穿铁甲的骑兵)蹂(柔 róu, 践踏)之，官军大败。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在洛阳郊外)，又败；战上东门(洛阳东面最北的一门)内，又败。丁酉(十二日)，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洛阳城外的驿站)，又败；退守宣仁门(洛阳宫城门之一)，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河南尹(唐代东京洛阳的行政长官)达奚珣(巡 xūn)降于禄山。留守李愔(成 chéng)谓御史中丞(监察机关御史台的副长官)卢奕曰：“吾曹(辈)荷(贺 hè, 担负)国重任，虽知力不敌，必死之！”奕许诺(懦 nuò, 同意)。愔收残兵数百，欲战，皆弃愔溃去；愔独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怀印间(jiān)道(偏僻的小路)走长安，朝服坐台中，左右皆散。禄山屯于闲厩(救 jiù, 皇帝的马圈)，使人执愔、奕及采访判官(采访使的判官，掌机要的文书事务)蒋清皆杀之。奕骂禄山，数其罪，顾贼党曰：“凡为人当知逆顺。我死不失节，夫(扶 fú, 语气

助词)复何恨!”愷，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奕，怀慎(开元初宰相)之子；清，钦绪(曾任吏部侍郎)之子也。禄山以其党张万顷为河南尹。

封常清帅余众至陕(今河南省陕县)，陕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东(郡名，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吏民皆散。常清谓高仙芝曰：“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在今陕西省潼关县境内)无兵，若贼豕突(象野猪那样奔突乱窜)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仙芝乃帅见(现 xiàn)兵(现有的兵)西趣(同“趋”，快速前进)潼关。贼寻(不久)至，官军狼狈走，无复部伍，士马相腾(跳跃)践(践踏)，死者甚众。至潼关，修完守备，贼至，不得入而去。禄山使其将崔乾祐屯陕，临汝(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临汝县)、弘农(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灵宝县)、济阴(郡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曹县)、濮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鄄城北旧城)、云中(郡名，治所在今山西省大同市)郡皆降于禄山。是时，朝廷征兵诸道，皆未至，关中(指京城长安一带。因东函谷、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地居四关之中，故名)恟惧。会禄山方谋称帝，留东京不进，故朝廷得为之备，兵亦稍集。

高仙芝之东征也，监军边令诚数以事干(干涉)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

仙芝、常清桡(nāo, 通“挠”)败(战败)之状, 且云: “常清以贼摇众(动摇众心), 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 又盗(偷)减军士粮赐。”上大怒。癸卯(十八日), 遣令诚赉(机ji, 带着)敕即军中斩仙芝及常清。初, 常清既败, 三遣使奉表陈贼形势, 上皆不之见。常清乃自驰诣阙(确què, 皇宫前的望楼, 这里指皇帝住地), 至渭南(今陕西省渭南县), 敕削其官爵, 令还仙芝军, 白衣(古代平民着白衣, 这里借指削尽官职的人)自效(主动效力)。常清草遗表曰: “臣死之后, 望陛下不轻此贼, 无忘臣言!” 时朝议皆以为禄山狂悖(贝bèi, 狂妄), 不日授首, 故常清云然(说这样的话)。令诚至潼关, 先引常清, 宣敕示之; 常清以表附令诚上之。常清既死, 陈尸蓬蔀(渠除qú chū, 用苇或竹编的粗席)。仙芝还, 至听(同“厅”)事(官府治事之所), 令诚索陌刀(一种砍伐用的长刀)手百余人自随, 乃谓仙芝曰: “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 令诚宣敕。仙芝曰: “我遇敌而退, 死则宜矣。今上戴天, 下履地, 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时士卒在前, 皆大呼称枉, 其声振地, 遂斩之。以将军李承光摄领其众。

河西(唐玄宗时边防九节度使之一, 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县)、陇右节度使(唐玄宗时边防九节度使之一, 治

所在今青海省乐都县)哥舒翰(突厥人)病废在家,上藉(借)其威名,且素与禄山不协,召见,拜兵马副元帅,将兵八万以讨禄山;仍敕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翰以病固辞,上不许。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辅助军政的官,掌管行军作战、练兵、后勤等事);起居郎(编撰帝王言行录的官)萧昕为判官(掌机要文书事务的官),蕃将火拔归仁等各将部落以从,并仙芝旧卒,号二十万,军于潼关。翰病,不能治事,悉(尽)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决,使王思礼(高丽人)主骑,李承光主步,二人争长,无所统一。翰用法严而不恤(序 xù, 体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

至德(唐肃宗李亨年号。这年七月,唐玄宗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改年号为至德)元载(年),春,正月,乙卯朔(初一日),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以达奚珣为侍中(审议机关的长官),张通儒为中书令(起草文件的机关中书省的长官),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中书省副长官)。

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咬牙)。又,禄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王思礼密说(说 shuì, 劝说)哥舒翰,使抗表(臣子向皇帝上表极谏)请诛国忠,翰不应。思礼又请以三十骑劫

取以来，至潼关杀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或说国忠：“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举起）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国忠大惧，乃奏：“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养马场的青年兵士）三千于苑中训练。”上许之，使剑南（指剑南节度使，唐玄宗时边防九节度使之一，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时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军将李福德（杨国忠亲信）等领之。又募万人屯灊上（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灊水西高原上），令所亲杜乾运将之，名为御贼，实备翰也。翰闻之，亦恐为国忠所图，乃表请灊上军隶潼关。六月，癸未（初一日），召杜乾运诣关，因事斩之；国忠益惧。会有告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皆羸（雷 lei，瘦弱）弱无备。上遣使趣（促 cù，催促）哥舒翰进兵复（收复）陕、洛。翰奏曰：“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促 cù，窘迫），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郭子仪、李光弼（闭 bi，契丹人）亦上言：“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扣押）贼党妻子以招之，贼

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使敌军疲困），不可轻出。”国忠疑翰谋己，言于上，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上以为然，续遣中使（宦官中奉皇帝命令出使的人）趣之，项背相望（一个接着一个，颈项、背部相互间能望到）。翰不得已，抚膺（英 yīng，胸）恸哭；丙戌（初四日），引兵出关。己丑（初七日），遇崔乾祐之军于灵宝（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原，乾祐据险以待之，南薄（迫近）山，北阻河（黄河），隘（爱 ài，狭小）道七十里。庚寅（初八日），官军与乾祐会战。乾祐伏兵于险，翰与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观军势。见乾祐兵少，趣诸军使进。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以兵三万登河北阜（父 fù，土山）望之，鸣鼓以助其势。乾祐所出兵不过万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军望而笑之。乾祐严精兵，陈（同“阵”）于其后。兵既交，贼偃（演 yǎn，倒下）旗如欲遁者，官军懈，不为备。须臾，伏兵发，贼乘高下木石，击杀士卒甚众。道隘，士卒如束，枪槊（朔 shuò，长矛）不得用。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日过中，东风暴急，乾祐以草车数十乘（辆）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焰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谓贼在烟中，聚

弓弩而射之。日暮，矢尽，乃知无贼。乾祐遣同罗精骑自南山过，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或弃甲窜匿山谷，或相挤排入河溺死，器声振天地，贼乘胜蹙之。后军见前军败，皆自溃，河北军望之亦溃。翰独与麾（挥 huī）下（在主帅的旗麾之下，即部下）数百骑走，自首阳山（应为首山，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西渡河入关（潼关）。关外先为三堑（欠 qiàn，壕沟），皆广二丈，深丈，人马坠其中，须臾而满；余众践之以度，士卒得入关者才八千余人。辛卯（初九日），乾祐进攻潼关，克之。

翰至关西驿，揭榜（出布告）收散卒，欲复守潼关。蕃将火拔归仁等以百余骑围驿，入谓翰曰：“贼至矣，请公上马。”翰上马出驿，归仁帅众叩头曰：“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奔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翰不可，欲下马。归仁以毛絮（执 zhí，系）其足于马腹，及诸将不从者，皆执之以东。会贼将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阳。安禄山问翰曰：“汝常轻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对曰：“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原常山太守颜杲卿发兵破敌，后为史思明所破，俘送洛阳，死。李光弼时为河北节度使，驻常山），李祗

(支 zhī, 封吳王)在东平(郡名, 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
鲁炅(炯 jiǒng)在南阳(郡名, 治所在今河南省邓县。时
鲁炅任山南节度使), 陛下留臣, 使以尺书招之, 不
日皆下矣。”禄山大喜, 以翰为司空(三公之一, 级
别最高, 但无实际职务)、同平章事(即宰相, 意为共同议
政)。谓火拔归仁曰:“汝叛主, 不忠不义。”执
而斩之。翰以书招诸将, 皆复书责之。禄山
知不效, 乃囚诸(之于)苑中。潼关既败, 于是河
东、华阴(郡名, 治所在今陕西省华阴县)、冯翊(郡名, 治
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上洛(郡名, 治所在今陕西省商县)
防御使皆弃郡走, 所在守兵皆散。

是日, 翰麾下来告急, 上不时(不及时)召
见, 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及暮, 平
安火(每日初夜, 戍所放烟一炬, 大约相隔三十里再放一炬,
传到京城, 叫做平安火)不至, 上始惧。壬辰(初十日),
召宰相谋之。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 闻安禄山
反, 即令副使崔圆阴具(私自准备)储侍(至 zhì, 储
备器物), 以备有急投之, 至是首唱幸(指帝王驾临)
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十一日), 国忠集百官
于朝堂, 惶惶(巨惧, 惊惧慌张)流涕; 问以策略,
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
上不之信。今日之事, 非宰相之过。”仗下(朝
罢, 左右三卫立仗的人都退下去休息), 士民惊扰奔走,

不知所之(往),市里萧条。国忠使韩(杨贵妃姊,适崔氏,封韩国夫人)、虢(国 guō,杨贵妃姊,适裴氏,封虢国夫人)入宫,劝上入蜀。

甲午(十二日),百官朝者十无一二。上御(到)勤政楼(兴庆宫内楼名),下制(诏书),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都城长安行政长官)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御史台的长官,掌管监察、执法工作)兼置顿使(为皇帝打前站的差使);京兆少尹(京兆尹的副职)灵昌崔光远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宫闱管钥(钥匙)。托以剑南节度大使(唐制,亲王领节度使者称节度大使,并不履任,其实际负责之副使称副大使知节度使事)颍王璲(皎 jiāo)将赴镇,令本道设储侍。是日,上移仗(警卫仪仗)北内(大明宫)。既夕,命龙武大将军(禁卫军首长之一)陈玄礼整比(约束)六军(泛指皇帝的军队,当时实际只有左右龙武、左右羽林四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十三日),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公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禁苑西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过左藏(葬 zàng,政府金库),杨国忠请焚之,曰:“无为贼守。”上愀(悄 qiǎo)然(凄怆地)曰:“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

与之，无重困吾赤子(老百姓)。”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报时刻的铜壶滴漏声)，三卫(亲卫、勋卫、翊卫，临朝时的仪仗队和卫队，布列殿廷左右)立仗俨然(庄严的样子)。门既启，则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小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大盈库是金库中专供皇家私用的)。崔光远、边令诚帅人救火，又募人摄(代理)府县官分守之，杀十余人，乃稍定。光远遣其子东见禄山，令诚亦以管钥献之。

上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留内侍监(内侍监首领)高力士，使扑灭乃来。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谕郡县置顿(安排住宿)。食时，至咸阳望贤宫，洛卿与县令俱逃。中使征召吏民，莫有应者。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买)胡饼(烧饼)以献。于是民争献粝饭(粗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捧)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上皆酬其直(同“值”，价钱)，慰劳之。众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流离

失所)。是以先王务延(聘请)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最近)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忌讳)，唯阿谀(婀鱼 ē yú, 迎合、奉承)取容(讨人喜欢)，是以阙门(宫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这里是荒僻地方的意思)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指帝王居住的地方)严邃(遂 suì, 深远)，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俄而(不久)尚食(掌皇帝伙食的官员)举御膳而至，上命先赐从官，然后食之。令军士散诣村落求食，期(约期)未时(十三时至十五时)皆集而行。夜将半，乃至金城(在今陕西省兴平县)，县令亦逃，县民皆脱身走，饮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给。时从者多逃，内侍监袁思艺亦亡(逃)去。驿中无灯，人相枕藉(纵横相枕而卧)而寝，贵贱无以复辨。王思礼自潼关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

丙申(十四日)，至马嵬(迤 weì)驿(在今陕西省兴平县西部)，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太子所居之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唐玄宗儿子李亨)，太子未决。会

(遇上)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拦住)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这里是对胡人的蔑称)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支(通“肢”)体,以枪揭(高举)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为尚书省下属机关户部的副长官,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曰:“汝曹何敢害宰相!”众又杀之。韦见素闻乱而出,为乱兵所挝(抓 zhuā, 击打),脑血流地。众曰:“勿伤韦相公!”救之,得免。军士围驿。上闻喧哗(xuān huā, 大而嘈杂的叫声),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回答)。上杖屦(句 jù, 拄杖穿鞋)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依法处决)。”上曰:“朕自当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司录参军的简称,掌管文书符印、检查工作得失的官)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鬼 guǐ)刻(时光很短),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慎重)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

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抬)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胄(宙 zhòu, 头盔)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

【译文】

安禄山独霸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背地里蓄谋造反，差不多将近十年了。因为唐玄宗对他不错，所以他想等玄宗死后再起兵作乱。正好碰上杨国忠和安禄山两人闹矛盾，杨国忠经常说安禄山将要造反，玄宗不听，杨国忠又多次挑起事端来刺激安禄山，促使他赶快造反，以便取得唐玄宗的信任。安禄山因此决定马上造反。他单独和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其余的将吏都不知道，只是奇怪从天宝十四年八月份以来，安禄山多次犒赏士兵，喂饱马匹，磨快武器而已。正好这时有一个安禄山派到长安去的奏事官回来了，安禄山假造了皇帝的诏书，把将军们都找来，给他们看，就瞎说：“有皇帝秘密的命令，叫我带兵入朝，讨伐杨国忠，你们大家都应该跟着部队进发。”大家看了都很愕然，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敢说不同的意见。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安禄山调发自己部下的军队和同罗、奚、契丹、室

韦等少数民族的军队，总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在范阳造起反来。命令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海守平卢，别将高秀巖守大同。许多将领都带兵连夜进发。第二天早晨，安禄山在蓟城城南开了誓师大会，检阅了部队，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布告军中说：“有持异议、煽动军心的，要灭三族！”于是带兵向南。安禄山乘着用铁皮包着的车子，带着精锐的步兵和骑兵，一路上烟尘滚滚，前后相连，简直有千里之长。擂鼓呐喊，声震天地。当时天下太平已经好久了，老百姓已经好几代没有看到兵器和军装，突然听说安禄山的军队从北边杀来，不论远近都感到震惊和害怕。河北道的许多郡县本来都在安禄山统管之内，因此他的军队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很少阻力。太守、县令有的开门出迎，有的弃城逃跑、躲藏别处，有的被活捉，也有的被杀掉，没有敢出来抗拒的。

安禄山先派将军何千年、高邈带领奚族骑兵二十名，说是献给朝廷的善射的战士，乘着驿站的马奔赴太原。初十那天，太原副留守杨光翊听到消息就赶忙出来迎接，那知刚靠身边，就把他绑架而去。太原城里马上派人向朝廷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真相；同时，东受降城也有报告安禄山造反的书面文件。可是唐玄宗还以为是恨安禄山的人制造的假象，没有相信。到了十五日，唐玄宗听到安禄山确实造反了，才召集宰相来一起商议对付他的办法，杨国忠扬扬

得意，好象自己有先见之明，他说：“现在起来造反的只不过是安禄山一个人罢了，其它将士都是不愿意的。不过十天，一定会把他的头献到陛下所在的地方。”唐玄宗以为这话很对，可是大臣们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急得脸上都改变了颜色。玄宗也许觉察到这种情况，接着就派遣正二品文散官毕思琛到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到黄河东边的河东道，各自挑选招募数万人，根据合适的情况组织起来，以抵抗安禄山的进攻。

十六日那天，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到长安朝见皇帝，皇帝就问他讨伐安禄山的谋略。在这种情况下，封常清居然说起大话来了：“现在太平的日子长久了，所以人们一听说反贼安禄山打过来就十分害怕。但是事情有逆有顺，形势会有出人意料的变化，请允许我到洛阳去打开府库，招募勇敢的士卒，挂着马鞭过黄河，把叛逆的胡人安禄山的脑袋送到朝廷是指日可待的！”皇帝听了很高兴。十七日，皇帝就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当天就乘了驿站的马匹到东京洛阳去招募兵士。过了十天，招募到六万人，于是拆毁了河阳桥，作起防守洛阳、抵抗叛军进攻的准备。

十九日，安禄山到达博陵。何千年等人把杨光翊抓送到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就责备杨光翊，并以投靠杨国忠的罪名把他斩了，还把他的脑袋传示部下。接着，安禄山命令他的将领安忠志率领精兵驻防军事

要塞井陘口。安忠志是奚族人，安禄山收养为干儿子。安禄山又命令张献诚为博陵郡的代理太守。张献诚，就是过去担任过河北节度副大使张守珪的儿子。安禄山进军到藁城，常山郡太守颜杲卿考虑到兵力不足，没法抵抗他，就约长史袁履谦亲自到藁城假意迎接他。安禄山以为他们真的来投降，就赏给颜杲卿紫衣和金鱼袋，这是三品官才能得到的赏物。为了防他一着，安禄山把颜杲卿的儿子、兄弟当作人质，叫颜杲卿仍旧镇守常山郡；安禄山还不放心，又叫他的将领李庭湊带数千兵士增防井陘口，防止从西面进攻的各路唐军。颜杲卿在回来的路上指着他的衣服对袁履谦说：“为什么要着这样的衣服呢？”袁履谦领会了他的意思，就暗地里和颜杲卿一起商量起兵讨伐安禄山。颜杲卿就是颜思鲁的玄孙。

到了二十一日，唐玄宗回到宫中，就派人斩了安禄山的儿子太仆卿安庆宗，命令安庆宗的妻子荣义郡主自杀。任命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思顺的弟弟元贞为太仆卿。又任命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另外还设置了河南节度使，管理陈留等十三郡，由卫尉卿猗氏人张介然来充当。又任命程千里为潞州长史。那些处在前线和安禄山叛军作战的州郡，开始设置防御使。二十二日，以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准备统率各军东征安禄山。有些军队是内府拿出钱帛招募来

的，总共十一万，号称“天武军”，在长安十来天就招募齐集了，他们都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十二月初一日，高仙芝带领着京城的卫戍部队、刚招募的新兵以及正在长安的边防军总共五万人，从长安出发。唐玄宗叫监门将军宦官边令诚当监军，军队驻扎在陕县一带。

十二月初二日，安禄山的叛军到达黄河边上，在灵昌附近渡河，他们用粗绳索缠住破船和草木，冬季水少，横断河流，一个晚上，冰冻得象浮桥一样，叛军很快全部过河，于是集中兵力攻下了灵昌郡。安禄山的步兵、骑兵没有整齐的队伍，分散着进军，人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所过的地方残害百姓，甚至烧杀得一个不留。张介然到达陈留郡才几天，禄山就带领军队从北边攻过来，张介然连忙把武器发给士兵，登城把守，无奈大家心怀恐惧，不能坚守。初五那天，陈留太守郭纳投降了安禄山。安禄山得意地从北边的外城进去，听到儿子安庆宗已被唐玄宗处死的消息，不禁大哭起来，说：“我有什么罪而杀我儿子！”当时陈留郡投降的将领和士兵夹道而立，接近一万人，安禄山不问长短，统统杀掉以发泄他胸中的愤怒。连张介然也不能幸免，把他处决在驻军的门外。安禄山任命自己的将领李庭望为节度使，镇守陈留郡。

起初，平原太守颜真卿知道安禄山将要谋反，借口要防备大雨到来，抢先修筑城墙，疏浚城壕，选拔

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充实仓库的存粮。安禄山以为他是个书生，轻看了他。等到安禄山起兵反叛唐朝，就通知颜真卿要从平原郡、博平郡抽调七千士兵去防守黄河渡口，颜真卿知道情况不妙，就派平原郡司兵李平选择偏僻的小路到长安去向皇帝报告。开始的时候，玄宗听说安禄山造反，黄河北边的郡县都闻风而倒，不禁叹气道：“河北道二十四郡竟然没有一个人是义士吗！”等到李平到达长安，他十分喜悦，说：“我不知道颜真卿生的样子怎样，竟能如此忠心！”颜真卿还派遣亲近的门客，暗藏悬赏杀贼的榜文到各郡去张贴，因此各郡多有响应的。真卿，是杲卿的堂弟。

安禄山引兵向荥阳进攻，荥阳太守崔无波领兵抵抗，兵士登上城墙，一听到擂鼓和军号声就紧张起来，纷纷从城墙上跌下去，多得象下雨一样。初八那天，安禄山很轻易地攻占了荥阳，杀掉了崔无波，叫手下将领武令珣守荥阳。这时，安禄山的声势更大了，叫他的将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先锋。封常清临时招募的新兵都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壮丁，驻扎在虎牢关，抵抗安禄山的叛军。安禄山命令用武装的骑兵冲杀践踏，唐军大败。封常清收集残兵败将，再战于洛阳郊外的葵园，又败下阵去；接着，再战于上东门内，又败退下来。十二日，安禄山攻下了东京，贼兵擂鼓呐喊，从四门冲入。禄山放任贼兵杀人抢掠。封常清再战于都亭驿，又败走；退守宣仁

门，又败退，简直溃不成军了，于是从皇帝禁苑的西边拆坏了墙壁向西逃走。河南尹达奚珣向安禄山投降了。东都留守李愔对御史中丞卢奕说：“我们这些人身上承担着国家的重任，虽然知道力量有限，不能作出有效的抵抗，但一定要以死殉国。”卢奕答应了。李愔收集残兵数百想进行战斗，但这些都抛弃李愔四散逃跑了。李愔就独自坐在留守府中。卢奕先派妻、子带了他的官印从小路逃到长安，自己穿了朝服，坐在御史台府中，左右的人都逃散了。这时安禄山屯兵于皇帝的马圈，他派人去抓李愔、卢奕及采访使的判官蒋清，一个个都杀了。卢奕骂安禄山，数说他的罪行，在临死之前，回头对贼党说：“做人就应当知道什么叫逆，什么叫顺，我死了，没有丧失气节，又有什么可悔恨的呢！”李愔，文水县人；卢奕，卢怀慎的儿子；蒋清，蒋钦绪的儿子。最后，安禄山任命自己的亲信张万顷为河南尹。

封常清率领剩余的部队退到陕县，陕郡太守竇廷芝已逃奔河东郡去了，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四处逃散。封常清对高仙芝说：“我连日血战，安禄山叛军的锐气不可阻挡。并且潼关无兵，假如贼兵乱窜入关，那末长安就危险了。陕县不能守，不如先领兵扼守潼关以阻挡安禄山。”仙芝接受了他的建议，就率领着现有的士兵，从陕县一直向西，直奔潼关。安禄山的叛军不久也追来了，官军狼狈逃走，根本不成队伍，兵士和马匹互相腾越和践踏，死去的很多。高

仙芝他们到达潼关以后，连忙修筑工事，作好守城备战工作。贼兵来了，一看不能马上攻破，因而暂时离开潼关。安禄山派他的将领崔乾祐屯兵陕县，临汝、弘农、济阴、濮阳、云中等郡也都投降了安禄山。这时，朝廷征召的各道兵马还没有赶到，关中地区大家害怕得不得了。正好碰上安禄山准备要做皇帝，留在洛阳没有进军，所以朝廷能够争取时机为安禄山的进攻作好防守的准备，各路勤王的兵马也稍为聚集了一些。

高仙芝的这次东征，监军边令诚多次以各种事情为藉口进行干涉，高仙芝都没有听从。边令诚回到长安向玄宗皇帝报告，详细地叙述了高仙芝、封常清战败的情况，并且说：“封常清用贼势浩大来动摇军心，而高仙芝随便丢弃陕郡数百里土地，又偷减了军士的粮饷和赏赐。”玄宗听了，顿时大怒。到了十八日，就叫边令诚带着皇帝的命令，立即在军中把高仙芝、封常清斩首。当初，封常清打了败仗，再三派遣使者向皇帝送上报告，陈述了安禄山叛军的形势，但是唐玄宗都不肯接见，封常清急了，就亲自骑马到长安报告，走到渭南，接到玄宗的命令，削去了他的官职和爵禄，要他回到高仙芝的部队里作为一个普通的军人主动为国效劳。封常清心知不妙，就写了一道遗表，里面说：“常清死了以后，希望皇帝不要轻视安禄山这个逆贼，不要忘记我说的这句话。”当时朝廷上的议论都以为安禄山狂妄荒谬，过不了几天就会

失败被杀，所以封常清才说这样的话。监军边令诚一到潼关，先把封常清叫来，把皇帝的命令给他看，封常清就把自己的表章请边令诚上报玄宗。常清已死，把他的尸体放在芦席上，让大家都看到。高仙芝回到办公厅里，边令诚早已事先准备了百余名使用长刀的人跟着自己，于是对高仙芝说：“大夫，皇帝对你也有恩赏的命令。”高仙芝急忙走下来跪下，边令诚就宣读皇帝命令。高仙芝说：“我遇敌而退，死，也是应该的。现在，我头上顶着青天，脚下踏着黄土，天地可以证明，说我克扣粮饷赏赐，这是诬陷我啊！”当时许多士卒站在前面，都大声高呼，说他冤枉，这些汇集的声音，震动着大地。但是边令诚无视群众的呼声，竟下令把他斩了。叫将军李承光代领高仙芝的部队。

当时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因生病闲居在家，玄宗皇帝要借助他的威名，而且知道他平时与安禄山关系不好，就召见了，任命他为兵马副元帅，带兵八万去讨伐安禄山；仍旧命令天下四面进兵，共同向洛阳进攻。哥舒翰因为自身有病，苦苦推辞，玄宗不允许。接着，玄宗任命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当行军司马，任命起居郎萧昕为判官，命令蕃将火拔归仁等各自带领部下跟随哥舒翰出发，加上高仙芝的旧部，号称二十万，驻军在潼关。哥舒翰因病不能管事，军政工作全部委托田良丘办理。田良丘又不敢一个人作出决定，就叫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

步兵，王、李二人互相争当领导，无法统一整个部队。哥舒翰用法较严而且不能体恤士兵，因此士兵都松懈起来，毫无战斗的意志。

至德元年春天，正月初一日，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称圣武元年，任命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

这时，天下的人认为杨国忠骄纵因而召来了安禄山的叛乱，因此，大家对杨国忠无不切齿痛恨；再加上安禄山起兵，用的是讨伐杨国忠的名义。这样，杨国忠的性命就很危险了。王思礼就暗底里向哥舒翰劝说，要他向玄宗上表，强烈要求诛杀杨国忠，哥舒翰没有答应。王思礼又请求使用三十名骑兵把杨国忠劫来，到潼关后把他杀掉。哥舒翰回答道：“这样做，倒是我哥舒翰造反，不是安禄山造反了。”也有人到杨国忠那里劝说道：“现在朝廷重兵都掌握在哥舒翰手中，哥舒翰如果举旗西向，对您来说岂不是很危险吗！”杨国忠听了十分害怕，于是上奏皇帝道：“潼关大军虽然很强，但是没有后续部队，万一失利的話，京师长安就值得忧虑了。请挑选养马场的青年兵士三千人在养禽兽的地方进行训练，以备不时之需。”玄宗答应了，杨国忠就叫剑南节度使下面的将领李福德统领这支部队。又招募了一万个士兵屯驻灊上，杨国忠又叫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名为防御安禄山，实在是防备哥舒翰。哥舒翰听到这件事，也害怕被杨国忠所图谋，于是上表请求使灊上的驻军

划归潼关统领。六月初一日，哥舒翰把杜乾运叫到潼关，借着某件事情把他斩了，杨国忠心中就更加恐惧。正好这时有人向玄宗报告：据观察，贼将崔乾祐在陕县一带的士兵不满四千，而且都是老弱残兵，没有防备。玄宗信以为真，就派人到潼关催促哥舒翰出兵收复陕郡、洛阳。哥舒翰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连忙上奏道：“安禄山长久以来，熟悉用兵的谋略，如今开始叛变，难道会毫无准备！这一定是用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倘使带兵进讨，正好中了他们的奸计。况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守险要的地方阻挡叛军的进攻，利在坚守。逆贼又残酷暴虐，失去人心，军事形势一天不如一天，这样下去，将会发生内变；我们因而乘机讨伐，可以不经战斗就把他们擒获。主要在于取得胜利，为什么一定要急于求成！现在各路征发的兵士，还有好多没有集中，请求暂且等待他们一下吧！”郭子仪、李光弼也上奏玄宗，说：“请求皇帝允许我们向北进军攻取范阳，颠覆叛军的根据地，扣押他们的妻子、儿子作为人质，然后招降他们，贼党内部必然分崩离析。而潼关大军只应该坚守着，时间长了，就会使敌人疲劳困顿，现在潼关的军队不可轻易出击。”但是杨国忠不从这方面考虑，却一心怀疑哥舒翰图谋自己，在皇帝面前说，以为贼方没有准备，而哥舒翰逗留潼关，将要失去进攻取胜的机会。玄宗被他说动了，以为确是如此，就连续派遣宦官充当使者，去催促哥舒翰进兵，一路上使者的颈

项和背部，一个接着一个都能望得到。哥舒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抵制皇帝的命令，只好拍着胸脯放声大哭。在初四日那天，勉强带兵走出潼关。初七日，碰到贼将崔乾祐的军队在灵宝县的西部原野。崔乾祐事先占领了险要的地方，早已作好了准备，等待着官军的到来。这里南边靠近山，北边有黄河阻隔，中间有条狭窄的道路长约七十里。初八那天，官军与崔乾祐军会战。崔乾祐事先在险要地方埋伏了军队，哥舒翰不知道这种情况，他和田良丘乘着船在黄河中观看军势，看到崔乾祐兵少，就催促各军要他们进攻。王思礼等带领五万精兵在最前面，庞忠等带领其余十万士兵跟着前进，哥舒翰以三万士兵登上黄河北边的土山观战，同时擂鼓以助声势。崔乾祐所出的兵不过一万人，十个一堆，五个一群，散乱得象天上的星星，没有整齐的行列，有的地方稀，有的地方密，士兵们有的向前，有的后退，官军看到这样的队形，都讥笑他们。哪里知道贼将崔乾祐严格地管制着精兵，把他们安排在散兵的后面。双方的军队已经交锋了，贼兵倒下旗帜做出好象要逃跑的样子。官军被引进了狭路，思想上十分松懈，没有一点戒备。一忽儿，敌人的伏兵出来了，这伙贼兵，乘着高处的地形，掷下木头石块，把官军掷死很多。路面狭窄，兵士挤压在一起，好象被束缚住一样，枪和长矛都用不上。哥舒翰命令用毡车驾着马在前面开路，想借车冲击贼兵。时间在战斗中过去，太

阳偏西了，告诉战士们已经到了午后，东风突然越刮越大，贼将崔乾祐在这时使用了数十辆装草的车子，堵塞在毡车的前面，放火焚烧。顿时间，浓烟夹着火焰以不可阻挡的威力向官军扑来，官军不能睁开眼睛，相互乱砍乱杀，说贼在浓烟里面，聚集了弓箭射去。天色将晚了，箭也射完了，才知道没有贼兵，免不了互相埋怨。就在这时，崔乾祐派遣的同罗族精悍的骑兵，绕过了南山，抄在官军的后面，突然冲击过来。官军首尾错乱，惊骇不定，不知从哪里防备才好，于是前军大败。有的丢盔弃甲，逃亡或躲藏在山谷里；有的互相排挤，掉在黄河里溺死；吵闹的声音震动着天地，贼兵乘胜进击，前军再也不能抵挡了。后军看到前军败了，都自动溃退，三万河北军看到这种情况也四散逃亡。哥舒翰单独跟部下几百个骑兵逃走，从首山向西渡河，进了潼关。潼关外边事先挖了三条壕沟，都是宽二丈，深一丈，士兵和马匹掉到里边，一会儿就填满了。其余的人就踏着他们的身体越过壕沟，官军逃回潼关的只有八千多人。初九日，崔乾祐乘胜进攻潼关，被它攻下了。

哥舒翰退到潼关西边的一个驿站，名叫关西驿，贴出布告，收集散兵，要想收复和守住潼关。蕃将火拔归仁等百多个骑兵，围住了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说：“贼兵到了，请您赶快上马。”哥舒翰就骑上马背，走出驿站。火拔归仁率领众人跪下磕头，说：“您用二十万大军打了一仗，把他们丢了，有什么脸再见皇

上，而且您没有看到高仙芝、封常清他们的下场吗？现在要请您向东走了。”哥舒翰不肯，要想下马。火拔归仁用毛绳把他的脚拴在马肚子上，不让他下来，其他将领不听从的，都把他們捆起来，一齐向东而去。正好贼将田乾真已经到来，于是向他投降了，全部被送到洛阳。安禄山见到哥舒翰就问道：“你常常看不起我，今天，该怎么样？”哥舒翰听了，连忙伏在地上答道：“臣肉眼看不出圣人。现在天下尚未平定，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在常山，吴王李祗在东平，山南节度使鲁炅在南阳，陛下留臣，让我用一封信招降他们，过不了几天，这些地方都可以拿下来了。”安禄山听了十分欢喜，就任命哥舒翰为司空、同平章事的高官。禄山对火拔归仁说：“你背叛主人，不忠不义。”说罢，就叫人把他抓起来斩了。哥舒翰用书信招降上面三位将领，他们都写了复信，并且狠狠地谴责了哥舒翰。安禄山知道这种做法不会有多少效果，就把哥舒翰软禁在洛阳的御花园里。潼关战役唐军既以失败告终，于是，附近的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地的防御使都抛奔本郡所在地纷纷逃跑，各郡的守兵因为没有领导也都一哄而散（这是后话）。

这一天，哥舒翰派部下到长安来告急，玄宗皇帝没有及时接见（也不知道此时潼关已经失守），只派遣李福德等带领养马场选拔出来的三千人去潼关接应。到了晚上，报告平安的烽火望不到了，玄宗皇帝才开始恐惧起来。等到第二天初十，连忙把宰相召

来商量。杨国忠亲自挂着剑南节度使的官衔，听说安禄山反叛，早已叫副使崔圆暗地里储备各种器物，以便一旦形势紧急，就投奔到那里去。到这时候，他第一个提出皇帝到蜀地去的方案。皇帝同意他的倡议。十一日，杨国忠聚集百官在朝堂上议事，由于内心的恐慌和焦急，不禁掉下了眼泪；问大家有什么好的策略，都说：“是，是。”并不发表意见。杨国忠说：“有人告发安禄山反状已有十年，皇上不相信。今天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我当宰相的过失。”不久退朝，皇帝的仪仗队撤走了，在长安的士人和市民都惊惶不定，到处奔走，不知往哪里去才好，大街小巷显得十分萧条。杨国忠在这种情况下，就叫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进宫，劝皇帝到蜀地去避难。

十二日上午，百官朝见皇帝的不到平时十分之一二，玄宗驾临勤政楼，下了诏书，说要亲自带兵讨伐安禄山，听到的人都不相信。玄宗命令京兆尹魏方进当御史大夫兼置顿使的职务，京兆少尹灵昌人崔光远当京兆尹，临时充当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管宫廷的钥匙。玄宗假托颖王李璣将要去剑南节度大使的镇守处上任，叫剑南道的官员预作准备。这一天，玄宗命令警卫人员和仪仗队护送他搬到大明宫居住。到了晚上，玄宗命令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和约束了护卫皇帝的军队，厚厚地赏给他们铜钱和丝织品，挑选了皇帝马圈里九百多匹好马，这是外面的人都不知道的。十三日，天刚亮，玄宗只和贵妃

姊妹、皇子、妃子、公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以及亲近的宦官、宫人等走出延秋门，妃子、公主、皇孙凡是在宫廷外面的统统都抛弃不管了。当玄宗走过政府金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把它烧掉，说：“不要为叛贼守着这些东西。”玄宗凄怆地回答：“贼兵来了，弄不到东西，一定要更加搜括老百姓的财物，不如留着给他们吧，不要使我的百姓加重困苦。”这一天，百官还有上朝的，走到宫门，仍然能听到铜壶滴漏的声音，三卫的仪仗和卫队依旧整齐而严肃地站在那里。宫门开了，就看到宫人从里面乱纷纷地跑出来，里里外外，一片慌乱吵嚷，不知道玄宗到哪里去了。于是王公大人、封建士大夫、长安居民都四出逃跑，山沟里的老百姓平时没有资格到宫廷里参观，这时候大家争先恐后到宫廷里去以及到王公大人的住宅里去，任意取走金银财宝，有的骑着小驴子踏上宫殿。专供皇家使用的左藏大盈库大概被弄走了不少东西，还放了一把火。西京留守崔光远、将军边令诚得知消息后，连忙带人来救火，又招募人去当代理太守、代理县令分别守卫一些地方，社会秩序很乱，杀了十多人，才稍为安定。崔光远派了他的儿子向东去见安禄山，边令诚也把宫廷里的钥匙去奉献给安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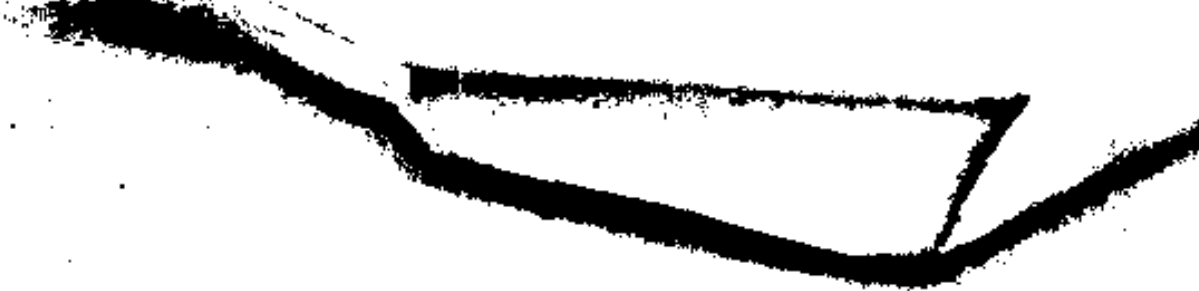
唐玄宗向西逃命，过了便桥，杨国忠就派人烧桥。玄宗说：“老百姓各自逃避贼兵谋求生路，哪能断绝这条通路呢？”说罢，就留下内侍监高力士，要他把

火扑灭了再赶上来。玄宗皇帝叫宦官王洛卿先走一步，通知沿路各郡各县，安排吃饭住宿等事情。早饭的时候，走到咸阳城里的望贤宫，可是王洛卿和咸阳县令却一起逃走了。再派宦官去征召当地的官吏和老百姓，没有一个答应肯来。时间到了中午，玄宗仍然没有吃到东西。杨国忠亲自买了烧饼献上来。于是老百姓争着献上粗饭，里面夹杂着麦子和豆子；皇孙们争着用双手捧了吃，一忽儿就吃光了，还没有吃饱。玄宗都给他们报酬，亲自慰问犒劳他们，大家都哭了，玄宗也禁不住掩面而泣。有个老大爷叫郭从谨的向玄宗提出了意见，说：“安禄山肚子里藏着害人之心，早已不是一天了；也有人到长安告发他的阴谋的，皇上往往把他杀了，使得安禄山毫无顾忌地干起奸邪逆乱的勾当来，以致皇上今天流离失所。所以过去的君主一定要聘请和访问忠良的人，以便扩大自己的见闻，提高自己识别的能力，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臣民仍然记得宋璟当宰相时，多次向皇上进忠直的言论，天下靠着他能够太平无事。自从最近以来，在朝廷当官的臣子，把进忠言当成忌讳的事情，只是吹拍奉承来讨得皇上的欢喜，所以宫门以外的事情，皇上都不能够知道。住在乡野的臣民，知道一定会有今天的结局已经很久了，但是皇上居住的地方又森严、又深远，我这种微细的心意，没有法子向上面转达。事情不到这样的地步，臣民从哪里能看到皇上的面容亲自诉说呢！”玄宗听罢，说：“这是我

的糊涂，现在懊悔也来不及了。”接着，慰劳、吩咐了一番，然后打发他走了。没有多久，掌管皇帝伙食的官员，给玄宗送来了饭食，玄宗命令先给跟随的官员们吃，然后自己再吃。命令军士分散到村庄寻求食物，约定到未时集中再赶路。将近半夜，才走到金城，金城县令抽身溜走了，县里的老百姓也都逃走了。不过，喝的、吃的、用的器具都还在，士兵们能够依靠这些喝足吃饱。这时候，跟随的人很多逃跑了，内侍监袁思艺也逃了。金城驿站里边没有灯来照明，人们横七竖八地相枕而睡，也无法再去分辨什么贵贱了。王思礼从潼关赶来，方才知哥哥舒翰已被抓去。玄宗马上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要他赶快到镇守所在地，收集四散的士兵，为东讨安禄山作好准备。

十四日，唐玄宗他们走到马嵬驿，将领和士兵又饥饿、又疲劳，心里都很恼火。将军陈玄礼以为安禄山叛乱的灾祸是由杨国忠引起的，想杀掉他，请太子李亨的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太子还没有作出决定。碰上吐蕃的使者二十多人拦住杨国忠的马，诉说没有东西吃。杨国忠未及回答，士兵就叫嚷起来：“国忠跟胡虏谋反！”有人就拍马搭箭向他射去，一箭射中了他的马鞍。杨国忠见有人要杀他，连忙逃到西门内，可是士兵们没有饶了他，很快追上去把他斩了，四肢和身体零割成好几块，脑袋被挂在枪头上高高地举起来，在马嵬驿站的门外示众。士兵们又杀

了他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就说：“你们怎敢杀害宰相！”士兵们认为他是杨国忠的同党，又把他杀了。韦见素听到外边骚乱的声音，刚一出来，就被乱兵打中，脑袋上的鲜血一直淌到地上。大家说：“不要伤害韦相公！”有人出来救了他，才免去一死。士兵们围住马嵬驿。玄宗听到外边喧哗的声音，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左右的人就用“杨国忠谋反”的话来回答。唐玄宗在此时，只好撑了手杖，穿了鞋走出驿站的大门，亲自慰劳军士，叫他们整队撤围，士兵们不答应。玄宗叫高力士去问他们，陈玄礼回答道：“杨国忠谋反，杨贵妃不宜在皇上身边侍候，希望皇上割断恩情，把她依法处决。”玄宗说：“我自己当然会处理的。”说罢，走进驿门，撑着手杖，低着脑袋，立在那里，好象在想什么似的。过了好一回，京兆司录参军韦谔上前说道：“现在众怒难犯，安危只能在很短时间内选择，希望皇上赶快作出决定。”因事关重大，他就连续磕头，磕得额上淌出血来。玄宗说：“贵妃一直住在深宫里，怎么能知道杨国忠谋反？”高力士接上去说：“贵妃的确没有罪过，但是，将领和士兵已经杀掉杨国忠，而贵妃仍在皇上的左右，他们自己的心里怎么会安定呢！希望皇上慎重地考虑这件事情，将领和士兵们安定了，那末，皇上也就安定了。”玄宗觉得此话有理，才叫高力士带贵妃到佛堂上勒死，然后抬出尸体，放在驿站的庭院里，玄宗叫陈玄礼等人进来辨认。



尸体，陈玄礼等才摘下头盔、解下甲衣，磕头请罪。玄宗对他们慰劳了一番，命令他们明白地告诉士兵们。陈玄礼等人皆喊“万岁”，一再磕头而去，然后才整顿队伍作向西行路的打算。

黄巢入长安

唐代末年，爆发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

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省菏泽县)人，私盐贩子出身。他读过书，会写文章和诗；并且武艺高强，骑马、射箭，样样都行。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他因忍受不了唐王朝的残酷统治，领导农民响应了王仙芝领导的起义。王仙芝被杀后，他继续率领农民军南征北战，号“冲天大将军”。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八八〇年)，他率领的部队占领了洛阳和潼关。这年十二月，起义军攻进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黄巢在群众拥戴下做了皇帝，定国号叫“大齐”，年号“金统”。但是，起义军没有立即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唐王朝的力量，使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得以反扑；同时，由于地主阶级对起义军的封锁，军粮缺乏；加上起义军始终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敌人的围攻之下，内部又出了叛徒。因此，在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四月，黄巢被迫退出长安。中和四年(公元八八四年)七月十三日，黄巢退至泰山东南的狼虎谷，为敌军追及，不屈自尽。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虽然这样悲壮地失败了，但对唐王朝来

说，这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二十多年后，这个封建王朝也就灭亡了。

本文详细地描写了黄巢进逼长安时，唐僖宗束手无策，只顾逃命，朝廷上大小官吏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充分暴露了唐王朝腐朽虚弱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文中生动具体地描绘了黄巢率领起义大军进入长安的动人景象。起义军纪律严明，军容壮盛，“民夹道聚观”，简直象庆祝盛大的节日一样。尚让宣慰人民的话和起义军战士自觉赈济贫民的行动，充分说明农民起义军与人民的鱼水情意。文中对黄巢农民起义军称“贼”、“盗”，这是作者司马光等人的阶级偏见；老百姓以惊人的速度填平了潼关外面的“天堑”，作者说成是“贼驱民”强迫干的，这些地方不能照作者的主观意图来理解，这是应该指出的。

【原文】

广明（唐僖宗李儂〔喧 xuān〕年号）元年（公元八八〇年），十一月，辛酉（十一日），汝（汝州，治所在今河南省临汝县）郑（郑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郑州市）把截制置都指挥使（为镇压农民起义而临时设置的军职）齐克让奏黄巢（这时带领起义部队已进入汝州）自称天补大将军，转牒（公文）诸军云：“各宜守垒（营垒），勿犯吾锋（兵锋，指武装部队）！吾将入东都（唐以洛阳为东都，长安为西都），即至京邑（京都长安），

自欲问罪，无预(干涉)众人。”上(唐僖宗)召宰相议之。豆卢瑑(复姓)瑑(篆 zhuàn)、崔沆(均当时宰相)请发关内(道名，辖境相当今陕西省秦岭以北，甘肃省祖厉河流域、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以东，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以西、阴山狼山以南的河套等地)诸镇及两神策军(左右神策军，皇帝的禁卫部队)守潼关(在今陕西省潼关县境内)。壬戌(十二日)，日南至(冬至)。上开延英(延英殿，唐代皇帝和大臣日常议政的场所)，对宰相泣下。观军容使(唐代后期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由掌握实权的宦官充任)田令孜奏：“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臣自为都指挥制置把截使。”上曰：“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禄山构逆(谋反)，玄宗(唐玄宗李隆基，公元712—756年在位)幸(指帝王驾临)蜀(今四川省)以避之。”崔沆曰：“禄山众才五万，比之黄巢，不足言矣。”豆卢瑑曰：“哥舒翰以十五万众不能守潼关(见本书《天宝长安之乱》)，今黄巢众六十万，而潼关又无哥舒之兵。若令孜为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旧时用作国家的代称)计，三川(唐中叶后，以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及山南西道三镇合称三川。即今陕西省南部、四川省中部及北部地)帅臣皆令孜腹心，比于玄宗则有备矣。”上不悻(译 yì，喜悦)，谓令孜曰：“卿(帝王对大臣的称呼)且

为朕(皇帝自称)发兵守潼关。”是日，上幸左神策军，亲阅将士。令孜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上召见三人，以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负责后勤工作的长官)，珂为句(遘 gōu)当寨栅使(处理据守各地寨栅事务的长官)，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各路唐军总指挥)，飞龙使(皇帝派出监督军事的特使)杨复恭(宦官)为副使。

癸亥(十三日)，齐克让奏：“黄巢已入东都境，臣收军退保潼关，于关外置寨。将士屡(旅 lǚ，多次)经战斗，久乏资储(后勤物资供应)，州县残破，人烟殆(代 dài，差不多)绝，东南西北不见王人(王臣，王朝的使者)，冻馁(něi，饥饿)交通，兵械(武器装备)利(完 wán，钝)弊(破旧)，各思乡间(驴 lǘ，里门，这里指故乡)，恐一旦溃去，乞早遣资(物资)粮及援军。”上命选两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张承范等将以赴之。

丁卯(十七日)，黄巢陷东都，留守(皇帝出巡或亲征时指定亲王或大臣留守京城，称京城留守；洛阳是唐王朝陪都，常设留守，以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刘允章帅(同“率”)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慰劳、问候)而已，

闾里(街坊)晏(仄 yàn)然(平静的样子)。允章，迺(刘迺，德宗时为兵部侍郎)之曾孙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数千以补两军(左右神策军)。

乙亥(二十五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即京都，长安)。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改名)军籍，厚得禀(通“廩”，给)赐，但华衣怒马(鞭打马匹，使它发怒快跑)，凭势使气(随心所欲，作威作福)，未尝更(经过)战陈(同“阵”)，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唐两京各置普救病坊，收养无所依靠的病人)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使用武器)。是日，上御(临)章信门(长安城门名)楼临(临问、慰问)遣(送)之。承范进言：“闻黄巢拥数十万之众，鼓(击鼓)行而西，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复遣臣以二千余人屯于关上，又未闻为馈饷(供应粮饷)之计，以此拒贼(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的诬称)，臣窃寒心。愿陛下(臣下对帝王的尊称)趣(促 cù，催促)诸道精兵早为继援。”上曰：“卿辈第(只要)行，兵寻(不久)至矣！”丁丑(二十七日)，承范等至华州(州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华县)，会刺史(州的行政长官)裴虔馀徙(喜 xǐ，调任)宣歙(涉 shè)观察使(地区行政长官，辖区在今安徽省宣城县、贵池县、歙县一带)，军民皆逃入华山(在陕西省华阴县)，城中索然(空荡的样子)，州

库唯尘埃鼠迹，赖仓中犹有米千馀斛（胡 hú，十斗为斛），军士裹（装取）三日粮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初一日），承范等至潼关，搜菁（精 jīng，草木茂密）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级 jī，取水于井）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卒莫有斗志。是日，黄巢前锋军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其际（边际），克让与战，贼小却，俄而巢至，举军大呼，声振河（黄河）、华（华山）。克让力战，自午（中午）至酉（傍晚）始解，士卒饥甚，遂喧噪（喧哗乱嚷），烧营而溃，克让走入关。关左有谷，平日禁人往来，以榷（确 què，专利）征税，谓之“禁坑”。贼至仓猝（突然），官军忘守之，溃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丛生的低矮树木）寿藤（万岁藤），茂密如织，一夕践为坦途（平坦的道路）。承范尽散其輜（资 zī，輜重，即军用物资）囊（袋子，指私人财物）以给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动静），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坑。臣之失守，鼎镬（获 huò，古代无足的鼎。指用鼎镬烹煮的酷刑）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巡守，古代皇帝视察诸侯所守的地方），苟（如果）銮（luán）舆（皇帝车驾）一动，则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还

活着)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亲近、亲密的人,指田令孜等。皇帝送行时,田未离长安)及宰臣(宰相)熟议,急征兵以救关防,则高祖(唐高祖李渊,唐王朝的建立者)、太宗(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6—649年在位)之业庶几(也许可以)犹可扶持,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微臣(臣下对皇上的谦辞)胜哥舒翰之死!”

辛巳(初二日),贼急攻潼关,承范悉力拒之,自寅(凌晨三至五时)及申(下午三至五时),关上矢尽,投石以击之。关外有天堑(天然的壕沟),贼驱民千余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须臾(一会儿)即平,引兵而度。夜,纵火焚关楼俱尽。承范分兵八百人,使王师会守禁坑,比(等到)至,贼已入矣。壬午(初三日)旦(早晨),贼夹攻潼关,关上兵皆溃,师会自杀,承范变服(换衣服)帅余众脱走。至野狐泉(在今陕西省潼关县西),遇奉天(在今陕西省乾县)援兵二千继至,承范曰:“汝来晚矣!”博野(今河北省博野县)、凤翔(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北)军(指从博野、凤翔来长安担任禁卫的部队)还至渭桥(东渭桥,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渭河上),见所募新军衣裘(皮衣)温鲜(新),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遂掠之,更(再,进一步)为贼乡(通“向”)导,以趣(向“趋”,快步而行)长安。

甲申(初五),百官退朝,闻乱兵入城,布(分)路窜匿(逃跑躲藏)。令汝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长安西城门中的一个)出,惟福、穆、泽、寿四王(都是僖宗兄弟。寿王李晔〔叶 yè〕,后为唐昭宗)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车驾既去,军士及坊市民竟入府库盗金帛。

晡(通 bū)时(黄昏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禁卫军长官之一)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亦作“灞上”,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灞水西高原上)。巢乘金装肩舆(用黄金做装饰的轿子),其徒皆被(披,通“披”)发,约(缠束)以红缯(增 zēng,丝织品),衣锦绣,执兵(武器)以从,甲骑如流(川流不息),辘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黄巢的重要助手和高级将领)历(经过)谕之曰:“黄王(指黄巢)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指唐朝皇帝)不爱汝曹(你们),汝曹但安居无恐。”巢馆(寓居)于田令孜第(住宅),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

【译文】

唐僖宗广明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向皇帝报告说:“黄巢自称天补大

将军，把通知转送给唐王朝各地部队说：‘你们各自呆在驻屯的营垒里，不要侵犯我的武装部队，我将要进入洛阳，马上就会到长安。我亲自要向唐朝皇帝谴责他的罪行，与你们众人没有关系。’”唐僖宗马上召集宰相商议。宰相豆卢瑑、崔沆请调发关内各镇兵马及皇帝的两支护卫部队即左右神策军守潼关。十一月十二日，那天是冬至。皇帝在延英殿召开会议，对着宰相掉下了眼泪。观军容使田令孜报告说：“请求允许挑选左右神策军的弓箭手去把守潼关，我自己担任部队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僖宗说：“那些护卫部队的将士，平时没有好好训练，出征打仗的事，恐怕不足以应付。”田令孜说：“过去安禄山叛乱时，玄宗皇帝逃到蜀地去躲避他。”崔沆接上去说：“禄山的武装部队才五万，比起黄巢来，他的部队不值得一谈了。”豆卢瑑也连忙凑上去说：“哥舒翰带了十五万官军没有守住潼关，现在黄巢的军队有六十万，而守潼关的军队又没有当年哥舒翰的数量。假如田令孜要为国家考虑的话，三川地方的节度使都是他的心腹，到那里去，比起唐玄宗来那算是有准备的了。”僖宗听了很不愉快，对田令孜说：“你暂时替我发兵守住潼关。”会议就这样收场了。这一天，皇帝到了左神策军，亲自检阅部队将士。田令孜向皇帝推荐左神策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神策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神策军兵马使赵珂。皇帝召见了这三人，任命张承范为前部先锋兼把守潼关指挥官，王师会为负责

潼关军粮运输供应等事务的长官，赵珂为处理据守寨栅事务的长官，而田令孜为所有兵马的总指挥，飞龙使杨复恭为副总指挥。

十三日，齐克让又向皇帝报告军情：“黄巢军队已进入洛阳地区，我暂且收兵退守潼关，在关外扎营安顿。将士经过多次战斗，长期缺乏物资供应，而所过州县都残破不堪，人烟十分稀少，很难得到补给。到处都见不到王朝派使者来慰问，使得部队饥寒交逼，拿着的武器又钝缺破旧，士气低落，都想回到家乡，恐怕他们一旦逃散而去，那就无法收拾了。请求早一点运来粮草等物资和派遣援助的部队。”于是皇帝命令张承范等人去挑选左右神策军的弓箭手，得到二千八百人，并叫他们率领着到潼关去增援。

十七日，黄巢攻陷了东都洛阳。洛阳留守刘允章带了文武百官去迎接，拜见黄巢；黄巢进城，只是慰劳问候而已，街道里弄显得都很平静。刘允章，是德宗时兵部侍郎刘迺的曾孙。这时候，田令孜向皇帝报告说，已招募得街坊市民数千人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缺额。

二十五日，张承范等人才率领神策军弓箭手从京城长安出发。神策军的士兵都是长安城内的富家子弟，贿赂了宦官改了名字登上军籍的，为的是得到很多赏赐。他们只晓得穿着华丽的新衣，骑上高头大马，抽鞭奔跑，凭借皇家权势，随心所欲地作威作福，根本没有到过战场，不懂得打仗是怎么回事。明

说要出去作战，父子俩在一起哭泣，不愿离开长安，往往用金钱和丝织品雇佣住在病坊的穷人、病人来代替，这些人大多数不能使用武器。这天，皇帝到了章信门门楼来慰问和送别他们。张承范向皇帝说：“听说黄巢拥有数十万武装部队，敲着鼓向西进兵，而齐克让带领饥饿的士兵不过万人驻扎在潼关外边，又派遣我带领二千多士兵屯守在关上，也没有听说运送粮饷的计划，按照目前情况来抵挡黄巢的部队，我私下感到担心得很。希望皇上赶快催促各路精兵早日启程，作为我的后援部队。”皇帝说：“你们只管走好了，援兵不久就到了！”二十七日，张承范等人率领部队到华州，正好刺史裴虔馀调任宣歙观察使，军民都逃进了华山，城里显得空空荡荡，华州的仓库里只有灰尘和老鼠的脚印。好在仓中还有米一千多斛，士兵们就带了三天的粮食继续前进。

十二月初一日，张承范等人到了潼关，搜索草木茂密的地方，找到了一百多个老百姓，就叫他们运石取水，作一些防守抵御的准备。这时候，他们的部队和齐克让的部队都断了粮食，士兵们饿着肚子，没有一点儿斗志。这一天，黄巢的先头部队到达潼关城下，他们到处插上白旗，望上去见不到边际，齐克让和他们交锋，他们稍稍退却。不久，黄巢到了，全军一起大呼，巨大的声音振动了黄河与华山。齐克让奋力和他们交战，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才收兵回营，这时候，士兵们十分饥饿，可是营房里没有吃的，于是就

吵闹起来，乱叫乱嚷，有几个奈不住火性，放起火来，烧着了营房，大伙儿就一哄而散。齐克让弄得没有办法，也只好逃进潼关。在潼关左面有一个山谷，平时禁止通行，用这个办法防止偷越，确保征收税额，于是人们就叫这山谷为“禁坑”。哪知黄巢的军队来得突然，官军忘记守住这条路，那些逃散的士兵就从这个山谷入关。山谷里本来长满了低矮的树木和纵横缠绕的万岁藤，茂盛繁密，好象人工交错织成一样，很难走过。可是一个晚上，就被他们踏出一条宽坦的道路。张承范为使自己部下不致跟着逃散，就把带来的军用物资和个人享用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散发给士兵，并且派人到长安送上表章，报告紧急情况，说：“我离开京城六天，穿上甲衣的士兵没有增加一人。关于粮饷的事儿，无影无踪，无声无息，一点动静都没有。到潼关那一天，黄巢的军队已经来了，用二千多人来抵挡六十万的军队，兵力是相差很远的。关外齐克让的部队，因饥饿而溃散，踏开了禁坑。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失守潼关，受到鼎镬烹煮的极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朝廷上为皇上出谋划策的人们，他们羞愧的脸面朝哪里放呢！也有传来消息，说皇上已商议到西方去视察，如果皇上车驾一动，那么全国上下就会跟着土崩瓦解。”我胆敢用这还活着的身體，说出了冒犯死罪的一些话，希望皇上跟亲近的人员和宰相们好好商议一下，赶快征兵来援救潼关的防御，那末，唐高祖、唐太宗创建的大业，

有希望还能维持下去，使黄巢跟在安禄山的后面一起败亡，而我这卑微的臣子比起哥舒翰的死去还要好一点！”

初二日，黄巢的部队猛攻潼关，张承范竭尽全部力量进行抵御，从早晨天未亮时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潼关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时候，城上的箭射完了，就掷下石头来打击黄巢起义部队。潼关外面有一条天然的壕沟，黄巢的部队带来一千多老百姓，命令他们下去掘土填沟，一会儿，就填平了一大段，义军将领就带兵走过去。夜里，乘关上唐军疏忽的时候，放火烧光了关上的城楼。张承范怕义军前后夹攻，连忙分兵八百人，叫王师会带着去守禁坑，等到王师会带兵到那里，黄巢的义军已经进入禁坑。第二天早晨，黄巢的部队前后夹攻潼关，关上的唐军一看很难坚守，于是全部四散逃跑，王师会急得没法，只好自杀了事。张承范还想活下去，就变换了将领的服装，带领着剩下的士兵也拔腿逃跑了。逃到潼关西边的野狐泉，遇到奉天的二千援兵正在陆续过来。张承范就对他们说：“你们来迟啦！”奉天的援兵也就跟着一起退走。路上有两支从博野、凤翔来长安担任卫戍的部队，走到东渭桥，他们看到田令孜招募的军士穿上又暖和又崭新的皮衣，禁不住发起火来，说：“这些人有什么功劳而能穿得这样阔气，我们反而又冻又饿！”于是剥下他们的衣服，占为己有，进一步替黄巢军充当向导，直向长安奔去。

初五那天，百官朝见皇帝后回家，听说乱兵进城，连忙分路逃跑躲藏起来。田令孜率领着五百名神策兵，保护着皇帝从长安西面的金光门逃出去，只有福王、穆王、泽王、寿王和几个妃、嫔跟在一起，百官都不知道这件事。僖宗皇帝马不停蹄，日夜赶路，跟随的官员大多数赶不上。皇帝的车马一走，军士及街坊上的市民都争先恐后地向官府、王府、皇家仓库走去，抢点金银财宝或丝织品。

黄昏时候，黄巢部队的先锋将领柴存进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领文官武将数十人到长安城东南方的霸上去迎接黄巢。黄巢乘着用黄金做装饰的轿子，他的部下都披着头发，用红绸带扎起来，穿着锦绣的衣服，拿着武器跟在后面，穿着甲衣的骑兵队伍很长，象流水般不停地前进，后勤部队运载物资的车辆塞满了道路，千里的长途接连不断。老百姓站在路的两旁一起观看黄巢和他的部队进入长安城。黄巢的重要助手和高级将领尚让经过老百姓聚观的地方就告诉大家说：“黄大王起兵，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不象李家皇帝不爱你们，你们只管安居乐业，不要害怕。”黄巢暂时住在田令孜的家里，他的部下参加反唐的义军已经很久了，他们都很富裕，看到贫苦的老百姓，往往把钱财很慷慨地送给他们。

周世宗斩骄将愔卒

唐末以后，五代交替，十国纷争，社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使得生产停滞，民生凋敝。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社会安定，全国统一，成为人民普遍而迫切的愿望。周世宗柴荣，在五代帝王中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想适应时代的潮流，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

在他刚即位的日子，面临着盘踞在太原的北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北汉国主刘崇是一个儿皇帝石敬瑭式的人物。他乘周太祖郭威刚刚去世，周世宗柴荣地位没有巩固的时机，向契丹纳贡，不惜卑躬屈膝，自称“侄皇帝”，借兵大举南下。柴荣面临这样的局势，能够镇定自若，排除干扰，决定派太师冯道料理郭威丧葬事宜，而自己则毅然率领军队奔赴前线。他采取了三路反攻的战略措施：即一路从磁州固镇向西北方进军，扰乱北汉军队的后方；一路从晋州向东北方进军，邀击北汉军队的归路；自己则从正面迎击北汉的部队。布置是相当稳妥的。

接着，高平战役正式开始，周世宗不顾疲劳，一天指挥三次战斗，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第二次的阵地战，在兵力不如北汉而右军又溃败

的情势下，他亲自披甲上马，指挥中军担任主攻，终于克敌制胜。这种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战斗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另外，中军将士能不受右军溃败的影响，上下齐心，奋勇杀敌，也是这次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从而可以看出周世宗善于用兵、善于命将、临危能得将士用命的军事才能。

高平战役结束，周世宗赏罚分明，进一步整顿了军纪：毅然处决了一批桀骜不驯、临阵脱逃甚至投敌的骄将惰卒，使整个军队素质大为提高，为他以后在南征北战中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周世宗这一断然措施，不仅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扭转了唐末五代军纪松弛的积弊，为后代军事家、政治家所称道。

史称周世宗“应机决策，出人意料”，“不爱其身而爱其民”。文臣武将，都被录用，使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周世宗的确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君主。可惜在位不到六年就去世了，使统一的大业只能由后人去完成。

【原文】

显德（后周太祖郭威年号。郭威是五代时周王朝的建立者，建都汴〔今河南省开封市〕，公元九五——九五四年
在位）元年（公元九五四年），春，正月，壬辰（十七日），帝（指郭威）殂（殂 cǔ，死亡）于滋德殿。丙申（二十一

日)，晋王（后周世宗柴荣，郭威养子，公元九五四——九五九年在位）即皇帝位。

北汉主（北汉国主刘崇，建都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对契丹称“侄皇帝”，公元九五——九五四年任在位）闻太祖（郭威）晏驾（古代称帝王死亡的讳辞。意谓帝王刚死，臣子的心情仍然认为帝王的车马要出来，不过推迟一些时间罢了），甚喜，谋（计划）大举入寇（入侵），遣使请兵于契丹（即辽国，为耶律阿保机所建，都城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南波罗城〕。此时君主为辽穆宗耶律璟，公元九五——九六九年在位）。二月，契丹遣其武定（武定军，驻地在今河北省涿鹿县）节度使（总揽地区军、民、财政的长官）、政事令（即中书令，这里是加衔，不是实职）杨衮将（率领）万馀骑（寄ji，骑兵）如（到）晋阳（北汉都城，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北汉主自将兵三万，以义成（义成军，驻地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南。当时属于后周，这里只是遥领）节度使白从暉为行军都部署（行军统帅），武宁（武宁军，驻地在今江苏省徐州市。当时属于后周，这里只是遥领）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先锋部队总指挥），与契丹自团柏（在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六十里）南趣（同“趋”，快速前进）潞州（后周州名，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市）。

北汉兵屯梁侯驿（在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北），昭义（昭义军，驻地在今山西省长治市）节度使李筠（匀 yún，

后周将领)遣其将穆令均将步骑二千逆(迎)战,筠自将大军壁(高垒防守)于太平驿(在梁侯驿东南,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北八十里)。张元徽与令均战,阳(假装)不胜而北(败走),令均逐之(追赶他),伏发(埋伏的士兵突然攻击),杀令均,俘斩士卒千余人。筠遁(逃)归上党(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婴城(绕城)自守。

世宗(柴荣)闻北汉主入寇,欲自将兵御之,群臣皆曰:“刘崇自平阳(即晋州,治所在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北)遁走(公元九五一年,刘崇攻晋州,为后周将领王峻所败)以来,势蹙(促 cù, 困迫)气沮(举 jǔ, 失意、懊丧),必不敢自来。陛(币 bì)下(臣下对帝王的尊称)新即位,山陵(指周太祖郭威的葬地)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动,宜命将御之。”帝(柴荣)曰:“崇幸(庆幸)我大丧(国丧,指郭威死去),轻(轻视)朕(zhèn, 皇帝自称)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冯道(任太师、中书令)固争之(竭力阻挠他出征),帝曰:“昔唐太宗(李世民, 公元六二六——六四九年在位)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不知)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泰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惟王溥(普 pǔ, 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相当于宰

相)劝行,帝从之。

三月,乙亥朔(初一日),北汉乘胜进逼(逼近)潞州。丁丑(初三日),诏(皇帝的命令)天雄(天雄军,驻地在今河北省大名县北)节度使符彦卿引兵自磁州(后周州名,治所在今河北省磁县)固镇(在今河北省磁县西北)出北汉军后,以镇宁(镇宁军,驻地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南)节度使郭崇副之;又诏河中(即护国军,驻地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节度使王彦超引兵自晋州(后周州名,治所在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北邀(拦截)北汉军,以保义(保义军,驻地在今河南省陕县)节度使韩通副之;又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宁江军,驻地在今四川省奉节县。当时属后蜀,这里只是遥领)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清淮军,驻地在今安徽省寿县。当时属南唐,这里只是遥领)节度使何徽、义成(义成军,驻地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南)节度使白重赞、郑州(后周州名,治所在今河南省郑州市)防御使(大郡要害之地设置的军职)史彦超、前耀州(后周州名,治所在今陕西省耀县)团练使(与防御使相似,地位高于刺史,低于防御使)符彦能将兵先趣泽州(后周州名,治所在今山西省晋城县),宣徽使(宣徽院的负责人,总管太监及郊祀、朝会、宴享供帐等事)向训监之。

乙酉(十一日),帝发大梁(后周都城,又名汴,今河南省开封市);庚寅(十六日),至怀州(后周州名,治

所在今河南省沁阳县)。帝欲兼行(加倍赶路)速进,控鹤军都指挥使(皇帝亲兵的总指挥)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赵晁私谓通事舍人(掌管朝见引纳、殿庭通奏、慰劳出征军队、存问将士家属等事)郑好谦曰:“贼(指北汉)势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谦言于帝,帝怒曰:“汝(你)安得此言!必为(被)人所使,言其人则生,不然必死。”好谦以实对,帝命并晁械(带上枷和镣铐一类刑具)于州(怀州)狱。壬辰(十八日),帝过泽州,宿于州东北。

北汉主不知帝至,过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这晚),军(驻军)于高平(在今山西省高平县南)之南。癸巳(十九日),前锋与北汉军遇,击之,北汉兵却(受挫退却);帝虑其遁去,趣(cù,同“促”)诸军亟(即亟,通急)进。北汉主以中军陈(通“阵”)于巴公原(在今山西省高平县南巴公镇);张元徽军其东,杨衮军其西,众颇严整。时河阳(河阳军,驻地在今河南省孟县西)节度使刘词将后军未至,众心危惧,而帝志气益锐(更加奋发),命白重赞与侍卫马步都虞候(侍卫亲军的高级军官,地位次于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李重进将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将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将精骑(精锐骑兵)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为殿前使的最高军职,与侍卫司分领禁军)张永德将禁兵(皇帝禁卫军)卫帝。

帝介马(披甲于马),自临陈督战。

北汉主见周军少,悔召契丹,谓诸将曰:“吾自用汉军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只)克(战胜)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诸将皆以为然。杨衮策马(鞭马)前望周军,退谓北汉主曰:“勍(情 qíng,实力强大)敌也,未可轻进!”北汉主奋髯(然 rán,颊上的长须)曰:“时不可失,请公(古代对人的敬称)勿言,试观我战。”衮默然不悦。时东北风方盛,俄而(不久)忽转南风,北汉副枢密使(枢密院的副长官,主要管理军事机密、边防等事)王延嗣使司天监(司天台的长官,掌管天文、历法)李义白(报告)北汉主云(说):“时可战矣。”北汉主从之。枢密直学士(枢密院里的文职官员)王得中扣马(牵住马)谏(见 jiàn,下对上的直言规劝)曰:“义可斩也!风势如此,岂助我者邪(爷 yé,同“耶”,语气助词)!”北汉主曰:“吾计已决,老书生勿妄言,且斩汝(你)!”麾(灰 huī,古代用以指挥军队的旗帜。这里通“挥”,作指挥讲)东军先进,张元徽将千骑击周右军。

合战未几,樊爱能、何徽引骑兵先遁,右军溃;步兵千余人解甲呼万岁,降于北汉。帝见军势危,自引亲兵犯矢石(箭和垒石)督战。太祖皇帝(赵匡胤(印 yìn),宋王朝的建立者,公元九

六〇——九七六年在位。后周时，官至殿前都检点、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公元九六〇年，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帝位)时为宿卫将(禁卫军将领)，谓同列(同在一处的将领)曰：“主(指周世宗)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拚死战斗)！”又谓张永德曰：“贼气骄，力战可破也！公麾下(在主帅的旌幡之下，即部下)多能左射者(向左边射箭的人)，请引兵乘高出为左翼，我引兵为右翼以击之。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永德从之，各将二千人进战。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驰犯其锋(队伍的前列)，士卒死战，无一当百。北汉兵披靡(溃散)。内殿直(骑兵中的指挥官，位在殿前指挥使下)夏津(在今山东省西北部)马仁瑀(禹 yǔ，以勇力善射出名，挽弓二百斤，二百步内，能使敌人应弦而倒，契丹闻其名，不敢出战)谓众曰：“使乘舆(旧指帝王所用的车舆，这里是柴荣的代称)受敌，安用我辈(我们)！”跃马引弓大呼，连毙数十人，士气益振。殿前右番行首(禁卫军将领之一，朝见皇帝时，居殿前右番班行之首)马全义(义 yì，时为殿前指挥使)言于帝曰：“贼势极(极尽)矣，将为我擒，愿陛下按辔(配 pèi，驾驭牲口的缰绳。按辔，即勒马)勿动，徐(慢慢地)观诸将破之。”即引(率领)数百骑进陷陈(冲进敌人阵地)。

北汉主知帝自临陈，褒赏(表扬赞赏)

张元徽，趣使乘胜进兵。元徽前略陈(于阵前巡视)，马倒，为周兵所杀。元徽，北汉之骁(勇猛)将也，北军由是夺气(因此失去胜利信心)。时南风益盛，周兵争奋，北汉兵大败，北汉主自举赤帜(红旗)以收兵，不能止。杨衮畏周兵之强，不敢救，且恨北汉主之语，全军而退。

樊爱能、何徽引数千骑南走(逃)，控弦(拉弓)露刃，剽(票 piào, 抢劫)掠辎重(指器械、粮草、材料等军用物资)，役徒惊走，死亡甚多。帝遣近臣及亲军校(亲近的军官)追谕(喻 yù, 旧时上告下的通称)止之，莫肯奉诏(皇帝的命令)，使者或为军士所杀，扬言：“契丹大至(大批到来)，官军(指周世宗柴荣的军队)败绩(溃败)，馀众已降虜(对敌方的蔑称)矣。”刘词遇爱能等于塗，爱能等止之，词不从，引兵而北。时北汉主尚有馀众万馀人，阻涧(夹在两山间的水沟)而陈。薄暮，词至，复与诸军击之，北汉兵又败，杀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战死的军士尸体)满山谷，委弃(抛弃)御物(北汉国主所用的器物)及辎重、器械、杂畜不可胜(升 shēng, 尽)纪(通“记”)。

是夕，帝宿于野次(野外停留的地方)，得步兵之降敌者，皆杀之。樊爱能闻周兵大捷，与士卒稍稍(逐渐地)复还，有达曙(到天亮)不至者。甲

午(二十日), 休兵于高平。丁酉(二十一日), 帝至潞州。

北汉主自高平被(通“披”)褐(鹤 hè, 粗布短衣)戴笠, 乘契丹所赠黄骠(红黄色毛、黑鬣、黑尾马), 帅(率领)百馀骑由雕窠岭(高平县西北)遁归, 宵迷(夜间迷路), 俘村民为导, 误之(往)晋州, 行百馀里, 乃觉之, 杀导者; 昼夜北走, 所至, 得食未举筋(同“箸” 筷), 或传周兵至, 辄(哲 zhé, 总是)苍黄(即“仓惶”, 慌张)而去。北汉主衰老力惫(极度疲乏), 伏于马上, 昼夜驰骤(宙 zhòu, 奔跑), 殆(代 dài, 差不多)不能支, 仅得入晋阳。

帝欲诛(处死)樊爱能等以肃军政(军纪), 犹豫未决; 己亥(二十五日), 昼卧行宫(皇帝在京城外面临时住的宫室)帐中, 张永德侍侧, 帝以其事访(征求意见)之, 对曰: “爱能等素无大功, 忝冒(不光彩地冒取)节钺(越 yuè, 符节和斧钺, 古代授予将帅, 表示加重权力, 这里指将帅高位), 望敌先逃, 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古以中国四境有海环绕, 因以四海指全国各地), 苟(如果)军法不立, 虽有熊罴(皮 pí, 两种猛兽, 比喻凶猛将士)之士, 百万之众, 安得而用之!” 帝掷枕于地, 大呼称善。即收(逮捕)爱能、徽及所部军使(在指挥使、副指挥使下, 副兵马使之上, 是“都”的长官, 一“都”为百人, 即百人之长)

以上七十余人，责之曰：“汝曹（你们）皆累朝宿将，非不能战；今望风奔遁者，无他（没有别的），正欲以朕为奇货（不平常的货物。战国时大商人吕不韦把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就是后来的秦庄襄王〕为奇货，柴荣借此自比），卖与刘崇耳！”悉（全）斩之。帝以何徽先守晋州有功，欲免之，既而（此后不久）以法不可废，遂并诛之，而给榇（慧 huì）车（运棺材的车子）归葬。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这里指对过错的放任）之政矣。

庚子（二十六），赏高平之功。

【译文】

周太祖郭威显德元年春天，正月十七日，郭威在滋德殿去世。二十一日，晋王柴荣继承郭威当了皇帝。

北汉国主刘崇，听到后周太祖郭威死去，心里十分高兴，打算趁此机会，率领大军南下推翻后周政权，就派使者到契丹国去请求派兵支援。到了二月里，契丹派了武定节度使、政事令杨衮率领一万多骑兵南下，到达晋阳。北汉国主亲自率领三万大军，任命义成节度使白从暉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和契丹军队一起，以潞州为目标，从团柏向南快速进军。

北汉兵很快就到达后周的国境线，驻扎在梁侯

驿。后周的边防将领昭义节度使李筠听到后，连忙派他手下的将领穆令均率领步兵和骑兵二千人前去迎战，李筠自己率领大军在潞州西北的太平驿筑垒坚守。穆令均有勇无谋，在与北汉张元徽部队作战中，元徽故意败退，引诱令均去追逐，令均就未加思考，孤军追击，一下进入包围圈，伏兵齐出，拦住退路，令均被杀，手下士兵被杀死和俘虏的有一千多人。败兵奔告李筠，吓得他连忙把军队撤出太平驿，逃归上党，绕城布防，不再发兵进攻，只准备自己坚守下去。

周世宗柴荣听说北汉国主率军入侵，准备亲自率领军队去抵抗。朝中大臣们都说：“刘崇自从上次在平阳败退以后，处境艰难困迫，失意懊丧，心情很不舒畅，肯定不敢亲自前来。皇上刚刚登基，为先帝营葬已经定下日期，这种时候人心最容易浮动，不宜轻易出征，只应该派遣将领去抵抗。”世宗说：“刘崇庆幸着我们逢到国丧，轻视我年轻刚当上皇帝，有一举吞并天下的野心。预料他这次一定亲自前来，所以我不能不亲自率领大军前去。”太师冯道竭力劝阻世宗亲自出征，世宗说：“从前唐太宗平定天下，没有不亲自出马的，我怎么敢贪图安逸呢！”冯道接上去说：“不知道皇上是否能做唐太宗？”世宗以坚定有力的口气回答道：“凭着我军强大的实力，打败刘崇，不过象泰山压卵一样罢了！”冯道还不放心，又说：“不知道皇上是否能作泰山？”世宗听了很不高

兴。当时只有宰相王溥主张世宗亲征，世宗就听从了他的意见。

到了三月初一日，北汉国军队乘胜进逼潞州。初三那天，周世宗命令天雄节度使符彦卿率领军队从磁州固镇出发，抄到北汉军后方，以镇宁节度使郭崇为这支军队的副帅；又命令河中节度使王彦超率领军队从晋州出发，向东北进军，拦截北汉军的归路，以保义节度使韩通为这支军队的副帅；又命令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义成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任耀州团练使符彦能率领军队先赶到泽州集合待命，任命宣徽使向训为监军。

十一日，周世宗率领军队从都城大梁出发，十六日到达怀州。世宗要求部队加倍赶路，快速前进，控鹤军都指挥使真定人赵晁私下对通事舍人郑好谦说：“目前贼势正是旺盛的时候，我们应该持重行事，才能挫败敌人。”郑好谦把这些话报告世宗，世宗大怒说：“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一定是有人指使你说的，说出那个人就让你活下去，不然的话，就一定叫你死去。”好谦听了，只好据实回答，世宗就下令把好谦和赵晁带上枷和镣铐，押送到怀州监狱里去。十八日，世宗经过泽州，住宿在泽州东北的地方。

北汉国主不知道周世宗亲自前来，部队经过潞州，也不向李筠进攻，一直向南方前进。这天晚上，把军队带到高平县的南边才驻扎下来。到了十九日，世

宗的前锋部队跟北汉的部队碰上了，就主动发起攻击，北汉兵支撑不住，只好向后撤退。世宗考虑到北汉军队可能逃跑，就催促各路军马赶快追击。北汉国主把中军停在巴公原地方，排成阵势，把张元徽的军队安排在东边，契丹将领杨衮的军队安排在西边，部队的军纪很严明，军容很整齐。这时候，后周将领河阳节度使刘词率领的后军尚未到来，世宗的将士面对这样的敌人，心里不免有点担心和害怕。世宗却十分坚定，意气更加奋发，命令白重赞和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率领左路军列阵西侧，樊爱能、何徽率领右路军列阵东侧，向训、史彦超率领精锐的骑兵列阵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领禁卫军保卫世宗。世宗戴盔披甲，把坐骑也罩上防护服，亲自上阵督战。

北汉国主看到周军数量不多，后悔不该求援契丹，他对将领们说：“我只用自己的军队，就可打败对方，何必要契丹参战呢！今天这一仗，不但能打败周军，而且还可以使契丹心里佩服我们。”将领们都认为说得很对。这时，杨衮鞭打坐骑，向前观望周军情况，然后回来向北汉国主说：“这是实力强大的敌人，不可以轻易进攻！”北汉国主听了不以为然，翘着胡须说：“作战的时机不可失去，请您不必多说，试看我军的战斗吧。”杨衮不再作声，但心里很不高兴。这时候，刮起了很大的东北风，不一会，忽然转成南风，北汉的副枢密使王延嗣这时却使司天监李义向北汉国主报告：“这样的时机，可以进兵了。”北汉国

主立即同意。枢密直学士王得中一看情况不妙，连忙从旁牵住北汉国主的马缰绳劝阻道：“李义该杀！象这样的风势，难道是帮助我方的吗！”北汉国主回答道：“我的计谋已经定下来了，老书生不要瞎讲，再讲，就要砍你的脑袋！”说完，就指挥东边的部队先发动攻势，张元徽接到命令后，马上率领一千骑兵，进攻周方樊爱能、何徽率领的右军。

交战没有多久，樊爱能、何徽带头引着骑兵逃跑，右军马上象河水决口那样败退；步兵一千多人来不及逃走，干脆放下武器，卸下盔甲，口里喊着万岁，向北汉军队投降。世宗看到军事形势十分危急，连忙亲自带领亲兵冒着飞箭、石块的危险向右军督战。这时候，宋太祖赵匡胤担任世宗禁卫军将领的职务，就对同在一起的将领们说：“皇上危险到如此地步，我们怎么能不去拚命战斗呢！”又对着张永德说：“敌人的士气看上去骄傲起来了，只要我们并力死战，就可以把他们打败。您部下很多能左侧射箭的，请您率领兵士从高处向下，以左翼冲杀北汉军，我带领士兵以右翼冲杀北汉军，国家的安全与危险，全靠这一场战斗！”永德听从了他的话，二人各自率领二千人马立即投入战斗。宋太祖赵匡胤赶在士兵前面，一马当先，直冲敌人前沿阵地，士兵们跟着拚命战斗，没有一个不是以一当百。北汉兵看到来势凶猛，只好纷纷溃散，内殿直夏津人马仁瑒对大家说：“使皇上受到敌人的攻击，要我们何用！”说完，就扬鞭跃马，

拉弓搭箭，在大声呼喊中，接连射死敌人数十名，后周的士气更加振作起来。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义这时对世宗说：“敌人嚣张的气焰到此为止了，他们等不了多久，就要被我们俘虏过来，请皇上勒住马缰绳停下来，慢慢地观看将领们击败敌人。”说罢，就带领数百名骑兵冲进了敌人的阵地。

北汉国主知道了周世宗亲自到达阵地，就表扬和赞赏张元徽，催促他乘胜进军。元徽到阵地前沿巡视，不巧坐骑倒下来了，元徽正要爬起来，正好周军冲过来，就把他斩了。元徽是北汉勇猛的将领，他一死，北汉的军队因此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士气马上低落下来。这时，南风越刮越大，周兵个个奋勇争先，北汉军队抵挡不住，就大败溃逃。北汉国主刘崇亲自举起红旗，想收集散兵，这时也无法制止他们的逃跑。契丹将领杨衮害怕周兵的奋勇作战，不敢出兵救援；同时，对北汉国主不听他的劝戒，反而意气骄横，说些刺人的话也觉可恨，于是率领契丹人马，全部撤出高平战场。

再说樊爱能、何徽二人带领几千人马向南逃跑，一路上拉弓举刀，抢劫财物，把一些运送军需的士兵和民伕吓得四散奔逃，使军事物资失散很多。世宗知道后，连忙派遣亲信的侍臣和随身的军官拿了皇帝的诏令赶上去制止他们，樊爱能、何徽等人根本不接受皇帝的诏令，甚至派去的使者，有的也被他们的部下杀掉。他们还到处散布这样的话：“契丹兵大

批来啦，官军打了大败仗，剩下的士兵都投奔契丹去了。”世宗的后军统领刘词这时在路上正好碰到樊爱能等人，樊爱能等人阻止他前进，他不听，仍旧率领军队北上。这时候，北汉国主刘崇还有残兵败将一万多人，隔着涧水排成阵势，以防周军攻击。到了傍晚，刘词的军队赶来了，世宗立即命令这支部队再和各军渡过涧水去攻打北汉军队。北汉兵又打了败仗，连北汉的枢密副使王延嗣也被周兵杀了。周兵一直追到高平城，北汉兵的尸体填满山谷，北汉国主所用的东西以及军事物资、器械、各种牲畜，抛弃得到处都是，连数也数不清。

这天晚上，世宗露宿在野外停留的地方，抓到了原先投降北汉的步兵，一概处死。樊爱能等人听说周兵打了大胜仗，也带着士兵逐渐地再回到前方，但有的到天亮时还是没有回来。二十日这天，周军在高平就地休整。二十一日，世宗率领军队北上，到达潞州。

北汉国主刘崇从高平败退，就披上粗布短衣，戴着笠帽，骑着契丹所赠的黄骠马，带着一百多骑兵，从雕窠岭向晋阳方向逃跑，由于夜间迷路，抓了个农民当向导，谁知领错了路，反而走向后周管辖的晋州方向去了。走了一百多里，才发觉，就把向导杀了，日夜向北赶路逃跑。每到一个地方，刚弄到一点吃的，连筷子还没有来得及拿起来，有人传说周兵追来了，他立即仓惶逃跑。北汉国主年老力衰，伏在马

背上日夜奔驰，十分疲劳，几乎到了不能支撑的程度，勉强算是逃回了晋阳。

世宗想处死樊爱能等人来整顿军纪，但打不定主意。二十五日白天，他在临时设置的营帐里午睡，正好张永德在身边侍候，世宗就把这件事征求他的意见。张永德回答说：“樊爱能等人本来就没有大功，窃居将帅高位，碰上敌人带头逃跑，就是处死也不足以抵罪。况且，陛下正准备削平天下，如果军中法令不能执行，虽有勇猛非凡的将士，上百万的大军，又怎么能使用他们呢！”世宗听了就把枕头掷到地上，大声叫好。马上收捕樊爱能、何徽以及该部军使以上的军官七十多人，并对他们训斥道：“你们都是好几朝的老将，不是不能打仗，可是在这次战斗中，见到敌人，就望风逃跑，原因在哪里？没有别的，正想把我当作奇货，准备出卖给刘崇罢了！”于是，下命令把他们全部处死。世宗原先因为何徽曾经有过坚守晋州的功劳，想赦免他，后来考虑到军法不能废弃，就把他一起杀了，然后给一辆丧车，把他的棺材运回去安葬。从此以后，骄横的将领、纪律松弛的士兵才知道有所戒惧；周世宗治军，就不再随便容忍了。

二十六日，世宗封赏在高平战役中有功的人。

